

主编 任溶溶

安妮日记

[德] 安妮·弗兰克 著

宁瑛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妮日记/(德) 弗朗克著; 宁瑛译.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 7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任溶溶主编)

ISBN 7-5342-3240-6

I. 安… I. ①弗…②宁… II. 日记体小说-德国-现代 IV. I2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7409 号



责任编辑: 孙建江

特约编辑: 徐培培

美术编辑: 陈 敏

封面设计: 阿 文

版面设计: 皮 皮

插 图: 胡志明

朱 云

泉 泉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安妮日记

[德] 安妮·弗朗克 著 宁 瑛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875 字数 182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42-3240-6/I·620 定 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本前言

就在把世界拖入苦难的深渊、使人类经历惨绝人寰的杀戮与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将来临之际，本书的作者，那个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活泼、聪明的十五岁犹太少女，安妮·弗朗克在法西斯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朵含苞欲放的小花凋谢了，一个青春的生命夭折了，然而，她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她在与世隔绝的密室中写下的日记。它是纳粹罪行的真实记录，是对人性、和平和安宁的激情呼唤。这本日记在战后得以出版，成为二十世纪文学中影响深远，读者数量最多的作品之一。安妮·弗朗克也成了广大青少年及他们的父母十分熟悉的名字。今天我们再次把它介绍给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少男少女，相信你们会从中找到一个亲切的朋友和在许多方面可以学习、受到鼓舞的榜样。

目录



1942 年

1942 年 6 月 12 日	1
1942 年 6 月 14 日	1
1942 年 6 月 15 日	2
1942 年 6 月 20 日(一)	3
1942 年 6 月 20 日(二)	5
1942 年 6 月 21 日	7
1942 年 6 月 24 日	9
1942 年 6 月 30 日	10
1942 年 7 月 3 日	13

1942 年 7 月 6 日	14
1942 年 7 月 8 日	16
1942 年 7 月 9 日	19
1942 年 7 月 10 日	22
1942 年 7 月 11 日	23
1942 年 8 月 14 日	25
1942 年 8 月 21 日	27
1942 年 9 月 2 日	28
1942 年 9 月 21 日	31
1942 年 9 月 25 日	33
1942 年 9 月 27 日	34
1942 年 9 月 28 日	36
1942 年 9 月 29 日	39
1942 年 10 月 1 日	40
1942 年 10 月 3 日	42
1942 年 10 月 9 日	42

1942 年 10 月 16 日	44
1942 年 10 月 20 日	45
1942 年 10 月 29 日	48
1942 年 11 月 7 日	49
1942 年 11 月 9 日	52
1942 年 11 月 10 日	54
1942 年 11 月 12 日	55
1942 年 11 月 17 日	55
1942 年 11 月 19 日	58
1942 年 11 月 20 日	60
1942 年 11 月 28 日	61
1942 年 12 月 7 日	63
1942 年 12 月 10 日	64
1942 年 12 月 13 日	66
1942 年 12 月 22 日	69

1943 年

1943 年 1 月 13 日	70
1943 年 1 月 30 日	72
1943 年 2 月 5 日	73
1943 年 2 月 27 日	75
1943 年 3 月 10 日	76
1943 年 3 月 12 日	78
1943 年 3 月 18 日	79
1943 年 3 月 19 日	80
1943 年 3 月 25 日	81
1943 年 3 月 27 日	83
1943 年 4 月 1 日	84
1943 年 4 月 2 日	85
1943 年 4 月 27 日	87
1943 年 5 月 1 日	88
1943 年 5 月 18 日	89

1943 年 6 月 13 日	91
1943 年 6 月 15 日	93
1943 年 7 月 11 日	94
1943 年 7 月 13 日	96
1943 年 7 月 16 日	99
1943 年 7 月 19 日	100
1943 年 7 月 23 日	100
1943 年 7 月 26 日	101
1943 年 7 月 29 日	105
1943 年 8 月 3 日	107
1943 年 8 月 4 日	108
1943 年 8 月 5 日	111
1943 年 8 月 9 日	112
1943 年 8 月 10 日	115
1943 年 8 月 18 日	117
1943 年 8 月 20 日	120

1942年6月12日 星期五

我希望,我能完全信任你,我还从来没有能这样信任过谁。我也希望,你将给我最大的支持。

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星期五我早上六点就醒了。这毫不奇怪,因为我过生日。但是我不能起这么早,只得克制着好奇心,一直到六点三刻。可是后来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跑到厨房,我的小猫莫希在那里亲热地欢迎我。七点以后我去到父母那里,然后和他们一道到卧室,去看我的礼物,并且打开包装。我第一个看见的是你,我的日记本,这肯定是最漂亮的礼物。然后我看到了一束玫瑰、一棵仙人掌、几枝芍药。这是最初的鲜花祝福,但是后来还有好多。父母送我很多礼物,我的朋友们也非常宠我。比如我得到了很著名的书《暗箱》,一套集体游戏玩具,许多糖果,一种培养耐心的





拼图游戏,一枚胸针,一本约瑟夫·科恩写的《荷兰的民间传说》,还有一本引人入胜的书《黛西的山中假日》和一些钱。我还用这些钱买了《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太棒啦!

后来莉丝来叫我,我们一起去学校。我先把糖果分发给老师和同学,然后开始上课。

就写到这儿吧。我有了你,我的日记本,我真高兴!

1942年6月15日 星期一

星期六下午我举行了一个生日聚会。我们放了一部电影《灯塔守卫者》(有狗演员林丁丁),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们非常快活。今天来了许多男孩子、女孩子。母亲总想知道,将来我想和谁结婚。我相信,假如她知道那个人是彼得·魏色尔的话,她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平日里,每当她说起这事时,我总是显得无动于衷。我和莉丝及桑妮好多年以来就在一起,直到现在为止,她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这期间我在犹太文科中学认识了约皮·范·德瓦尔。我们很投缘,现在她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莉丝现在也认识了别的姑娘,而桑妮转到另一个学校了,在那里也有了新的女伴。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写日记了，因为我先要认真地思考记日记的目的和意义。如今我将要记一本日记，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从来没“写”过日记。我估计，以后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会再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的内心隐秘有兴趣。但是实际上我写日记的目的也根本与此无关。我喜欢写，我只是想让我的心灵彻底轻松一下。

“纸比人有耐心。”每当我在有些感伤的时候，双手托着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当儿，经常这样想。一会儿我想留在家里，过一会儿又想出去，大多数时候我待在同一个角落里，坐在那儿胡思乱想。是啊，纸比人更有耐心！我并不打算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装订好、有着“日记”这个响亮名字的本子给任何人看，至多是给朋友看，其他人可能不感兴趣。我的全部思想都围绕着日记转的原因是：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

我想详细解释一下，因为谁能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为什么感觉这么孤单呢。这也是很奇怪的。我有亲爱的双亲，一个十六岁的姐姐和加在一起大约三十个熟人或者可以叫做朋友的人。我有一大群崇拜者，他们一切都看我的眼色行事，甚至几个小时拿着镜子偷看，直到看到



我的笑容。我有亲戚，可爱的叔叔、婶婶，一个美满的家，应该说我什么都不缺，除了朋友！我和我的许多熟人干的都是些没意思的事，只是说说笑笑，谈些日常话题。我没有可能把自己袒露出来，我就好像被封闭起来似的。也许问题在于我缺乏足够的自信，但是情形已经这样了，尽管我也十分遗憾，但是我无法改变。

所以，我开始记日记。现在我长期以来想像有一个朋友的念头进一步升华了，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日记里只记一些具体事实，而是把日记本身当成我的朋友，给这个朋友起名叫基蒂！

假如我就此开门见山地说，没有人能懂我和基蒂的谈话。因此我想讲讲我的情况，尽管我不愿意说。

我的父母结婚时，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五岁。我的姐姐玛戈是一九二六年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的，接着我生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作为犹太人，我们于一九三三年流亡荷兰，父亲在那里当了特拉维斯股份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和柯伦公司有业务联系，在同一栋大楼里。

我们的生活充满动荡，因为留在德国的家庭成员也没有躲过纳粹法律的迫害。在一九三八年大屠杀之后，我母亲的两个兄弟逃往美国。我的外祖母来到我们这里。当时她已经七十三岁了。一九四〇年后，好时光就更是一去不复返了。先是战争，然后是投降，再后是德国人入侵。如





今苦难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法律出台,对犹太人尤为不利。犹太人必须佩戴有一颗星星的标志,必须交出自行车,不许再使用电动交通工具,汽车就更不用说了。犹太人只许在三点到五点之间——而且在犹太商店——买东西。晚上八点后他们不许再在街上行走,在这以后也不许出现在花园里或阳台上。犹太人既不许进戏院也不许进电影院,其他的娱乐场所也不许涉足。他们也不被允许游泳、打网球和曲棍球,一概不许再做体育运动。犹太人不许再进入基督教堂,犹太孩子必须上犹太学校。如今我们就是在这么一大堆的禁令之下生活。约皮总是说:“我干什么都没有信心了,因为我总害怕,那是被禁止的。”

这一年的一月,外祖母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爱她,她的去世使我多么难过。一九三四年我已经进了蒙特梭利学校的幼儿园,后来也留在这个学校里。最后几年校长K女士当了班主任。年底我们告别的时候,两人都动情地流下了热泪。玛戈和我后来——自一九四一年起——进了犹太中学,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好,就这样,我到了现在,今天这个日子。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想马上开始。这儿是这么安静。父亲和母亲外出，玛戈在一个朋友那里打乒乓球。最近我也很喜欢这项运动。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吃冰激凌，夏天打完乒乓球后，我们多半是跑到一家允许犹太人买东西的糖果糕饼店“海豚”或“绿洲”去。我们不用担心钱包里的钱多还是少。在大多数情况下那里总是人满满的，我们总能从我们的熟人圈里或崇拜者中找到付账的，给我们端上来的冰激凌多得一个星期也吃不完。

我猜想，你很惊讶，尽管我这么年轻，就已经谈论追求者了。可是很遗憾，这种陋习在我们学校不可避免。比如小伙子中的一个问我，他是不是可以和我一块骑自行车回家，我可以肯定，问话的少年一定是喜欢我，爱得昏了头，眼睛使劲盯着我看。过了一段时间这事才平息下去，特别是因为我一般来说不去看那爱慕的目光，高高兴兴地继续往前骑。假如我觉得太过分了，就骑着车摇晃一下，让我的书包掉在地上，年轻人必然毫不迟疑地下车。直到我后来找回我的书包，他才放心。还有一些老实人，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向我飞吻，似乎更迫不及待。但是他们在我这儿是找错了对象。我跳下车，说明我拒绝和他们交往，或者说我觉得受到了如此大的侮辱，干脆把他们赶回家去。

喏，我们的友谊现在已经奠定了基石，基蒂！明天见。

安妮



1942年6月2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我们全班人心惶惶：教师会议即将召开。半个班的人打赌，谁将升班，谁会留级。米普·德容和我为坐在我们旁边桌上的两个同学笑得要死，他们俩打赌，已经输光了他们所有的零用钱。“你将升级、你留级，是、不是……”从早到晚嘴里一直这么喋喋不休地叨咕。不管是米普乞求的目光，还是我想讲的有趣故事，都不能让他们俩清醒。要照我看半个班的人都得留级。这些懒虫。世界上有些人是喜怒无常的，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也许这回老师们的情绪变化对我会有好处吧。

我和所有的男教师及女教师的关系都相当不错。他们一共九个，七个男的，两个女的。开普勒先生，年老的数学教师，有一段时间很生我的气，因为我总是话太多。他一再警告我，直到让我做一次惩罚性的作业。我必须以“一个多嘴婆”为题写一篇作文。啊，一个多嘴婆！这能写什么呀？但是我对此并不担心。我把作业本藏到书包里，现在试着闭上我的嘴。晚上，当我做完其他作业后，我又想起了作文。我咬着钢笔的笔杆，思考着作文题目。随便写点什么，然后尽可能乱说，那每个人都会。但是找到必须多嘴的有力证明却是一门艺术。我想呀，想呀，突然灵



感来了,我飞快地一句接一句写满指定的三页纸,我成功了。关于理由我是这样写的,多嘴是女人的本能,我将努力克制,但是我的母亲也那么多话,像我一样。可惜克服遗传的天性,很难做到。

开普勒先生看了我的解释,放声大笑。当下一节课我又多嘴时,他又出了下一篇作文题目:“无可救药的多嘴婆”。这篇我也交卷了,后来两节课我也规规矩矩,没再挨批评。第三节课他又对我不满意了:安妮,因为多嘴再做一篇作文作为惩罚。“嘎、嘎、嘎,爱唠叨的贝克小姐”,全班哄堂大笑。我也笑了,尽管我在多嘴作文领域的创造精神似乎已经用尽了。

我的朋友桑妮,诗写得很好。她劝我写诗,并且把她写诗的技巧传授给我,我非常振奋。开普勒想戏弄我,可我能够双倍、三倍地讥笑他。

诗写完了,而且是一举成功。写的是一只母鸭、一个“天鹅爸爸”和三只小鸭。小鸭子因为爱多嘴多舌,被爸爸咬死了。幸好开普勒先生懂得是个玩笑,在我们班和其他班级朗读了这篇作文并加以解释。自此以后允许我多嘴多舌,再也没得到惩罚性的作业。开普勒只是还就此事小小地捉弄了我一下。

安 妮



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天热得像个蒸笼。每个人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可是在这个炎热的日子里我还得在每一条路上跑。现在我才看出来，乘电车多舒服，特别是通风的车。但是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那只能是一种奢望。昨天我不得不在大中午到严·吕肯斯特拉特去看牙医。我们的学校位于城市花园旁边，那里距离学校还有很长一段路。以至于在下午上课时，我差点睡着了。幸好，那里的人挺和蔼，主动提供喝的东西。牙科医生那里的护士也很理解我们。

只有一种交通工具允许使用：渡船。在约瑟夫—伊色雷阿卡德停着一艘小船，我们一问能否搭船，船夫立刻就把我们送到了对岸。真的，我们犹太人的境遇不好，怪不着荷兰人。

但愿我现在不用再去上学了！复活节时我的自行车被偷了，而我父亲又把母亲的自行车保存在熟人那里了。但是幸好假期就快到了，还有一个星期，我终于就可以熬过去了。

昨天我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当我走过往常我放自行车的地方时，有人叫我。我转过身，看见一个可爱的青年站在我身后，我前一天晚上在我的一个熟人埃娃那里



遇到过他。他有一点腼腆地说出他的名字：哈里·戈尔德贝格。我有些吃惊，实在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但是很快就明白了。他想陪伴我到学校。“假如你也走同一条路，那好吧。”我说。于是我们一道走了。哈里已经十六岁了，可以讲许多十分有趣的事。今天早上他又等着我，看来这段时间里大概一直会这样。

安 妮

1942年6月30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直到今天为止我实在没有时间再写日记。星期四整个下午我都在朋友那里。星期五我们有客人来访，这样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周里，哈里和我已经彼此熟悉了。他给我讲了好多关于自己的事。他是独自一人到荷兰他的祖父母这里来的，他的双亲在比利时。

哈里以前有一个女友，她叫范妮。我认识她，是一个既温顺又古板的典范。自从哈里认识我以后，他发现，他在范妮身旁无聊得几乎睡着了。对于他来说，我是这样一种兴奋剂，他从来不知道，他还能这么愉快。

星期六约皮在我这儿过夜。但是星期日下午她在莉丝家，我无聊得要死。

晚上哈里应该来找我。六点他打电话来了：“这儿是





哈里·戈尔德贝格。我能和安妮说话吗？”

“是的，我是安妮。”

“晚安，安妮，你好吗？”

“谢谢，很好。”

“很遗憾，今天晚上我不能来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和你说话。你能不能十分钟后下来一趟？”

“行，好吧，一会儿见。”

我赶快换衣服，又把头发稍稍整理一下。然后我紧张地站在窗口。终于他来了。奇怪之极的是我没有立即冲下楼梯，而是平静地等着，直到他按响门铃。然后我才下楼，他则开门见山地，劈头就说明原因。

“听着，我祖母发现，对于我来说你还太年轻。她认为，我应该去找洛尔斯。当然她肯定知道，我不想再和范妮在一起了。”

“怎么，难道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正相反，但是我告诉范妮，我们实际上不合适，因此我不想再这么经常和她在一起。她尽可以继续来找我们，我也会到她家去。此外我原来以为，范妮还和其他男孩子交往，但不是那样。于是我叔叔对我说，我必须向她道歉。可我不愿意。我宁愿这事就此结束。我祖母也希望我继续和范妮保持朋友关系，不要和你开始，但是我不想这样。老年人有时候老脑筋。我用不着以他们为榜样行事。也许我应该听祖母的话，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她也应



该听听我的。星期三我有空,我的祖父母以为我是去上手工课,其实我大多数时候是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的集会。我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可是我想多知道些东西。但是最近的活动我不喜欢,所以我不想再去了。以后每星期三、星期六下午和晚上以及星期日下午我都可以和你在一起,也许还能有更多的时间。”

“假如你祖父母不愿意,那你不是得瞒着他们吗,哈里?”

“爱情是不能强迫的!”

我们从书店旁边经过,走到转弯处。彼得·魏色尔和另外两个小伙子站在那儿。这是分手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高兴极了。哈里和我一直围着广场跑圈,最后告别时我们商定,下一个晚上我七点差五分时在他家的门前等他。

安 妮

13



1942年7月3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昨天哈里来我们家,让我的父母认识他。我端来了蛋糕、糖果和小饼干,此外还有茶。哈里和我没兴趣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我们去散步,他把我送回家时,已经是八点十分了。我回家这么晚,父亲很生气。八点以后还在街



上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很危险的。我答应,以后八点差十分准时到家。

哈里邀请我明天去他家。我的女友约皮总是拿哈里的事开我的玩笑。我根本没有爱上谁。但是我可以有一个男朋友。这会儿还没有谁发现,我有男朋友,或者——像我母亲说的——有一个情郎。埃娃告诉我,哈里不久前在她那儿,她问过他:“你觉得谁更可爱,范妮还是安妮?”这时他说:“这根本不关你的事。”后来他们再没有谈到此事,可是当他离开时,他说:“当然是安妮啦。但是你不用再谈论这事。”说着他已经到了门外。

我发觉,哈里是爱上我了,我觉得这么换换口味挺好。玛戈会说:“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我也觉得是这样,甚至还更好。母亲也非常喜爱他:“一个英俊的少年,非常和蔼可亲,很有教养!”我很高兴,哈里让全家都满意,他也觉得大家都很亲切。只有我的女朋友们,他觉得她们幼稚,他的看法是对的。

安 妮

1942年7月6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星期五结业式如愿举行了。我的成绩根本不坏。我有一门不及格(代数只得了五分),两门课六分,两门八分,

其他的都是七分(十分为满分)。家里人都很满意。可是我的父母在这方面和其他的父母不同。他们不太看重成绩好还是坏,认为更重要的是我是不是守规矩、健康和快乐。如果这一切都有了,那他们认为,其他的自然而然会来的。我却相反,想当个真正的好学生。我只是在有保留的条件下被中学接收的,因为我实际上在蒙特梭利小学还缺一年高年级的课。但是当所有的犹太孩子都必须上犹太学校时,在反复交涉之后,校长在有保留的条件下接收了我和莉丝。如今我不想让他失望。我姐姐玛戈也得到了她的成绩单,像往常一样,成绩优秀。如果学校设有奖学金的话,那她肯定获奖,这么聪明的小脑袋!

自从父亲不能到公司去以后,他近来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突然一下子觉得自己多余了,这一定是一种可怕的感觉。科弗斯先生接管了“特拉维斯”,克拉勒先生接管了柯伦公司,我父亲在那里也有股份的。几天前,我们散步时,父亲和我谈到“躲藏”。他认为,这么与世隔绝地生活,我们会很困难。我问,为什么他要说起这事。“你知道,”他说,“一年多以来,我们就把衣服、家具和食品寄存在别人家中。我不愿意把我们的财产留给德国人,但是更不愿意我们自己落入魔掌。因此我们要自己离开,不要等到被带走。”

我看着父亲严肃的面孔有些害怕:“好吧,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走呢,爸爸?”



“你不用担心这事，孩子。你听这种事还太早。尽可能长久地享受你的自由吧。”这就是一切。啊，但愿那一天还遥远吧！

安 妮

1942 年 7 月 8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从星期日到今天短短的几天之间就好像过了好几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仿佛天塌地陷了！但是基蒂，我还活着，父亲说，这是最重要的。是的，我还活着，只是别问我怎么样活着。也许你今天根本不再理解我了。因此我才要给你讲讲，星期日发生的一切。

大约三点钟（哈里刚刚离开，而且想以后还来）门铃响了。我根本没听见，因为我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台的躺椅上看书。这时玛戈非常激动地来到门前。“安妮，父亲得到了德国党卫军的传讯通知，”她小声说，“妈妈已经跑去找范·丹先生帮忙了。”我大吃一惊。一张传票……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集中营……我眼前已经出现了孤单寂寞的小笼子，我们能让父亲被拉到那里去吗？“他当然不去，”我们一起坐在卧室里等着母亲时，玛戈肯定地说，“母亲到范·丹先生那儿去了，为了商量我们是不是明天就躲藏起来。范·丹先生也一起走，那我们就有七个人



了。”周围没有一点声音。我们不能再说话，脑子里只想着父亲，他正在犹太养老院看望他的被保护人，丝毫没有预感到危险已经降临；想到等待母亲回来，炎热的天气……我们紧张得根本说不出话来了。

突然门铃响了。“是哈里。”我说。“别开。”玛戈把我拉回来，但是这多余了。我们听见母亲和范·丹先生同哈里说话的声音。等他走了之后，他们进来，并在身后把门锁上。每一次门铃响时，玛戈或者我都轻轻地走下楼，去看看，是不是父亲。否则谁也不准进来。

我们两个人被叫出了房间。范·丹要和母亲单独谈话。当我们在我们的房间等候时，玛戈告诉我，传讯命令不是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我又吓坏了，开始伤心地哭起来。玛戈才十六岁。难道他们要把像玛戈这样的女孩子单独遣送走吗？幸好她没离开我们。母亲说过了，而且父亲和我说到过躲藏起来的打算，他的话可能也是有所指的。

躲藏！我们应该躲藏到哪儿？在城里、乡下，任何一栋大楼里，一间茅屋里，什么时候，怎么躲，躲在什么地方？大人们不让我提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总在我脑子里转。

玛戈和我开始把最必要的东西装进书包里。我拿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个装订好的本子，然后就乱七八糟地装了卷发器、手帕、课本、一把梳子和一些旧信。我想着躲



藏,同时把全然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塞满了书包。但是我并不遗憾,回忆总比衣服更宝贵。

大约五点时,父亲终于回到家中。他给科弗斯先生打电话,请他晚上八点到我们家来。范·丹先生走了,为了去接米普。她来了,把鞋、衣裳、大衣、几件内衣和袜子都装到一只手提箱中,并且答应晚上再来。然后我们家就安静了。我们之中没有人想吃饭。天气还是很热,而且一切又都那么非同寻常。

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戈茨米特先生,一个三十多岁、离婚的男子。他好像这个星期天没有什么事做,在我们家一直坐到十点,没挪地方。十一点左右米普和亨克·范·桑腾来了。自一九三三年起米普就在我父亲的公司里干活,成了我们的一个忠实朋友,她新结婚的丈夫亨克也是一样。鞋袜、书本和内衣又被装到米普的箱子和亨克的大袋子里。十二点半他们提着大包小包走了。我累得要死;尽管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在自己的床上睡的最后一夜,还是立刻就睡着了,而且到清晨六点半才被母亲叫醒。幸好不像星期天那么热了。整天都下着温暖的蒙蒙细雨。我们四人的衣服都穿得厚厚的,像是要在冰箱里过夜似的。但是我们确实还想尽可能多带些衣服。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犹太人敢于提着重重的箱子走在街上。我穿了两件衬衫、两双袜子、三条短衬裤和一件小上衣,外面又套上裙子和夹克,还有一件夏天穿的风衣,穿上我最好的



鞋、高筒袜,戴上围巾、帽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在家里时我已经几乎喘不出气来了,但是没有人在乎这个。

玛戈把她的书包塞满了课本,取来她的自行车,跟在米普身后,骑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很远的地方去。这就是说,我还不能知道哪里将是接纳我们的秘密地方……大约八点半我们又在身后把门锁上。我唯一与之告别的,是我亲爱的小猫莫希,它将在我们的邻居那里找新的家。这个写在一张纸条上的通知是留给戈茨米特先生的。厨房的桌子上有一磅留给小猫的肉,桌上还摆着早餐用的餐具,床上的被子也还摊开着。这一切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我们是匆匆忙忙溜走的。人们说什么,我们也无所谓了。我们要离开,只要离开,安全到达!

明天再写!

安 妮



19

1942年7月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于是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出走,父亲、母亲和我,每个人带着一个公文包或购物袋,乱七八糟的零碎物品塞得满满的。早晨来上班的工人同情地看着我们。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怜悯的意思,我们使他们很难过,因为我们不得不这么拖着行李走,我们不被允许乘车。刺眼的黄色



星星标记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在路上父母对我详细地讲述躲藏的计划是怎样产生的。几个月以来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部分家具和衣服渐渐放到安全的地方。如今我们正好来得及在七月十六日那天自动消失。由于传讯,此事提早了十天。如果房间还没有完全安排好,我们也只能将就了。躲藏的地点是在父亲办公的大楼里。局外人很难明白。因此我想仔细说说。父亲的公司没有多少员工:克拉勒先生、科弗斯先生、米普和艾莉·福森,后者是个二十三岁的女速记打字员。他们都知道,我们来了。只有在仓库里的艾莉的父亲福森先生和另外两个勤杂工,我们没有把秘密透露给他们。

大楼从外表看是这样的:底层是一个大储藏室,也当发送货物的仓库用。货仓的入口旁边才是大楼的正门。进去后有一小段通往高处的台阶,直通一扇磨砂玻璃门,上面写着黑色的大字“办事处”。这是一个大办公室,很大,很敞亮,摆满了办公设备。米普、艾莉和科弗斯先生白天就在那里工作。穿过一间有衣帽架、放着一个大储物柜和保险柜的大房间来到一间光线相当暗的后室,早先克拉勒先生和范·丹先生在那里坐着,现在只有克拉勒先生了。也可以从过道穿过一扇玻璃门直接走进这间屋子,但那扇门只可以从里面打开,从外面不能随意打开。从克拉勒先生的办公室,沿着过道上四级楼梯就到了这栋大楼的豪华部分,即私人办公处。高贵的深色家具,地板上面

铺着亚麻油毡和地毯,收音机,优雅、时髦的灯具,一切都漂亮极了,太美了。旁边是一个大厨房,有热水龙头和两个煤气灶。那儿还有一个厕所。这是二楼。

一个木楼梯从过道通向楼上的前厅,前厅又通到一个走廊。左右都是门。左边的门通往带有几个储藏间的临街房屋、仓库和顶楼。在这座楼里,另一侧一个又长、又陡、真正荷兰式的应急楼梯通往第二道街门。

真正的楼梯通向“后屋”。没有人会猜到,在这个简陋、涂着灰色油漆的门背后还隐藏着这么多空间。在门前再上一级台阶就走进去了。正对着这个进门处是一个很陡的楼梯。左边一个小过道通到一间屋子,应该是弗朗克家的卧室和起居室,旁边是一个小房间:两个年轻姑娘学习和睡觉的地方。楼梯的右边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带洗脸盆和一个独立的厕所。一扇门通向玛戈和我的卧室。假如有人从楼梯上去,到上面打开门,就会吃惊,在这么一处旧的背街房屋里能发现这么漂亮、明亮的大房间。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瓦斯炉和一个洗涤台(这儿以前可能是公司的实验室)。现在这儿是厨房,同时大屋子也当餐厅、工作间和范·丹夫妇的卧室使用。一个非常小的穿堂屋应该是彼得·范·丹的王国。像临街的房屋一样,那儿也有储藏间和顶楼。你看,现在我把我们的“密室”都给你介绍过了。

安 妮



1942年7月1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也许我详尽地描述我们的住宅，使你觉得无聊了。但是你想必知道了，我住在哪儿！那好，接着说吧，因为我还没说完呢。我们一到普林森格拉赫特街，米普就赶快把我们带到楼上的密室里。她把门在我们身后锁上，留下我们。玛戈骑车比我们快得多，已经在等着我们了。我们的卧室和其他的房间看起来像垃圾间，简直脏得没法说！几个月之中送到公司来的纸盒和箱子都乱七八糟放得到处都是。小小的房间里，床上的被褥和其他用品都堆得顶到了天花板。如果我们晚上想在铺好的床上睡觉的话，我们必须想到这一点，先清扫房间。母亲和玛戈已经累得连手指都动不了了。她们躺在垫子上，她们很虚弱。父亲和我，家里的两个“清洁工”立刻开始干活。我们把所有的箱子和包裹都打开，把东西放好，拍打、清洗干净，直到晚上我们累得要死地倒在干净的床上。我们整整一天没吃热乎东西，似乎也没必要吃了。母亲和玛戈精神太紧张，吃不下，父亲和我没工夫吃饭。星期二一早又接着干。艾莉和米普拿着我们的食品配给证去买东西，父亲修补没有完全遮住的地方，我们刷干净厨房的地板，大家都从清早忙到夜晚。——直到星期三，我都没有时间思考在我生活中



发生的巨大变动。然后我才——自从我们来到密室后第一次——想想清楚,并且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和可能还要发生什么事。

安 妮

1942年7月1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父亲、母亲和玛戈还是不习惯听每小时敲响一次的西钟楼的钟声。我却已经习惯了,甚至觉得钟声很好听,特别是夜里,对我有点安慰的作用。我可以想到,你现在很愿意知道,我对我们的躲藏地有什么看法。说实话,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相信,我在这儿永远不会有在家的感觉。但是我不想就此说,我觉得这儿阴森可怕或令人悲观沮丧。有时我这样觉得,我仿佛在一个有点奇怪的膳宿公寓里;对于躲藏的一种独特理解,你觉得不是吗?我们的后屋真是一个理想的隐藏地。尽管潮湿,房间也不怎么规整,可是在阿姆斯特丹,甚至在全荷兰可能再找不到这样设备现代化的住所了。

我们的房间到现在为止墙上还是光秃秃的。幸好父亲把我的“影星和风景明信片集锦”带来了,我用胶水和刷子在墙上画上好多美丽的画。于是我们这儿看起来很有趣。等到范·丹先生来到这儿,我们就可以用那些立在





地上的木头做壁柜和其他有用的东西。

玛戈和母亲身体好些了。昨天妈妈第一次想烧饭：豌豆汤！但是在下边聊天的过程中，她把煮在炉子上的汤忘得一千二净，汤完全烧干了，豌豆烧得焦黑，以致根本没办法从锅里倒出来。真可惜，我不能把这个故事讲给开普勒听……遗传理论！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到私人办公室去，收听英国电台广播。我很害怕邻居中有人会发现，就恳求父亲，再一块回到楼上去。母亲理解我，跟我走了。一般来说我们很担心有人会看见或听见我们。第一天我们就马上缝了窗帘。窗帘实际上是父亲和我用一些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碎布拼凑起来的。我们用图钉把这块花花绿绿的东西固定在窗框上。在我们躲藏期间，这个“窗帘”一直挂在那里。

我们的左边是一栋商业办公大楼，右边是一家家具店。在这些楼里，下班后就没有人了，但是声音很可能传过去。因此虽然玛戈感冒得很厉害，我们还是禁止她夜间咳嗽。这个可怜人就不得不不断吞服一种叫可待因的镇静剂。

我很高兴，星期二范·丹先生要来。那时气氛就会活跃许多，不再这么寂静。因为寂静使我精神紧张，特别是黄昏和夜晚，因此我很想我们的保护人中有人也睡在这儿。我们不能再外出，这使我感到很憋闷，我怕我们会被

发现、被枪杀。这个念头像一块可怕的大石头压着我。白天我们的动作也得很轻，不准弄出声响，说话几乎必须像咬耳朵似的，因为不能让仓库里的人听见我们。有人在叫我。

安 妮

1942年8月14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已经把你丢下一个月了。但是也不是每一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七月十三号范·丹先生一家人来了。本来约定的是十四号，但是这几天德国人总是把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召去，弄得人心惶惶，他们宁愿早一天来，也不要太迟了。早上九点半——我们还在吃早点——彼得·范·丹来了，他是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相当腼腆，和他在一起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指望和他多交往。半个小时后，范·丹夫妇出现了，范·丹太太把她的便壶放在帽盒里拿来了，这把我们逗笑了。“没有便壶我活不了。”她说，同时把那个好东西放到床底下去。范·丹先生没给我们带来便壶，可是他胳膊底下夹着一张折叠茶几。第一天，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三天以后我们就已经如同一家人。自然范·丹一家在和别人一起度过的一周内经历了许多，他们给我们讲了一切情况。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房子





和戈茨米特先生怎么样了。

范·丹说：“清晨九点戈茨米特给我电话，请我去一趟。他给我看你们留下的那张纸条（他应该把猫送走），他很怕搜查，因此我们收拾了餐桌，稍稍清扫一下。突然我发现，在弗朗克夫人书桌上的日历本上，记着一处马斯特里赫特的地址。我当然明白，这个‘疏忽’是有意的，但是装作非常吃惊、害怕，请求戈茨米特立即把这张会带来灾祸的纸片烧掉。整个时间里我一直在想你们的意图。突然我心中一亮。‘戈茨米特先生，’我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地址可能和什么有关。大约半年之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德国高级军官，他是弗朗克先生年轻时的朋友。他答应，一旦弗朗克有危险，会帮助朋友。这人驻扎在马斯特里赫特。我估计，他信守诺言，现在弗朗克一家被送往比利时，从那里由他们的亲戚带到瑞士。那些打听弗朗克先生的他们的好友，您可以放心地告诉他们，只是请您别提马斯特里赫特。’然后我就走了。大多数人如今已经知道了，也有好几次，别人又把这套编出来的故事讲给我听。”

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玩，为人的想像力开怀大笑。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传闻，有一家人看见我们清晨骑车出去了。另一个妇女则肯定，我们是夜里被一辆军车接走的。

安 妮

1942年8月21日 星期五

现在我们藏身的角落成了真正的避难所。克拉勒先生想出一个好主意,把通向我们后屋的入口大门挡住,因为总有许多警察来搜查自行车。福森先生实施了这个计划:他做了一个可以转动的架子,可以作为门,朝一边打开。为了这个目的,当然得向他“透露”秘密,而他也愿意帮忙。如今当我们到下面去时,必须弯下身子,然后再跳下去,因为那儿的台阶不见了。三天以后我们大家被碰得满头是包,因为自然每个人都会不小心,对着低矮的门跑过去,结果撞到了门框上。在此期间我们钉了个小木棉软垫。看看吧,是不是有点用?

27



我不怎么看书。在这段时间里在学校里学的知识我已经忘了不少。我们这儿没有多少变化。范·丹先生和我总互相争吵。他当然觉得玛戈比我更可爱。妈妈有时候把我当小孩子,这我可不能忍受。彼得仍然没有变得可爱一点。他挺枯燥乏味,整天懒洋洋地赖在他的床上,有时做点木工活,然后又打起盹来。一个地道的瞌睡虫!

天气很暖和,我们在大仓库里的躺椅上伸懒腰。

安妮

1942年9月2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范·丹先生和太太大吵起来。我还从没经历过这么厉害的争吵。父亲和母亲不会这么大声喊叫。起因微不足道，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每个人坚持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彼得站在中间很为难。可是也没人把他当一回事，因为他既懒散，又拘谨。昨天他可着急了，因为他整个舌头都肿了。但是很快又消肿了。今天他围了一块厚围巾，并且宣布，他得了腰部风湿症，此外他的肺、心、肾脏都疼。其他还有什么？这个年轻人真是一个疑心病患者！（是叫这个名字吧，是不是？）

母亲和范·丹太太的关系也不太好，原因很多。只举一个例子：范·丹太太在共用的衣柜里只留下三条被单，她想好心地省下她自己的，用我们的。可是当她看到母亲也学她的样子时，就会大大吃惊的。她经常为使用她的餐具而不是使用我们的餐具而生气。她总想找出我们的瓷器在什么地方，而她根本不知道它们就在她的身旁！瓷器在阁楼储藏室里，好好地保存在许多宣传材料的后边，而且将和我们一样长久地一直藏在那里。我总是倒霉。昨天我把一只碟子掉在地上。“啊，”她生气地喊道，“你倒是小心点。这是我仅有的一只了！”范·丹先生现在却总是虚情



假意地对我还不错。

妈妈今天早晨又教训了我一顿。我不能接受。我们彼此意见有分歧。父亲完全是另一个样,尽管他有时也会生气,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上星期出了一件意外。起因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和……彼得。你必须明白,玛戈和彼得几乎被允许读所有科弗斯先生从图书馆带来的书。但是这本书大人们不给他们。

彼得的好奇心自然被刺激起来了。这本禁书中可能写着什么呢?当母亲在楼下时,他偷偷从母亲那儿把书拿走,和他的战利品一道溜到阁楼上。两天没出什么事。后来他的母亲发觉了,但是什么也没说。接着他父亲来了。他十分生气,把书从彼得手中拿走,认为这事就此了结了。可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他儿子的好奇心。父亲的强力干预没有使彼得放弃此事。他仍在想一切办法,重新把这本“神秘”的书弄到手。这期间范·丹太太和我母亲谈论过此事,她认为这本书对玛戈也不合适,但是对其他大多数书则不反对。

“可是玛戈和彼得之间有区别,范·丹太太,”母亲说,“首先,姑娘大多数比小伙子更成熟;其次,玛戈已经读过许多严肃和重要的书;第三,她的智力和修养也高些;最后,她中学就快毕业了呀!”

范·丹太太原则上同意,但是她认为,确实没有必要





让年轻人读本来只为成年人写的书。

在此期间彼得一心只等着合适的机会，重新夺取这本书。晚上当全家人都坐在私人办公室听广播时，他拿着他的宝贝蹲坐在仓房里。他本应该八点半下来，可是一看书就入了迷，自然就忘了时间，他父亲进到房间来时，他正好从储藏室的楼梯下来。你可以想像，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一记响亮的耳光，猛的一下，书从桌子上飞了出去，彼得大概被摔到墙角里。父母亲单独来吃饭，彼得留在楼上。没有人管他，他只得不吃飯就上床睡觉。我们转入日常秩序，吃饭。突然……一声刺耳的口哨……我们惊呆了，面色灰白，相互望着，刀叉从手中掉下。然后，从烟筒传来彼得的声音：“你们别以为我会下去！”

范·丹先生跳起来，红头涨脸地喊：“够啦！”

父亲抓住他的胳膊，因为他怕出更严重的事，他们俩肩并肩朝楼上走。经过一阵反抗和大声吵嚷后，彼得回到自己的房间，门在他身后锁上了。好心的母亲想给小儿子留一个奶油面包，可是爸爸不讲情面！

“如果他不立刻认错道歉，他就得睡到顶楼去！”

我们抗议，认为不让他吃饭，这惩罚已经够了，因为假如他感冒了，可能请不到医生。

彼得不肯请求原谅，留在顶楼上。范·丹先生不再管他，但是第二天早晨他断定，彼得确实是在自己的床上睡的觉。七点，彼得已经又在顶楼上了，可是后来在父亲的

劝说下,他还是下楼了。

三天以来,他们始终闷闷不乐,倔强地保持沉默,然后一切又走上原来的轨道。

安 妮

1942年9月21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想给你讲一些日常琐事。范·丹太太真让人受不了。

我一直都因为多嘴挨说。她总有什么事让我们恼火,现在她又不想洗盘子了。假如她洗餐具的话,比如,锅里还有点剩饭菜时,她不像我们那样,把饭菜装到一个玻璃碟子里,而是就让它留在锅里坏掉。结果玛戈下一次洗的时候,就得洗双倍肮脏的锅子,还得听那个女人说:“你真干了好多活啊!”

父亲和我现在有了一件精致的活。我们给他的家庭编家谱,这时候他给我讲每个人的一点事。这令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亲情。

每隔一周科弗斯先生都从图书馆带回一些女孩子看的书。我对那套《无忧的约普》特别着迷,而且觉得西斯·冯·马克斯维尔特写的一切都很好。《夏日的欢乐》我已经看了四遍,而且每读到滑稽的情节都忍不住大笑。现在我





们又开始学习了：我每天强迫自己记五个不规则动词，一般来说我大部分时间用在法语上。彼得长吁短叹地做他的英语作业。新课本我们也得到了，铅笔、练习本、标签纸和橡皮等存货，是我们从家里带来的。

我经常收听奥伦治电台。贝恩哈特亲王刚刚发表讲话，亲王夫妇在一月将有一个小宝宝降生。人们对我在这儿关注荷兰王室感到很惊奇。

几天以前我们谈到，我还得多学习，结果就是如今我付出双倍的努力。我不想以后再从头开始。大家也谈到，我近来没有读到什么像样的东西。母亲正在读《绅士、淑女和仆人》。这本书又不让我看，要读，我先得像我聪明、天才的姐姐那么有文化才行。我们还谈论哲学、心理学、生理学（这些难词我是查了词典才知道的），对此我还一点不懂。但愿明年我能大有进步！

突然我惊讶地发觉，过冬的衣服我只有一件长袖连衣裙和三件背心。父亲允许我用白毛线织一件毛衣。毛线虽然不漂亮了，但是保暖是最主要的。我们有许多衣服放在别人那里，可是只有战争结束后才能取回来，如果那时还在那里的话。

正当我最后一次写到范·丹太太的事时，她进来了。我当然马上把本子合上。

“安妮，我可以看看吗？”

“不行，范·丹太太！”

“只看最后一页?”

“不,也不行!”

我吓得要死。正是在这页上她被写得相当坏。

安 妮

1942年9月25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昨天我又到范·丹家里“做客”,为了和他们闲聊一会儿。有时在那里很有趣。我们坐在那儿,吃“樟脑味——饼干”(饼干筒放在搁了好多樟脑球的衣橱里),还喝汽水。

我们谈起彼得。我说,他有时挨得我太近,我不喜欢,因为我不能忍受爱“动手动脚”的男孩子。像一般的父母一样,他们问我,想不想真的和彼得发展亲近一点的友谊,因为他确实很喜欢我。我心想“哎呀,行”,可嘴里说:“噢,不!”彼得既腼腆又胆怯,像所有还没和女孩子打过多少交道的男孩子一样。

后屋的“地下委员会”真是很有发明天才。只要听听,先生们现在又想出了什么!他们想让范·迪克先生得到我们的消息,他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和“特拉维斯”的总代理人,他那里还保留着我们的好多东西。于是他们给在泽乌斯赫——弗兰德雷恩的一个药品商人写了一封询问信,里边放了一个给顾客回信时可以使用的信封。上面的



地址——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的地址——是父亲手写的。如果回信来了,取出药店老板的回信,放进去一封父亲写的信,那范·迪克先生就会看见父亲活着的信息。他们所以恰好选择泽乌斯赫,是因为那里离比利时边界近,信可能容易偷运过境。

安 妮

1942 年 9 月 27 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近来和母亲的争吵接连不断!我们相互不理解。我和玛戈也不再那么亲密了。在我们家从来没有像楼上那样的场面出现,但我觉得情况根本不妙。我的性格和母亲及玛戈完全不同。有时候我对我的朋友们比对我母亲更理解。遗憾!

范·丹太太又一次令人捉摸不透。她尽量把她的一般家用杂物中的许多东西锁起来。我希望,母亲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好像有些家长经常把不仅教育他们自己的孩子,而且也把教育他们的朋友和熟人的孩子当成乐趣。范·丹太太就属于这种人。对玛戈不用教育,她本身就代表了可爱、善良和聪明,但是她性格中太多的优点恰好是我缺少的!吃饭时劝告和训斥不止一次像雨点似的,劈头盖脸冲



着我来,我有时忍不住粗暴地反驳。父亲和母亲总站在我一边,没有他们,我可能干脆就过不了关。楼上的人常常教育我说,我不应该这么多嘴,不应该什么事都操心,说我不谦虚……可我还总是改不了。要不是父亲总有耐心,我早就放弃还学习什么的希望了。在这时候应该真正实现父母的愿望。

每当我因为不喜欢蔬菜,少吃蔬菜,却多吃土豆时,范·丹太太总对这种“挑食”十分生气。

“你再吃点蔬菜。”她马上说。

“不,谢谢,我只想吃土豆。”我回答。

“蔬菜有利于健康,你母亲也这样说。倒是再吃一点呀。”她催促说,直到这时父亲来了,事情才了结。

“您真应该到我们家来一趟,”她怒气冲冲地说,“那儿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简直不是教育!安妮简直被宠坏了。要是我的女儿,我才不会这样娇惯她呢!”她滔滔不绝的话总是以这么几句结束。幸好,我不是她的女儿!

回到教育的话题。昨天范·丹太太终于结束了她的长篇演说后,没有人说话。然后父亲回答道:“我觉得,安妮很懂事,她甚至已经明白,对您的长篇大论不回答更好些。至于说到蔬菜嘛,我只能说:半斤八两!”

如今她被打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半斤八两说的是她自己吃一小份蔬菜。她的理由是,睡觉之前吃太多蔬菜妨碍她的消化。至少应该让我安静点吧!太好玩了,范·丹



太太的脸立刻就变红了。我什么事也没有，对此她很恼火。

安妮

1942年9月28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昨天我还是有好多话没说完，但是我不得不停笔了。我又得给你讲一次争吵，但是我想先告诉你，我觉得很不好，也不可理解，怎么成年人这么快、这么容易为一点点小事就冲动，争吵。以前我认为，只有孩子们才吵架，长大以后就不会再这样了。有时是有原因大吵一顿的，可是永远过分挑剔，很快就让人受不了了。本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吵吵闹闹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假如争论（在此代替吵架一词）都是围绕着我，那就不行了。我被说得一无是处：我的举止、我的性格、我的态度……全都受到议论、挑剔和……批评。我从来都没听过恶毒的话和大声斥责，可现在却不得不把一切都忍受着。我不能、而且也不想把一切都揽到我头上。我要向他们表明，安妮·弗兰克不是昨天的那个安妮·弗兰克了。他们还会更吃惊，然后就……闭上他们的乌鸦嘴吧！他们才应该受教育，不是我。（范·丹太太）每次那么愚蠢和态度粗鲁都使我吃惊。但是我对此会习惯的，那时就有她好受的了。我真的是这么粗



鲁、冒失、固执，又笨又懒，总像她在上边这么说的那样吗？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有许多错误和弱点，但是楼上的人把它们大大夸张了。

假如你知道，基蒂，我在这些无休止的谩骂中心里怎样受到煎熬就好了！总有一天我积存的愤怒会发泄出来！

现在我大概使你觉得无聊了吧，可是还得向你讲述一次餐桌上的有趣谈话。那是谈到皮姆（父亲的爱称）十分谦虚。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即便最恶毒的人也不能否认。但是范·丹太太突然开口说话，她把一切事情必然都往自己身上拉：“我也很谦虚，比我丈夫谦虚多了！”范·丹先生想淡化这个说明，就平静地说：

“我根本不谦虚，因为我相信，不谦虚的人在生活中更有成就。”然后他转向我说，“别那么谦虚，安妮，那么以后你会有出息得多。”

母亲赞同这个观点，但是范·丹太太又照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回不是对我，而是对我的父母。

“你们对待安妮的方式，我在年轻时从来没有经历过。即便是在今天，除了在你们这儿，在你们这个现代化家庭里，哪儿也没有这样的。”

她指的是母亲经常发表和讨论的关于教育的见解。她激动得脸都红了，而如果谁如此激动，接下来一较量他必定输。

母亲一直很平静，只想结束这个“争论”，就说：“范·



新加坡
PDF



丹太太,我也觉得不那么谦虚要好得多。我丈夫、玛戈和彼得真是非常谦虚,您丈夫和您,安妮和我,我们不是不谦虚,但是我们会吃亏。”

“我可是谦虚的,弗朗克太太!您怎么能说我不谦虚呢?”

母亲说:“您不是真的不谦虚,可是也没人能说您特别谦虚。”

范·丹太太说:“那我现在倒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不谦虚啦。如果我在这儿不照顾自己的话,我可能就饿死了。我甚至和您丈夫一样谦虚!”

听到这愚蠢的自我标榜,母亲开心地笑起来,这使这个“可怜人”误会了,她接着没完没了地说下去,最后终于自己都把她这个美妙的故事讲得结结巴巴的,说不下去了,于是像是受到侮辱似的站起来,想离开我们。这时候她的目光偶然看到我:当她转身时,不幸我恰好正在有点同情又有些嘲讽地摇头,其实是无意识的,更多是不自觉的。她回转身来,开始破口大骂,面目既丑陋又卑鄙,就像一个胖胖的老渔婆那样。观察她是一件有趣的事。如果我会画画的话,那我就把她的样子永远保存下来,一个可笑的小模特!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如果你想真正认识一个人,你必须和他吵一次架。那时你才能够做出判断。

安 妮

1942年9月29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我们这儿总有什么可讲的！因为我们没有洗澡盆，我们就在一个洗衣桶里洗澡，而且因为办事处里（我指的是整个一层楼）有热水，我们七个人总轮班下楼去洗。因为我们每个人性格都不同，每个人都按照秉性为自己寻找一个位置。彼得这个人比其他人更怕羞，在厨房洗，虽然那儿有一扇玻璃门。他洗澡前，就通知大家他的打算，请别人在半小时内不要从那儿走过。他父亲在楼上洗，他觉得，为了享受在自己房间里的舒适，值得费力把热水提上去。范·丹太太到现在为止还没洗过。她必须先看看，什么地方最有利。父亲在私人办公室洗澡，母亲在厨房，壁炉后面。玛戈和我把大账房当成澡堂。每星期六下午那儿都拉上窗帘，我们就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洗。我们当中没洗的那个人就通过帘子的一条缝观察外面发生的事，人们滑稽的姿势常常使我们觉得很有趣。可是自从上星期以来我不再喜欢这个洗澡间了，我想寻找一个更舒适的套房。彼得有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我拿着我的洗澡用具搬到本来属于办公大楼的卫生间去，在那儿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打开灯、锁上门，不用人帮忙把水倒掉。现在我开始使用我的新“浴室”，而且很满意。



昨天水暖工来家里，改装楼下过道里原来通向我们的自来水和厕所的管道。为了避免这些设施在寒冷的冬天被冻坏，必须这么做。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来说可不怎么方便，不仅因为不能用水，当然也不能使用厕所。如果我告诉你，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做了什么，是不是不太文雅？我不那么古板，不会不好意思把这些事说出来。父亲和我早就预先做了准备，为大家搬上来一些密封大口瓶。现在我们用上了。不管怎么着让它们整天摆在墙角。我倒并不觉得怎么难受，比整天静静地坐在那儿不能说话要好。坐着不吭声，让年轻、喜欢饶舌的女孩子很难做到。平时已经只允许我们小声耳语了，可是不说话，整天坐着，几乎不动，更是十倍难熬。我的屁股整个儿压扁了，完全僵硬了，还疼了三天呢！

后来我们晚上做自由体操。这有点用！

安 妮

1942年10月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昨天我吓了一跳。大约八点左右门铃响了，我以为有可怕的事发生——什么事，你多半可以自己想像出来。但是当大家宣称是街上的孩子干的时，我又放下心来。

这里的日子过得很平静：一个药剂师，莱温先生，在



厨房里工作，给公司做化学实验。他对整栋大楼很了解，我们有时害怕，他也许会突然想到到早先的实验室去。我们动作非常轻。三个月前谁会想到，活泼好动的安妮能够安静地坐这么久，这么久不说话？

二十九号是范·丹太太的生日。没有大庆祝。她收到鲜花、小礼品，还有一顿美餐。她丈夫送红丁香是家庭的传统。为了停留在范·丹太太这个话题上，我必须告诉你点什么。她不断向父亲卖弄风情的做法是我永远生气的根源。她总想抚摸父亲的脸和头发，显示她的“美”腿，装作风趣，企图一有机会就把皮姆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皮姆觉得她既不漂亮也不可爱，而且对她的引诱显然他并没有理睬。我肯定不是嫉妒，可是我不能忍受。我当她的面也说过，母亲也没在范·丹先生面前这样。

41



彼得有时很滑稽。我们有一个共同爱好，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我们都喜欢化装。最近他穿了一件他母亲的紧身衣裙，头上戴了一顶女士小帽。我穿着他的西服，戴着他的帽子出现。大人们笑得要死，我们快乐的程度也一点不亚于平时。

艾莉在百货公司给玛戈和我买了裙子，质量不好，还挺贵。下面还有很好的事：她给我们三个，玛戈、彼得和我订购了一套速记课本。明年我们就是呱呱叫的速记员了。能掌握这种“秘密”文字，真是太棒了。

安 妮

1942年10月3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昨天又发生了激烈冲突。母亲对爸爸讲我的全部过错，可是太夸张了。她哭了，我当然也哭了，而且我的头已经很疼了。我也对爸爸说了，我更爱他。皮姆说，这也会变的，可我不相信。我必须努力才能安静地面对母亲。父亲希望如果母亲不舒服时我能够给她帮点忙，可我没有做。

我努力学习法语，现在读《美丽的尼威尔内女人》。

安妮

1942年10月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只有悲哀、沮丧的消息。我们的好多犹太朋友和熟人都被带走了。盖世太保对他们可不仁慈。他们被装进运牲口的车，送到维斯特博克犹太人集中营。维斯特博克肯定是很可怕的。对于几千人来说，盥洗室和厕所太少了。听说，在营房里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男人、妇女和小孩睡在一起。逃跑是不可能的。集中营里的大多数人被剃光头，许多人也因为他们的犹太人的外表被打上烙印。



如果说在这里,在荷兰他们的处境已经这么坏了,那么在他们将被遣送的遥远地方将会多么可怕呢?英国电台报道了毒气室的消息,也许这是最快的消灭方式。米普讲述这恐怖的事情时,自己也很激动。不久前一个瘸腿老太太深夜坐在米普的门前,等着盖世太保的汽车来把人一点点集中起来。老太太害怕得直哆嗦。高射炮轰鸣,探照灯的光柱划过夜空,英国飞机的隆隆声响震得房屋抖动。可是米普不敢把老太太接进来。德国人对这种事的惩罚十分严厉。

艾莉也很悲哀,没吭声。她的男朋友被送到德国服劳役。她怕他会遇上轰炸。英国飞机扔下了成百万公斤的炸药。诸如“喏,你得不到一百万”,或“一颗炸弹也够了”,这些愚蠢的玩笑,我觉得很不得体,而且残忍。迪尔克肯定不是唯一的。每天火车上都装满了被迫前往的年轻人。这一个或那一个人也许还能在半路上跑掉或藏起来,但那只是极少数。

我的哀歌还没有唱完。你曾经听到过人质的事吗?他们又挖空思想出了花招。几乎比其他一切更可怕。无辜的市民被任意逮捕,不再释放。然后就宣布什么地方出现了“阴谋破坏活动”,罪犯没有找到,然后就有了一个理由,把一批人质枪杀。后来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予以警告。这些德国人是个什么民族啊!而我曾经也属于其中。希特勒现在已经宣布我们是无国籍的人。世界上没有人比德



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的敌意更大了。

安 妮

1942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做了好多事。刚刚翻译完一章《美丽的尼威尔内的女人》，并把单词挑出来，然后做了一道特别难的数学题，学了三页法语。我不喜欢算数，常常干脆把它扔在一边。父亲也觉得困难，有时我还比他算得更好，可是基本上我们俩都不行，然后去找玛戈帮忙。可是在速记方面我却远远走在我们三人的前面。昨天我读完了《前锋》，一本很好的书，但是不能和《无忧的约普》相比。无论如何我必须对你说，西丝·冯·马克斯维尔特写得更好。我的孩子们以后也必须读。父亲还给了我几本克尔纳的剧本：《不来梅的堂兄弟》、《家庭女教师》和《穿绿色化装舞衣的人》。他是一个很棒的作家。

母亲、玛戈和我又完全一致了，我觉得这样最好。昨天晚上玛戈和我躺在我的床上。挤得要命，可是正因为如此才特别好玩。她问我，可不可以看我的日记。这时候我说：“可以看几篇。”然后我又问起她的，她也给了我。后来我们谈到未来，我问她，以后想当什么。可是她保密。我从老师那儿听到了一点，估计也是那样。我本不该这么好



奇。

今天早晨，我把彼得从床上赶走后，就躺到他的床上。他很生气，可对我无可奈何。其实他本可以对我更好一点，因为昨天晚上我送给了他一个苹果。

我问玛戈，她是不是觉得我长得很丑。这时她说，我看来有点滑稽，但是有一对美丽的眼睛。一个有点不确定的回答，你觉得不是吗？

下次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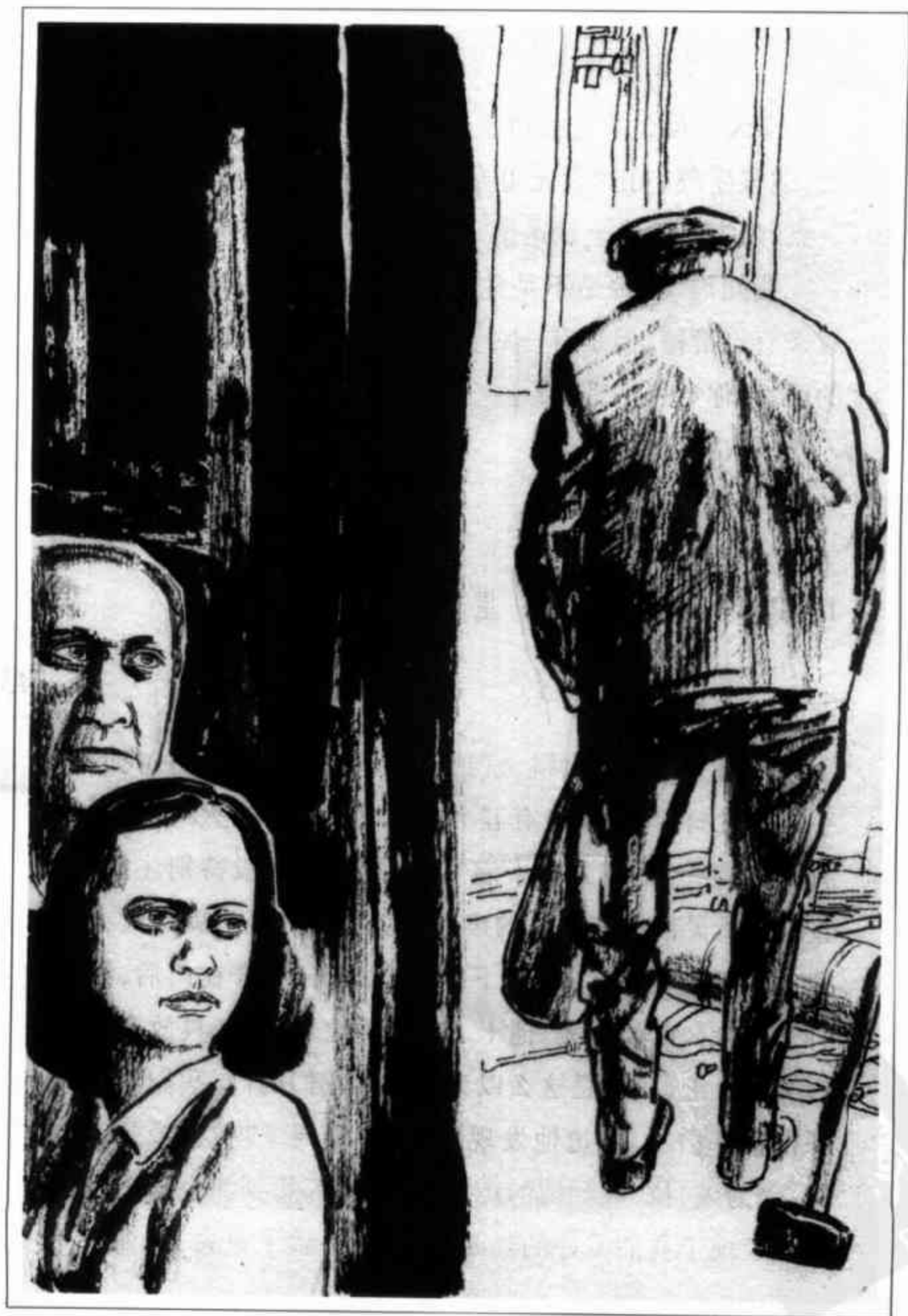
安 妮

1942年10月20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我们又吓了一跳，直到事情过去两个小时后，我的手还在发抖。我们楼里有五个米尼马克斯牌的灭火器，没有人告诉我们，有人要来灌气。当然我们也没特别注意，直到我听见前厅有敲打的声音。我以为是木工，就提醒在楼上吃饭的艾莉注意，别下楼来。父亲和我守在门后，倾听那人什么时候干完。他干了一刻钟之后，把工具放到外边的柜子上（我们是这么以为的），敲我们的门。我们两人吓得脸都白了。难道他发现了什么，要调查吗？好像是这样，因为敲、拉、撞和拽的声音一直没停。想到如今这个陌生人发现了我们美好的隐藏地，我几乎昏了过去，直到我





听到科弗斯先生喊“倒是把门打开呀，是我”的时候，想必已经过了好长时间。

我们立刻打开门。把门从里面钩上的那个钩子——熟悉内情的人从外面也能拉得开——如今夹得很紧，所以我们没有及时得知工人到来的消息，现在那人下楼了，科弗斯想把艾莉接走，可他打不开转门，因此弄出了声响。一块石头落地。在我的想像中，要进来的那人越来越高，看见他变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巨人。瞧，我们可以说运气好，一切都顺利过去了！

星期一特别快活。米普和亨克在这儿过夜。玛戈和我这一夜到父亲和母亲那儿“宿营”，以便他们夫妇能用我们的床。那顿饭菜太香了，可是中间也得有点小插曲。父亲的台灯突然短路，我们大家一下子坐在黑暗中。保险丝拧在里边的电闸箱在仓库的最后边，在没有灯的情况下摸到那儿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幸好十分钟后修好了。我们不用再蜡烛照明。早晨我们很早就起来。亨克八点半就得离开，而我们还想舒舒服服地吃顿早餐。大雨倾盆，米普很高兴，在这种天气里她省得走路了。我和爸爸收拾好房间后，我去做功课，拼命学习法语动词。然后我读《永远歌唱的森林》，一本特别美的书，我很快就要读完了。

下周艾莉要在我们这儿过一次夜！

安 妮



1942年10月2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我很不安！父亲病了。他发高烧，像是出麻疹时那样长红斑点。母亲在护理他，让他发汗，好使烧退下去。

今天早晨米普说，范·丹先生的家已经被德国人搬空了。我们还没把这事对范·丹太太说。她近来特别神经质，我们觉得，一连几个小时听她唠叨留在家里的漂亮餐具和宝贵的家具毫无价值。我们也不得不把所有的漂亮东西丢下了。抱怨是没用的。现在也允许我偶尔读点给成人看的书了，目前我在读尼科·范·苏赫特伦写的《埃娃的青春》。其实我没发现它和其他写给女孩子的书有什么太大区别。当然书里也有这样的事，女人向陌生的男人卖身，为得到一笔钱。要是我，在这样的男人面前得害羞死了。书中也说到，埃娃来月经了。我也好想啊，因为我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

父亲从柜子里取出歌德和席勒的剧本，并打算每天晚上朗读。我从《唐·卡洛斯》开始读。父亲的榜样激励母亲把祈祷书给我。出于礼貌我也读了里边的几篇。我觉得也很美，但是不能教给我什么。为什么她要强迫我虔诚呢？



清晨炉火第一次生起来。我们大概得坐在浓烟中。烟筒好久没清扫了。

安妮

1942年11月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母亲很烦躁，这对于我来说经常是危险的礁石。玛戈从来不受父母的责怪，而我总是一切都有份，难道是偶然的吗？比如昨天晚上玛戈读一本带美丽的插图的书。她上楼去，把书放在一边，准备过会儿再接着看。这时候我恰好没什么特别的打算，就把书拿过来，想看看图画。她回来，看见“她的”书在我手里，就皱起眉头，想把书要回去。我本来想接着看，玛戈生气了。母亲说：“书是玛戈在看，快还给她！”父亲进屋不知道前边发生的事，可是却相信玛戈受了委屈，就对我说：

“我倒要看看，如果玛戈翻你的书，你会怎么样。”

我立刻屈服了，放下书，走出屋子，他们以为我生气了。但是我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发火，只是非常伤心。

父亲这样做不公平，没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评判。我本来已经想自己把书还给玛戈，而且假如父母不干预、并且站在玛戈一边的话，肯定还会更快点。母亲向着玛戈，那是不言而喻的。她们相互袒护，对此我已经习惯





了,我对母亲的责骂和玛戈的过分敏感已经无动于衷了。我爱她们,只因为她们是妈妈和玛戈。父亲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假如他更爱玛戈,喜欢她,认为她一切都好,对她温柔,那我心里就会有点嫉妒。因为父亲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理想,在世界上我爱他超过一切人。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对玛戈和对我不同。玛戈是最聪明、最美丽和最优秀的,可是我也有权利要求得到认真对待。在家里我总被人当成小丑和没用的人,必然受到双倍惩罚——第一是因为我老是受到责备,其次还因为我管不好自己。我已经不再满足于表面的温柔和所谓的认真的谈话。我期待着得到他还从来不曾给我的什么东西。我不嫉妒玛戈,既不渴求她的聪明,也不羡慕她的美丽。我希望的是父亲真正的、真实的爱。不仅把我当作孩子,而且当作一个人——安妮。

我眷恋父亲,因为他是唯一还重视我对家庭感情的人。他不明白,我有时不得不说出对于母亲的看法。父亲不谈论母亲的缺点,有意回避这方面的话题。可是母亲的态度在我心里是个负担,我常常不能控制自己,批评她的粗枝大叶、她的嘲讽和苛刻。因为不是每次都一定是我不对。

我在各个方面都和母亲截然不同,于是我们相互之间必然发生冲突。我不评论她的性格,因为我对此不能作出评判。我只把她当成母亲看,但是她不是我心目中的母

亲。我必须自己做我的母亲。我脱离他们，走自己的路。谁知道，我还会走到哪儿呢？在我的心里有一个理想的母亲——妇女形象，可是我在我必须叫她母亲的这个人身上一点也看不到。

我一再想，别看母亲不好的方面，只看好的，我在她身上找不到的，在我自己身上培养。但是并不总能办得到，最可怕的是，父亲和母亲都不愿意看到我吃亏，而且我这样惹得他们不高兴。什么时候父母能使他们的孩子们完全满意呢？

有时候我想，上帝要考验我。我必须在没有榜样、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使自己完善，那么以后我就会坚强，有抵抗能力。

将来除了我之外谁会读这些信呢？谁会帮助我？我需要帮助和安慰。我常常软弱，不能成为我想做的那样的人。我知道这一点，一再尝试，每天重新开始，改正自己的缺点。

我不是总受到同样的对待。今天我被当成大人，什么都允许知道，第二天又说，安妮还是个傻乎乎的小羊羔，以为已经从书本上学到了许多，但是其实还什么都没真正明白。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不是讨人们喜欢的、娇生惯养的小娃娃。我有我的理想、我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可是我还能用文字表达出来。哎，每当我晚上一个人待着，或白天我和那些我已经不愿意再看见的人、我感到腻



烦的人挤在一起时,脑子里就出现好多疑虑,因为他们不理解我和我的问题。于是我最后总又回到我的日记上。这是我的开始,也是我的结束。基蒂永远是最有耐心的,我向你保证,无论如何我要坚持下去,克服我的苦闷,给自己找出一条路来。可是我也多么希望能看到成功,得到爱我的人的鼓励和支持啊!

别批评我!请理解,我可能一下子对自己的要求太多了!

安 妮

1942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一

52

亲爱的基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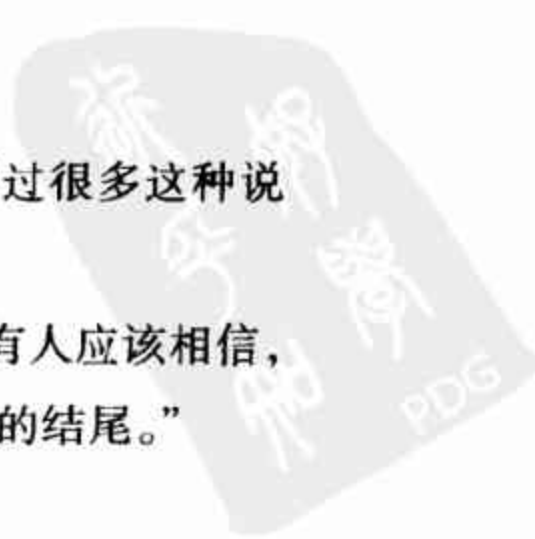
昨天是彼得的生日。他得到许多好礼物,一套漂亮的玩具、一把剃须刀和一个打火机,送他打火机倒不是因为他吸烟,而更多是因为样子时髦。

范·丹先生带来了最令人惊喜的消息,英国人在突尼斯、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和奥兰登陆了。

“这是终结的开始。”大家都这么说。

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肯定也听过很多这种说法了,他在一次演说中说:

“这次登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可是没有人应该相信,它标志着结束的开端。我更想说,它是开始的结尾。”



这有什么区别吗？但是这确实是乐观的理由。最大的俄国城市之一，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已经围了三个月了，还是没能占领。

回到日常话题吧：假如我说到密室，那必须还得讲讲我们的食品供应。你必须知道，“楼上的人”是地地道道的馋猫。一个好心的面包师给我们送面包，他是科弗斯先生的熟人。我当然没有像在家里那样得到那么多，可是也够了。食品配给证是黑市上买的。因此价格一直在上升。我们刚刚为此付了二十七盾，如今已经是三十三盾了。就为了这么一块小纸片！

除了罐头，我们在家里还有一些可以长期保存的东西，买了二百七十磅豆子，装在口袋里，挂在旋转门后面的通道里。可是因为接缝处有点绽开，因此决定把这过冬的储藏物最好放到顶楼的储藏室里。彼得受命把口袋弄上去。五口袋豆子已经搬上去了，正当彼得搬第六袋时，口袋下边的缝线裂开了，褐色的豆子像下雨，不，像下冰雹似的从楼梯上滚下来。下边的人可能以为他们头顶上的老房子塌了（幸好，办公室里没有人）。彼得吓了一跳，可是当他看到我站在楼梯脚上，脚下堆满褐色的豆子，最后一直盖过了我的脚腕时，忍不住大笑起来。我们开始赶快把豆子捡到一起，可是豆子又小又滑，一粒粒不断从手指缝中漏出去，掉到各个缝隙和小洞里不见了。如果现在有谁上楼梯，每次还能发现豆子，就把它们送到楼



上交给范·丹太太。

我差点忘了最重要的：父亲又恢复健康了！

安 妮

又及：本地电台刚刚广播：阿尔及尔陷落，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几天前也落到英国人手中。过不久突尼斯肯定也会失守。

1942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一件引起轰动的新鲜事！我们要接受第八个“隐匿者”。我们本来就常常想，这儿的地方和食物还够再接纳一个人的。我们只是不想再增加克拉勒和科弗斯的负担。但是当外面的关于残暴迫害犹太人的消息越来越厉害时，父亲小心地探询他们两人的意思，他们认为这个主意好极了。“八个人或七个人，危险是一样的”，他们说得很正确。然后我们就考虑，我们的熟人中哪个单身的人适合进入我们的“避难家庭”。找到一个人不难。在父亲拒绝了范·丹先生的接纳他们家的一个人的建议以后，我们的选择落到一个著名的医生阿尔伯特·杜瑟尔的头，他的妻子已经在国外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我们和范·丹一家对他都很同情。因为米普和他很熟，可以处理此事。如果他来，必定得住我的房间，代替玛戈，而玛



戈带着折叠床搬到父母的房间。

安 妮

1942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当米普告诉杜瑟尔，她为他找到一个藏身之处时，他十分高兴。她劝他尽快搬来，最好后天就来。他有顾虑，因为他还想整理卡片索引，给两个病人诊治，并且把账结一下。今天早晨，米普带来了这个消息。我们觉得还是不拖延为好。这些准备工作需要向不同的各种人解释，可他们最好对此一点也不知道。米普又得去劝杜瑟尔星期六就来。他说不，决定星期一来。他没有立即行动，真可笑。如果他在街上被带走了，那他就再也不能整理卡片，而且既不能算账，也不能诊治病人。我认为，父亲容忍他这么磨蹭是不对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的了。

安 妮

1942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杜瑟尔先生到了。一切顺利。米普约他在邮局前等候，他准时来了。科弗斯先生认识他，去了那里，告诉他约



他见面的那位先生要晚些到，在此期间杜瑟尔先生应该在米普那儿等着。科弗斯乘电车回来，杜瑟尔步行，十一点半到了办公室。他必须脱下大衣，以免别人看见星形标记，并且在科弗斯的私人办公室等着（直到清洁女工离开）。这样做的理由他自然不知道。然后米普借口有人要在办公室谈话，就带杜瑟尔上了上一层楼。她在这个惊得说不出话来的人眼前打开旋转门，两人钻了进去。

我们在楼上聚集于范·丹家，用咖啡和法国白兰地欢迎房屋新成员。米普把他带到我们的起居室。他认出了我们的家具，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就在眼前。米普把这点告诉他时，他还弄不明白。她不让他浪费时间，而是把他带到楼上。杜瑟尔先生一下子惊得跌坐在椅子上，呆呆地，一个挨一个地望着我们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他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不……难道你们不在比利时？汽车？那个军官没来？逃亡没成功？……”

于是我们告诉他，如果有人，特别是德国人要寻找我们的话，为了误导他们，我们自己散布了军官、汽车的童话。杜瑟尔为这么强的创造能力惊得目瞪口呆，当他进一步了解了我们挖空心思、精心设计的避难所时，就更惊讶了。我们坐在一起，然后他休息了一小会儿，和我们一块儿喝咖啡，收拾他的东西，这些东西米普事先已经给他带来了。他很快就觉得像在家一样，特别是看了（范·丹起草的）避难者的家庭规则之后。



后屋的情况介绍和生活公约

宗旨：专供犹太人及其他类似的人临时居住。

全年开放。

地处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环境优美，没有树林。乘十三路和十七路电车、小汽车和骑自行车均可到达。德国人中被禁止使用这些交通工具的人也可步行前往。

房租免收。

提供不含脂肪的食物。

流水：在浴室里（可惜没有浴缸），某些墙上也有水龙头。

宽敞的库房可以堆放各种物品：自己的广播中心可以直接接收伦敦、纽约、特拉维夫等地电台。从晚上六时起收音机供使用。

休息时间：晚上十点到清晨七点半，星期日到十点。在目前情况下，按照房屋管理委员会的规定，白天也安排休息时间。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要求严格遵守！

假期：暂停休假。

语言：所有文明语言，但是请小声！

体操：每天。

功课：速记每周一小时（书面作业）。英语、法语、数学和历史每天均可学习。

用餐时间：早餐每天——星期日和节日除外——准时九点。午餐一点一刻到一点四十五分。晚餐，冷餐或热



餐,时间不定,视新闻节目的时间而定。

对后勤工作的报答:随时准备协助处理办公室的事务。

洗澡:每星期日九点开始,浴“缸”供所有居住者使用。可以在厕所、厨房、私人办公室或账房间洗澡,个人自己选择。

烈性饮料只有在有医生证明的情况下才允许食用。

安 妮

1942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像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样,杜瑟尔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老实说,让一个陌生人共同使用我们房间里的一切,我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一个人必须做点好事。“如果你只要能解救一个人,那其他的都是次要的。”父亲说,看来他说得完全正确。

第一天杜瑟尔就向我详详细细打听一切,比如什么时候打扫清洁的女工在办公室,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厕所,在哪里洗澡最好。你也许笑我,基蒂,可是在藏匿处这一切都十分重要。因为楼下经常来往不知情的人,假如有人在那儿的时候,我们必须格外安静。我把一切都向杜瑟尔解释清楚了,但是我特别吃惊,因为他理解得那么慢,什



么都问两遍，还老记不住。可能他因为惊讶还有点迷糊，会好的。其他一切正常。

杜瑟尔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外边的事，我们与外部世界已经隔绝这么久了。他讲的大多数是可悲的事。无数的朋友和熟人被带走了，可怕的命运在等着他们。灰色和绿色的军车一晚上接一晚上地在街道驶过。“黑衣队”（德国盖世太保）和“绿衣队”（荷兰的纳粹警察）在搜寻犹太人。他们在哪里找到一个人，就把全家人都带走。他们按每一家的门铃，查不到，就到下一家去。有时候他们在路上也带着名单，然后按照名单标出来的一个个带走。假如没有及时躲藏起来的话，没有人能逃脱这种命运。有时候他们也让人付赎金。他们了解他们的俘虏的财产情况。

简直就像古时候驱赶奴隶。我仿佛经常在眼前看见这样的情景：一队队善良无辜的人带着哭泣的孩子，被几个可憎的汉子指挥着，被鞭打、折磨，赶着往前走，一直到几乎瘫倒在地上。没有人幸免。婴儿、孕妇、病人、年老体弱者……所有，所有人都得在这死亡的队伍中！

我们这儿多好啊，多好，多安静。如果我们不是总为对于我们很宝贵、可又不能给予帮助的人担惊受怕的话，我们本用不着关心这些痛苦。

我觉得自己很坏，因为当我在这儿，躺在温暖的床上时，我最好的女朋友们在外边某个地方受苦，也许在大风和恶劣的天气中，也许已经几乎垮掉了。每当我想到这些



人时,心中那么担忧,我觉得她们和我那么密切相关,可现在却被送到历史上最凶恶的刽子手的手中。这一切只因为我们是犹太人!

安 妮

1942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们确实毫无办法。至今为止我们只得到很少关于犹太人的消息。也许我们不是什么事都知道得那么详细,这样更好。如果米普偶尔讲起我们的熟人的悲惨命运,母亲和范·丹太太总会哭,因此米普宁愿再也什么都不讲。可是大家立刻就会向杜瑟尔提出许多问题,而他讲的事既恐怖又野蛮。人们几乎无法忘却。等到这些印象渐渐淡漠以后,我们还能重新快乐、欢笑吗?可是如果我们悲悲切切,把我们的后屋变成一个哀伤的小屋,对我们自己和外面的亲友也没有什么用处。不管我做什么,总会想到那些被带走的人。假如我有一次无拘无束地大笑,我自己都会吃惊地认为我快活是不对的。可是,难道就应该整天悲伤吗?我不能这样做,这种极度沮丧的感觉会过去的。

除了这些悲哀的消息外还有些不痛快的事,完全是个人的,和我刚才说的巨大不幸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我必须告诉你,最近以来我觉得特别孤独!我感到心里空



虚。以前我没这么想过。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快乐和友情。可是现在我考虑严肃的问题了。于是我认识到,父亲,尽管我那么爱他,却不能代替我整个过去的世界。

你不觉得,我这样是不知感恩吗,基蒂?有时候我相信,我几乎再也无法忍受了:听那么可怕的事情,还有自己的困难,最后还是这么多事情的替罪羊。

安 妮

1942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们使用了太多的电,超出了我们的电力配给指标。后果是得特别节省,否则就会发生断电的情况,我们十四天来坐在黑暗中。从四点或四点半开始我们就不能看书了。于是我们想出各种娱乐方式来消磨时光:谜语已经不再猜了,我们摸黑做体操、说英语或法语、讨论我们读过的书……时间一久也都没有意思了。现在我发明了新鲜玩意儿:用一架高倍数望远镜朝邻居光线明亮的房间偷看!白天我们的窗帘不允许拉开哪怕一厘米,晚上则不那么严格。原先我根本没想到,邻居们这么有意思。我观察到有些人在吃饭,有一家正好在放电影,对面的牙医在给一个神情很害怕的老太太诊治。

顺便说一下牙医!杜瑟尔先生,人们总提到他非常理



解孩子们,喜欢他们,现在看出来,他是一个守旧的人,总是对别人的举止行为进行说教。和这个“受尊敬”的先生同居一室,大家都知道毫无疑问是一种运气。因为我还被认为是我们三个年轻人中间最缺乏教养的,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斥责和警告,我就得想尽办法,而且装聋作哑,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只要那人不是这样的“告密者”,只要不是正好选中我母亲为申诉对象,那还过得去。假如我被他剋了一顿,母亲就又来添油加醋,而且如果我以后还有幸运的一天的话,五分钟以后范·丹太太就会叫我去,又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编派我。

是的,基蒂,成为一个经常注重批评和教育的隐匿家庭里的一个没有教育好的中心人物,即避雷针,可不是一件小事!晚上,当我躺在床上思考我的许多罪名和所有强加于我的错误时,许许多多的指责让我那么想不通,以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开始哭或笑,看我的心情好坏而定。然后我带着最古怪的念头睡着了,即不要做像我希望成为的那样的人,或者不像我喜欢的那样的人,而是让一切都和我本来希望的不一样。我想变成另一个样子,而且和我喜欢的不同……

瞧,我把你完全弄糊涂了,别生气!但是我不划掉,已经是白纸黑字写好的了,如今纸张这么短缺,我也不能把写好的纸撕下来,那也是罪过!那么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最后一句别再重读一遍,或者拼命追根究底,否则你



陷进去就出不来了！

安 妮

1942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犹太人的节日哈努卡节和圣尼古拉节今年几乎同时到来。在哈努卡节时我们只点蜡烛，因为现在蜡烛如此珍贵，只允许点燃十分钟。然后唱起圣歌，那也算是有节日气氛了！范·丹先生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木烛台。

可是星期六的圣尼古拉节要好玩多了。艾莉和米普的举动使我们十分好奇，当她们在楼上时，一直和父亲小声嘀咕，我们等着，看他们有什么花样。真的，八点整我们大家走下楼梯，沿着昏暗的通道——我很害怕，暗自希望，已经平安无事地回去了——走进一间小小的办事处。因为这间房子里没有窗户，我们可以开灯，父亲打开大壁柜。“啊，”大家齐声叫起来，“多美啊！”那儿立着一个大篮子，装饰着诱人的彩纸和有象征意义的黑彼得标志。我们提着篮子走到楼上，每个人都得到一件配有相应诗句的礼物。你自己也熟悉许多这种诗，所以我不想把它们抄下来了。我得到一个大姜饼娃娃，父亲得到的是书档，母亲得到一本日历，范·丹太太得到一个放抹布的盒子，范·丹先生得到一个烟灰缸。这儿为每一个人都想出了一样好



东西,因为我们还没庆祝过圣尼古拉节,所以觉得这次预演十分成功。

当然我们也为楼下的朋友准备了礼物,全都是过去好日子时用的东西。今天我们听说,范·丹先生的烟灰缸和父亲的书档都是福森先生自己做的。我觉得这太神奇了,有人能用手制成这么有艺术性的东西。

安 妮

1942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范·丹先生过去从事过肉类、香肠和调味品行业。厂家聘用了他,因为他是出色的专业人士。如今他为了让大家高兴,来显示他的“香肠本领”!

我们本来已经订购了好多肉(当然是黑市上买的!),准备把肉煮了以后密封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当肉放在绞肉机里旋转时,一次、两次、三次,那情形真好看。然后加上所有的配料,完全混合,最后把肉糜通过一个喷管灌到肠衣中。煎肠加上酸菜立刻就成了午餐!风干肠得完全干燥,因此用两根带子挂到天花板下的一个柱子上。每一个进到房间里的人,一看到香肠摇摇晃晃,都笑。真是一个令人发笑的样子。

另外,房间里一片混乱。圆滚滚的范·丹先生(戴着他



太太的围裙)——就是说现在他显得比平时更胖了——忙着塞肉。他那双血红的手,热得发红的脸和肮脏的围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屠夫。范·丹太太总是想同时干所有的事:她从一本书中学荷兰语,搅汤,看着肉,同时还叹气,说她压伤了的肋骨疼。如果好虚荣(!)、上了年纪的女人为了去掉赘肉,使肥大的臀部结实一点,做疯狂的体操练习时就往往会把肋骨压伤。杜瑟尔有一只眼睛发炎了,坐在炉子边进行热敷。父亲坐在窗户旁的一把椅子上,一束阳光照在他身上。他的风湿病肯定又犯了,因为他弯着身子,带着痛苦的神色看着范·丹先生干活。彼得把小猫莫希逗得在屋里到处跑。母亲、玛戈和我削土豆皮。我们更多的是机械的动作,因为我们也着了迷似的在观察范·丹先生干活。

杜瑟尔着手他作为牙医的工作,我讲给你听他第一次看病的情形,让你开开心。母亲在熨衣服,这时范·丹太太想必是信任他,作为他的第一个病人来看牙。她坐在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杜瑟尔严肃而又慢腾腾地打开他的器械包。他要了一点古龙香水消毒,又用凡士林代替蜡。然后他往范·丹太太的嘴里看,在一颗臼齿上又敲又捅,范·丹太太则不停地哆嗦,好像疼得受不了似的,发出断断续续的叫喊。经过长时间检查以后——至少病人是这么觉得,实际上只不过不到两分钟——杜瑟尔想开始治一颗有空洞的牙。但是根本别想!范·丹太太疯狂地挥





动四肢，以致杜瑟尔不得不松开手中用来清洗钻孔的钩子，让它留在牙上！这下可就坏了！她在嘴里那个器械允许的范围内晃来晃去，想把钩子拉出来，结果却扎得更深。杜瑟尔非常平静地站在旁边，两手叉腰，看着这场戏。周围的观众大笑。这有点幸灾乐祸。换了我也可能会大喊的。

费了好大劲，又呻吟，又叫唤后，范·丹太太把器械弄出来了，杜瑟尔接着干，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他干得这么快，使他的病人没时间再做什么。但是他有这么多助手，他正式治病时可能也没有这么多。范·丹先生和我作为他的助手，整个场景看起来多半像一幅中世纪的画——《庸医治病》。

终于病人忍耐不住了。她现在想去照看她的汤和饭菜！有一点是肯定的：最近她不会再去牙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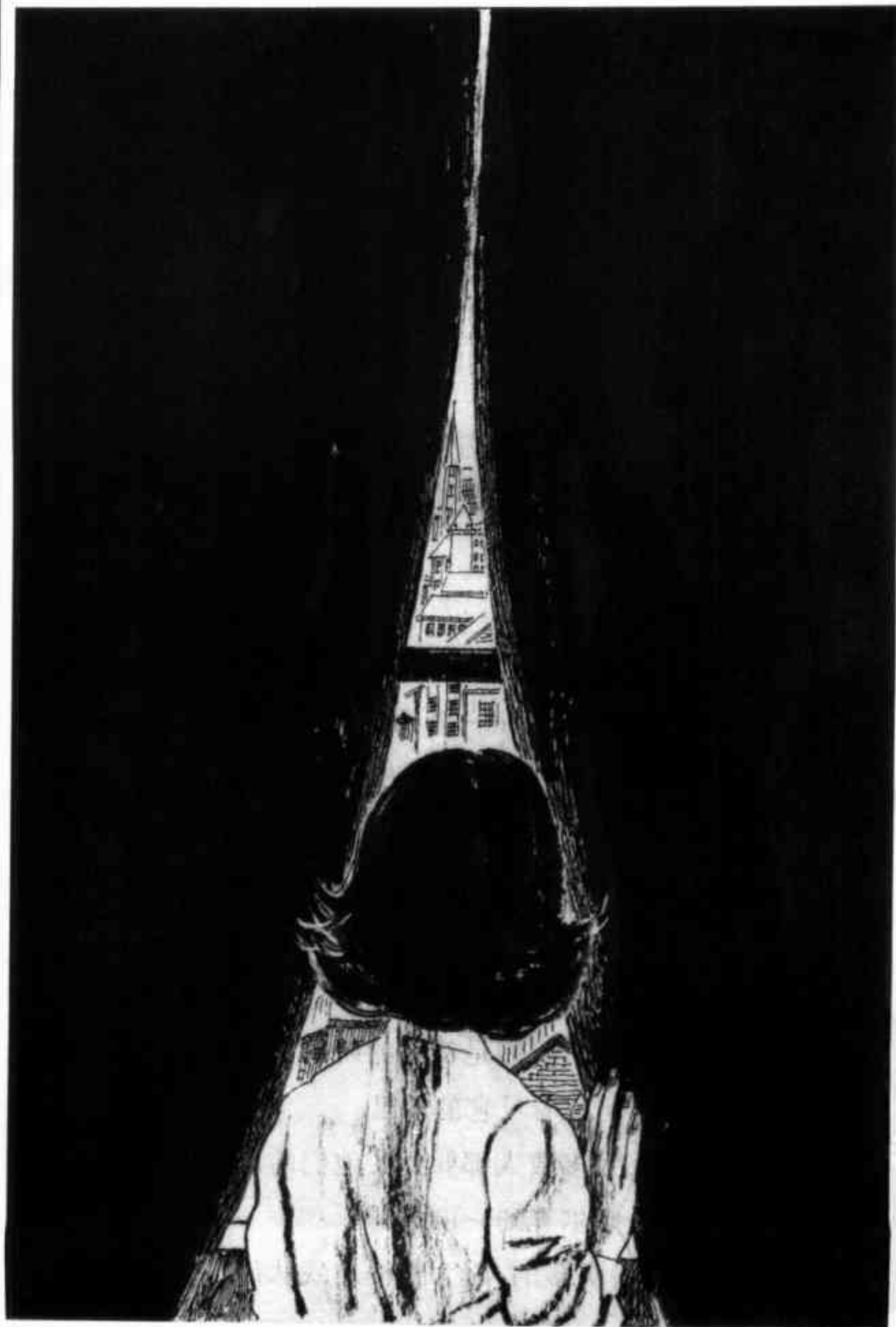
安 妮

1942年12月13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我舒服地坐在大账房的窗户旁，通过厚厚的帘子的一条缝观察外边的情形。已经是黄昏，但还够亮，可以给你写信。

真奇怪，人们都在跑！好像他们都有什么急事，几乎





是跌跌撞撞的。骑车的人都是一个速度,几乎分不出骑车人是男是女。

这个地区是典型的贫民区,大多数人看起来挺贫穷,特别是小孩子常常脏得要命,使得人们很讨厌他们。这样的野小子,说着别人几乎听不懂的方言。

昨天当玛戈和我洗澡时,我冒出一个念头:假如现在能够用一根钓鱼竿从这些小家伙中钓上来几个,把他们塞进澡盆,穿上干净衣服,再放他们跑……

“那他们明天仍旧这么脏,而且还会穿得破破烂烂地到处跑。”玛戈插了一句。

但是总还有别的可看:汽车、轮船和雨。我听见电车开过的响声,脑子里产生各种幻想。我们的思想和我们本身一样很少变化,总是在一个圈里转:从犹太人到吃饭,从吃饭到政治,从政治到……顺便说一下犹太人:昨天我在帘子后边偷看,看见两个犹太人。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出卖了他们,而且坐在这儿跟踪他们的不幸似的。

正对着我们有一条小船,船夫和他一家人住在船上。那儿还有一条小狗,我们是从它的叫声听出来的,当它沿着船舷奔跑时,可以看见它的尾巴。

又下雨了,大多数人都躲到了他们的雨伞底下。我只看到还有雨衣,偶尔看到一顶雨帽。

也用不着看更多的,因为慢慢地我认出了女人们,她

们穿着她们的红的或绿的大衣走过,鞋跟磨歪了,胳膊上挎着有点破旧的手提包,因为她们吃土豆太多,很少吃别的,笨重的身躯有些浮肿。一个人脸上露出不幸的脸色,另一个是满意的表情,完全取决于她们丈夫的情绪。

安 妮

1942年12月22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后屋”的人高兴地听说,圣诞节时每人可以额外得到四分之一磅黄油。官方规定是每人半磅,可是那是对在外边自由生活的幸运者说的。像我们这样隐匿起来的人、八个人只能凭配给证买四份的人来说,四分之一磅已经够人高兴的了。我们大家都想用这些黄油烤点什么。我为大家烤小点心和两个蛋糕。母亲说,我得先做完家务活,然后才可以读书或学习。

范·丹太太因为肋骨疼,整天躺在床上,从早到晚哼哼,让人服侍,不停地换热敷,可还是不满意。要是她能起床,自己料理自己的事,那我就谢天谢地了。有一点我必须说:她很勤奋,假如她身心都觉得健康,那她也是快活的。

大概白天“嘘,嘘”的声音还没使我得到足够的警告,因为我的声音太大了,我屋里的那位先生晚上也让我听



到他的“嘘”声。照他这样，我夜里在床上也不能翻身了。我装作什么也没发觉，但是最近我一定要用“嘘”声回敬他一次。星期日不管怎么说我对他生气了，他为了做体操，那么早就开灯。我总觉得时间很长，有好几个钟头，而且他由于不小心，一再碰到用来把我的床加长的椅子，然后我就被吵醒了。这会儿我还是没睡够，真想再休息一会儿。当“健美之路”走完了时，他就开始洗漱。他的衬裤挂在一个钩子上，于是他先走过去，然后又回来。可是他却又把放在桌子上的领带忘了。于是他不得不跑来跑去，又一次再次撞到椅子。我的星期日休息终于泡汤了！

可是抱怨滑稽可笑的老先生又有什么用呢？有时候我想捉弄他一下：锁上门，把灯泡拧下来，把衣服藏起来！可是为了避免争吵，我后来确实没做。

啊，我变得这么懂道理！在这儿，首先需要理智：不乱开口说话，听从命令，对人友善，乐于助人，肯让步等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我将会把已经不够用的脑子过快地消耗掉的，我担心等到战争结束以后，脑子都给用光了。

安 妮

1943年1月13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们大家又都受到了干扰，不能安静地待着或



平静地工作。外边很可怕。白天和黑夜都有可怜的人被拖走,除了一个背包和一点钱外,什么都不准带(这点财产后来也被拿走)。

家庭被拆散,男人、女人和孩子。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后,再也找不到他们的父母。或者女人们上街置办东西回来,站在贴了封条的房子前,这会儿家人已经被带走了。

基督教徒的圈子里也很不安,因为年轻人,儿子们被送到德国。每个人都担惊受怕。

每天夜里都有成千上万的飞机飞过荷兰上空,去轰炸德国的城市,在俄国、非洲,每小时都有成千活生生的人死去!整个地球疯了,到处是死亡。形势肯定对盟国比较有利,可是灾难还是看不到尽头。

我们比上百万其他人的境遇好些。我们安全、平静地坐着,而且因能够想到战后的事,想到会有新衣服和书籍而高兴,而不去考虑不应该浪费每一分钱。其实我们还应该用那些钱来帮助其他人,挽救可以挽救的东西。

71



许多孩子穿着单薄的小衬衣,光脚穿着木鞋四处跑,没有大衣、帽子或手套。他们的肚子空空,啃着一根胡萝卜,从冰冷的家中跑出来,跑到风吹雨淋的街上,进到学校里一间潮湿、没生火的教室里。是啊,在荷兰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们为了一块面包,向街上的行人乞讨。我可以给你讲上几个小时战争带来的苦难,但是这只能使我更悲伤。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冷静、克制地等待

苦难时期的结束。犹太人在等待,还有基督教徒、各民族的人、全世界和……许多人都在等待着死亡。

安 妮

1943 年 1 月 30 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气极了,可是我不能表现出来。我想用脚跺地,喊叫,使劲摇晃母亲,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样,因为恶毒的语言、嘲讽的目光,还有指责就像每天从绷紧的弓弦上新射出的利箭那样落到我的头上。我想对母亲、玛戈、杜瑟尔、范·丹一家人,甚至还有父亲大喊:别管我,你们倒是让我安静一会儿啊!难道我非得每天晚上哭湿枕头,眼睛火辣辣的,心情沉重地入睡吗?让我去吧,我想离开一切,最好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毫无用处。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绝望心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他们的同情、他们的嘲讽我已经不能忍受了。我只想痛哭一场!

我只要一开口,每个人都认为我太夸张,如果我不说话,又觉得我可笑,如果我回答,则认为我放肆,假如我想出一个好主意,他们认为我狡猾,假如我疲倦了,他们说,我懒惰,假如我再盛一勺,就认为我自私,还有愚蠢、胆小、斤斤计较等等。我整天只听见,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



家伙,尽管我对此一笑了之,装作好像不介意似的,可实际上我不是无所谓。

我真想乞求亲爱的上帝赐予我另一种性格,不会惹得大家都讨厌我的性格。可是这不可能。我的性格是天生的,但是我不是坏孩子,我觉得出来。我尽力做得合大家的心意,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想,我和他们一起笑,为了把我内心深深的痛苦掩藏起来。当我在受到母亲不公平的责备时,不止一次顶撞她说:“你说什么,我无所谓。只是别管我,我反正是没有希望了。”

然后就是说我狂妄,我有两天没人答理,但是突然一切又都被遗忘和原谅了。我可做不到一天和某个人好得要命,第二天又恨得要死!我情愿选择中庸之道,其实中庸之道也不是那么好。把我的想法保存在心里,在他们面前试着蔑视他们,就像他们对我一样,我如果能做到就好了!



安 妮

1943年2月5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好长时间没给你讲吵架的事了,但是没有任何变化。杜瑟尔先生起初还觉得各种争吵很可悲。这期间他也习惯了,不再试图当和事佬。



玛戈和彼得根本不是真的这么“年轻”，他们两个老成持重。当然我和他们截然不同，于是我不断听到：“学学玛戈和彼得的榜样，他们不做这样的事！”

我觉得这很不好！我也想对你承认，我绝不想成为玛戈那样的人。我感觉她太软弱、呆板，容易受任何人的影响，总是屈从。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看法呀！但是这个理论我保存在自己心里，否则我会受到嘲笑。

在餐桌上气氛总是很紧张。但是由于有午餐的客人在场，气氛稍微缓和了一点。那些人从办公室来，中午在我们这里喝一盆汤。

今天中午范·丹先生又断言，玛戈吃得太少。“因为想保持线条吧！”他用讽刺的口吻结束他的话。母亲一向是帮玛戈说话的，于是她大声说：“我已经再也不能听您愚蠢的话了！”范·丹太太的脸红了，她丈夫只能暗自尴尬地望着。

我们也经常相互取笑。不久前范·丹太太讲了关于她的各种调情的有趣笑话，而且说，她能“左右”她父亲。“如果一位先生有点过分举动，我父亲说，你必须说，‘先生，我是一个女士！’这样他就明白了！”我们笑起来，好像这是一个极好的笑话似的。

彼得一般来说很安静，有时我们也拿他开玩笑。外来词是他的弱项，大多数情况下他不知道外来词的意义，当然后来就闹出笑话来。一天，私人办公室里客人，我们不能去上厕所。彼得很急，也就去了，但是没冲水。他想警

告我们，在厕所门上贴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S’il vous plait, Gas!”他的意思当然是：“注意，臭味！”他可能觉得，外来语听起来更高雅。可是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个词是“请”的意思。

安 妮

1943年2月2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们每天都盼着反攻。丘吉尔得了肺炎，可是正在康复。甘地，印度的自由斗士，正在进行第多少次绝食斗争。

范·丹太太宣称，她是宿命论者。但是每当枪声响起，谁最害怕？就是范·丹太太！

亨克带来了在许多教堂都宣读过的主教通告。写得真好，鼓舞人：“不要束手待毙，荷兰人！每个人都必须拿起武器，为人民的自由、为祖国和宗教而斗争。帮助、给予，不要犹豫！”他们这样布道。是否有用？对我们的教友肯定没用。

你想不到，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房东没有通知科弗斯或克拉勒先生就把房子给卖了。一天早晨，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新房主就带着一个建筑师来看房子了。感谢上帝，幸亏科弗斯先生在，他让那些人看了房子，除了后屋以外。他装作把隔断门的钥匙忘在家里了。那些人



也没再问。但愿他们不会再来专门看后屋。那样的话我们就大祸临头了。

父亲给了我们一个新卡片箱和新卡片。于是我们，玛戈和我有了图书索引。就是说我们给所有我们读过的书做笔记，不仅记下作者和题目，而且加上我们的评论。我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本子记下外来语和格言。

近来母亲和我的关系好点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彼此信任。玛戈比过去莽撞了，而父亲又在忙着什么事。不过他总是最好的！

餐桌上实行新的黄油和人造黄油分配标准！每人从盘子里得到他一天的配额。我发现，如果轮到范·丹家分的时候，总不公平，可是我的父母厌烦了没完没了的争吵，就什么也没说。遗憾！按照我的意见，对于这种人，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安 妮

1943年3月10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昨天晚上停电，此外高射炮声隆隆响个不停。我怕枪炮声，对于飞机也还没有习惯，几乎每个晚上都逃到父亲的床上。这可能很幼稚，但是你也来经历一下看看！在枪炮声中你连自己的话都不能听清楚。范·丹太太，那个宿



命运论者，吓得快要哭了，很小声地说：“噢，太可怕了，炮打得这么凶！”用另一句话说，不就是：“我真害怕！”我觉得白天不像黑暗中那么可怕。我像发烧似的那么叫喊，请求爸爸点上蜡烛。可是他铁面无情，仍然没有点亮蜡烛。这时突然响起了哒哒的机关枪声，这比炮声更可怕。母亲从床上跳起来，点上蜡烛，这使皮姆很生气，认为违反了他的意思，妈妈坚定地回答：“安妮可不像你一样是个老兵呀！”事情就此结束！

我对你讲过范·丹太太的“情形”了吗？你确实应当知道后屋发生的一切。一天，她听见有贼，货仓里有很重的脚步声，吓得要命，立刻把丈夫叫醒。正在这时声音又没有了，以致范·丹先生只能听见宿命论者心跳的怦怦声。

“喂，普蒂（范·丹先生的爱称），他们肯定把香肠偷走了，还有我们的豆子。还有彼得吧？彼得还在那儿吗？”“彼得他们肯定是偷不走的。别怕！快让我睡觉吧！”可是甬想这好事了，她吓得再也不能入睡。过了几夜之后，全家又被神秘的声响弄醒了。彼得拿着一个手电筒上顶楼去看，他用电筒一照，轰隆隆一大群老鼠跑走了。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小偷后，就让小猫莫希到顶楼上去睡，那些不请自到的客人再也没有出现，至少夜里没有出现。几天前彼得上顶楼去取报纸，那时是七点半，天还亮着。下来时必须抓住楼门的边框。他看也没看就把手放到木头上……结果他又疼又害怕，差点从楼梯上一头栽下来。一只老鼠在他



胳膊上使劲咬了一口。当他下来时,脸像张白纸,膝盖发抖,睡衣上全是血。这不奇怪,手指出乎意料地摸到一只老鼠,已经令人毛骨悚然,然后又这么被咬了一下……太可怕了!

安 妮

1943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可以向你介绍吗?弗朗克妈妈,为青少年斗争的先锋!根据年轻人的需要,总是给我们额外的黄油!母亲总是维护我们和彼得——经过一场厉害的争吵后,她也达到了她的目标。

一瓶密封的罐头牛舌坏了,莫希和莫菲有了美味大餐。噢,我忘了,你还不认识莫菲呢。听说“隐匿者”还没来之前,它早已在公司里。现在它是看守仓房和办公室的猫,同时负责消灭仓库里的老鼠。它们那听起来有政治色彩的名字很容易解释。过去公司里有两只猫,一只负责仓库,一只负责顶楼。如果它们什么时候碰到一起,总是会打得不可开交。总是仓库的猫先动手,可是胜利者却是顶楼那只。人们根据它们的素质起了名字:仓库猫被称为德国佬,或用一个德国名字叫它莫菲,顶楼猫被起了个英国名字托米。托米后来被弄走了,每当我们下楼时,就和莫



菲玩。

我们经常吃白豆子，弄得我再也不能看见它，只要一想到它，就反胃。晚上再也没有面包吃了。

爸爸刚才说，他很担忧。他的眼神这么忧伤，可怜的人！

我完全被那本书迷住了，伊娜·布迪尔·巴克尔的小说《敲门声》。一本家庭小说，关于家庭叙述得非常出色。但是里边的其他描述——战争、妇女问题，我觉得写得不怎么好，老实说，也不怎么吸引我。

德国挨了猛烈的轰炸。

范·丹先生因为烟草紧张，情绪很坏。

关于现在是否应该吃罐头食品问题的争论，我们的意见占上风。除了高筒滑雪靴以外，我再没有一双能穿的鞋了，可这在家里又很麻烦。一双草编拖鞋只能坚持一周，然后又坏了。也许米普可以从“黑市”上把鞋搞来。现在我还得给爸爸理发。他声称，以后他永远不去其他理发店，因为我理得这么好，只要我不像现在这样经常剪到他的耳朵。

安妮

1943年3月18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土耳其参战了。令人激动！我们期待听新闻广播，都等不及了。

安 妮

1943年3月1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高兴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如今失望的心情更强了！土耳其还没有参战！他们的外交部长只是说起不久将取消中立。达姆广场上的报贩子这样叫卖：

“土耳其站在英国一边！”

于是谣言就产生了，而且传到我们这儿。

五百和一千盾的纸币停止使用了，这对黑市商人和“黑钱”的占有者无疑是一大损失，对于许多隐藏起来、转入地下的人来说也一样。假如想兑换一张一千盾的纸币，就必须说明来源。暂时还可以用它交税，可是也只到下周末为止。

杜瑟尔现在得到一台手摇钻，很快也会用到我身上。

“所有日尔曼人的领袖”对受伤的士兵讲话，然后还和他们“交谈”。一个例子，听起来可悲：

“我的名字叫海因利希·舍佩尔！”

“在哪里受的伤？”

“在斯大林格勒！”



“哪儿受了伤?”

“两脚冻坏了,左腕骨折!”广播一字不差地再现这令人恶心的傀儡戏。它几乎给人一个印象,负伤者对他们负伤感到自豪。受伤越多,越好!

有一个人可能因为允许他和领袖握手,——前提是他还有手的话——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安妮

1943年3月25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昨天妈妈、爸爸、玛戈和我很舒服地坐在一起,彼得进来,而且咬耳朵说话。我听见了一点:“仓库里有一个桶倒了。”“有人在门那儿鼓捣来着。”玛戈也听懂了,但是她还试图安慰我,因为当父亲和彼得往外走时,我已经吓得脸煞白。

我们三人等着。还不到两分钟,刚才在私人办公室里听广播的范·丹太太出现了,她说,父亲请她把收音机关了,轻轻上楼。但是每当谁想特别小心的时候,多半做不到,而且她有一种感觉,旧楼梯在她的脚步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又过了五分钟……然后父亲和彼得回来了,两人连鼻子都蹭白了,讲出他们观察到的情况。他们在下边坐在楼梯上,仔细地听,起初没听见什么。但是突然他们





听见两声很大的声音,仿佛屋子里的门被使劲甩上了。皮姆一下子跑了上去,彼得去叫杜瑟尔,他来之前,还忙忙乱乱地把他的几样东西收拾到一起。现在我们大家只穿着袜子往楼上范·丹家走。范·丹先生感冒了,已经躺在床上。我们围在他的床边,交换我们的猜测,当然声音很小。每当范·丹先生大声咳嗽时,他的太太和我都很紧张,直到我们中的一个人突然想起来给他服可待因药片,他的咳嗽立即停止。

我们等啊,等啊……当好长时间再也没有一点声音时,我们才不得不猜想,小偷在平时如此安静的房子里突然听见脚步声,于是就逃走了。倒霉的是,收音机正对在英国电台上,椅子还在四周放着,每个人都能看见刚才房间里有人来着。假如门可能被撬开了,防空哨发现了,他们当然会报告警察,那样的话非常可能产生尴尬的后果。于是范·丹先生起床,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跟在父亲身后轻轻走下楼梯,彼得跟在后面,为了安全起见,手中拿了一把锤子。两位太太、玛戈和我紧张地等着,直到五分钟后男人们回来说,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我们约定不用自来水,上厕所也不冲水。大家的恐惧几乎都作用到肠胃上了。你可以想像,这么多人上了厕所后,那个地方的空气是什么样的。

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多半接着还会有事。这儿也是一样。首先维斯特钟楼的钟不响了。我觉得钟声是那么优

美,使人得到安慰。第二是我们虽然知道福森先生昨天晚上离开得比较早,可是不知道艾莉后来是不是拿了钥匙,而且是否可能忘记了锁门。我们大家非常不安,尽管八点以后——现在已经是十点半了——再没听见什么。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后,我们觉得得静下心来想想,这种事情确实不大可能,即小偷在没到晚上、大街上还有人的时候撬门。有一个人还想到,旁边房子里的仓库管理员还在干活。因为墙壁很薄,人们很容易把声响发出的回音弄混,而且在紧张的时刻想像力起很大作用。于是我们上床睡觉,可是没有人能真的睡着。父亲、母亲和杜瑟尔一再惊醒,稍微夸张点说,我也一夜没合眼……

清晨男人们下楼,去看看大门是否关着。好像一切都正常。我们把这些让我们那么害怕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职员听。谁受到伤害,不必担心受到嘲笑,但是接着就可以大笑一场!只有艾莉严肃地对待我们的经历。

安 妮

1943年3月2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速记课结束了。我们现在开始练习速度,还要达到超乎想像的音节数。我要给你再多说说我打发时间的工作(这个词儿是我发明的,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把时间



填满,直到这个躲藏时期结束)。我喜欢神话学,特别对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感兴趣。在这儿他们认为,这种爱好不会长久,因为他们还从没听说过一个黄毛丫头专心研究神话学。那好,我就是第一个!

范·丹先生感冒了,其实他只是喉咙有点痒,就不得了啦!用甘菊茶漱口,在喉头涂抹药酊剂,在鼻子、脖子、上颚、舌头和其他地方涂药膏……还有坏心情。

罗伊特,这儿职位最高的德国人发表了一次讲话:全体犹太人必须在七月一日前从日尔曼国家消失。从四月一日到五月一日对乌德勒支省实行清洗(好像对付厨房的蟑螂似的),从五月一日到六月一日清洗荷兰北部和南部。那些可怜人将像一群病弱的、被丢弃的牲口被押解到屠宰场。但是最好让我们别说了吧。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做噩梦。

也有某些好消息!职业介绍所被人放火烧了,几天后轮到户籍管理处。穿着德国警察制服的男子制服了哨兵,然后重要的档案就不见了,以致现在传唤和找人都很困难。

安 妮

1943年4月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说不上有心情开玩笑(请看日期,四月一日是愚人



节)!相反,现在正应了那句谚语:“祸不单行。”第一,给我们带来快乐的科弗斯先生昨天患严重的胃出血,至少得在床上老老实实躺上三周。第二,艾莉患流行性感冒。第三,福森先生下周必须进医院;他可能得了胃溃疡,必须动手术。

公司计划好了一些重要的商业谈判,父亲已经就此和科弗斯先生谈过了,当然不能这么快通知克拉勒先生,父亲一想到谈判的进程,就着急。“假如我可以在那儿就好了,”他说,“我要能下去就好了。”“你就趴在地板上吧。那些先生们就在私人办公室谈判,那你肯定都能听见。”

父亲的脸色好点了,十点半玛戈和他就位,准备偷听。两个人听,总比一个人听得多。会谈上午没能结束,但是下午父亲不能再趴在地板上听了。他由于那不习惯的姿势累得要命。我接替他的位置,下午两点半我们又听到声音,玛戈陪着我。谈话很长,又无聊,突然我在冰冷、坚硬的漆皮地板上睡着了。玛戈不敢推醒我,或叫醒我,怕下边的人听见什么。我睡了足足半个小时,当我醒来时,重要的内容全忘了。幸好玛戈比较上心。



安妮

1943年4月2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又犯了大错误。昨天晚上我等着父亲——像往常一样——祈祷和走过来对我说晚安，这时母亲来了。她坐到我的床边，迟疑着，十分客气地问我：“安妮，你父亲还没来，要不要我们一块祈祷？”

“不，妈妈。”我回答。

母亲站起来，还在我的床边停留了一下，然后慢慢朝门走去。突然她转过身来，脸变了样子，说道：“我不生气，安妮，爱是不能勉强的。”当她走出去时，眼泪从脸上流了下来。

我呆呆地躺在那里，立刻觉得我是多么卑鄙，这么粗暴地把她从身边推开，但是我又不能作出别的回答。我不能欺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她一起祈祷，我就是做不到。

我同情妈妈，深深地同情，因为我第一次感觉我的态度对她来说不是无所谓的。当她说爱是不能勉强的时候，我看见她脸上流露出悲哀的神情。说出真相是严酷的，但是事实的确是她自己先把我从身边推开的。我对她那方面任何爱的表示都麻木不仁，是她的过错，由于她那不恰当的评语，由于她就一些事情开的粗俗的玩笑，完全不顾及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玩笑。正如每一次如果她对我冷酷，我的心就会痛苦得抽搐一样，现在当她感觉到我们之间的爱消失了时，她的心痛得缩成一团。她哭了半夜，几乎没睡。父亲没有看我一眼，假如他来看我，我也会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他的责备：“你怎么能这么无礼，让母亲这么



伤心。”

他们等着我道歉。可是我不能，因为我只是说了真话，母亲总有一天会知道的。看来似乎我对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目光无动于衷，我也确实是如此。如今他们第一次感觉到我一向的感受。我对妈妈只能有同情，但是她自己也得回头好好想想。我竟继续保持沉默和冷淡，不回避事实。必须说的都说出来，不拖延，那更好些。

安 妮

1943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整个房子里吵翻了天，母亲和我，范·丹一家和父亲，母亲和范·丹太太，每个人都在生对方的气。气氛真不错，不是吗？安妮的全部罪行记录又全被拿到了桌面上！

福森先生已经在医院里。科弗斯先生又下床了，这次幸好胃出血止住得比以前快。科弗斯告诉我们，被火烧了的户籍管理处最近又额外遭到新的破坏。消防队员不仅灭火，而且用水浇湿了整栋大楼，以致造成的损失更大。

卡尔顿旅馆完全被炸毁了。两架英国飞机把携带的大量燃烧弹分毫不差地倾泻在这座“军官之家”上，维策尔路和辛格尔路相接的整个街角都烧着了。

夜里街上几乎再没有平静。我有了黑眼圈，因为睡得



太少了。我们的饭菜变得越来越差：早餐是干面包和咖啡代用品。两个星期以来午餐不是菠菜就是沙拉，土豆有二十厘米长，颜色发红，有甜味。谁想苗条，只需住到后屋来！楼上的人在抱怨，我们倒不觉得太可悲。

所有参加过一九四〇年的五天战斗，或被动员参战的男子都被当作“战俘”征召，去为“领袖”做工。又是一种准备对付盟军占领的预防措施！

安 妮

1943 年 5 月 1 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每当我想到我们的生活，总会得出结论，和那些没有转入地下的犹太人相比，我们在这儿就是天堂了。但是后来，如果我回想往事，我可能会吃惊，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我们的生活如此穷困潦倒。比如，我们自从到这儿来以后，桌子上就只有一块防水桌布，由于用得久了，已经不漂亮了。我用一块满是窟窿的抹布试着想把它擦得重新“光彩夺目”一点，可是怎么也没能让它好看到哪儿去。范·丹家的床罩已经整个冬天没洗了，因为肥皂粉紧张，质量又不好。父亲穿着他的裤腿破成一缕一缕的裤子跑来跑去，他的领带也磨损了。母亲的紧身胸衣由于时间久了，已经坏了，玛戈的胸罩已经小了两号。母亲和



玛戈不得不合穿三件衬衫，我长高了，衬衫只能到腰那儿。现在一切还能对付，但是我担心地想：我们的东西完全破旧了，从我的鞋底到爸爸的剃须刷，我们该怎样回到往日的水准呢？

今天枪炮声又很激烈，特别是在夜里。我把我最重要的财产收拾到一起，白天把必需的物品装好一只“逃难箱子”。可是妈妈说得很对：你想往哪儿逃呢？

整个荷兰都受到了惩罚，因为所有角落都有破坏活动。宣布戒严，每人减少一份黄油配给。人们这样惩罚不听话的孩子！

今天我给母亲洗头。这在这里也不是那么简单。首先，我们只能用黏性的软皂，其次，妈妈浓密的头发也很难梳得通，因为我们家的梳子大概还剩下十个齿。

安 妮

89



1943年5月18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我们观看了一次英国和德国飞机的空战。可惜，两个英国飞机的飞行员被迫跳伞。给我们送牛奶的人住在通往哈勒姆的半路上，在道上碰上四个加拿大人，其中一个会说流利的荷兰话，并且向他借火点烟。他们说，他们的飞机上共有六人，驾驶员烧死了，他们的第五个同伴不知

藏到哪儿去了。后来来了绿衣警察,把四个飞行员逮走。经历了这么一次跳伞后,还能如此镇定和机智果断,真让人佩服!

尽管已经暖和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点上炉子,为了把烂菜叶和别的脏东西烧掉。因为有清洁女工,我们必须特别小心,而且因此不许往垃圾桶里扔任何东西。任何最小的疏忽都会使我们暴露。

所有的大学生都得在一份忠诚宣誓书上签字,并且声明赞成占领当局的一切措施。然后才允许他们继续读书。但是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不肯出卖自己的信念。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不在宣誓书上签字的大学生必须送到德国去服苦役。如果这样下去,荷兰青年还能剩下几个呀?

今天夜里母亲把窗户关上了,因为枪炮声又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了。我在皮姆的床上。突然我们听见楼上范·丹太太像是被毒蜘蛛蜇了一下似的,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接着咕咚一声……我想,大概是一颗燃烧弹落到床边很近的地方,连忙大喊:“开灯,开灯!”

皮姆把灯打开,我等着几分钟后整个房间火光熊熊。但是一切都没有变化。我们大家冲到楼上,想去看看出什么事了。范·丹夫妇通过打开的窗户看见了火光。他以为着火的地方就紧挨着我们;她则认为我们的房子也烧着了。在那一声巨响时,她已经双脚哆嗦着站到地上。因为



再没有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我们大家又爬到我们的床上。十五分钟过后，隆隆的炮声又响起来。范·丹太太立即跳起来，跑下楼梯，逃到杜瑟尔的房间，想在他那里得到保护，她似乎觉得在她丈夫那里得不到这种保护。

杜瑟尔用这样一句话接待她：“来，到我床上来，我的孩子！”

我们大家放声大笑，今天这事算了了。

安 妮

1943 年 6 月 13 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父亲送给我的生日贺诗写得真好，以致我不能不给你看。在总结了这一年的经历后，下边这样写道：

91



所有的孩子中你最年轻，但也已经不小
你也不容易，每个人都想当你的老师——
经常使你感到苦恼！

“我们有经验——学着一点！”

“这样的事我们常做
更知道什么能做，可做。”

是啊，是啊，日子整天这样过。

自己的缺点不放在心上，





可别人的就不一样。
你常常被告诫，受埋怨，
有时你一定都已厌烦，
我们确实没有总是对你公平。
人必须在生活中顺从，
而且为了相安无事
就是苦药丸也得咽下腹中。

一年又已经过完，
你的时光没有虚度，
通过学习、劳作和读书
你从未“无聊”地打发时间。
现在我听见你问：
哪件衣服还可以穿？
我的外衣和裙子都已太短，
我的衬衫只到腰间，
鞋子就更不用讲，
使我多么痛苦难当。
每个人都知道，只要长高十厘米，
那就什么都再也穿不上！

玛戈也写了关于饮食的诗，但是没押好韵，我就不在这儿把诗抄录下来了。

此外我收到了许多精美的礼物,其中有我的“爱好”——《希腊和罗马神话》。我也不能抱怨缺少糖果。大家把他们最后的存货都挖出来了。作为这个藏匿家庭中的最小的孩子,我实际上受到的宠爱比我应得的多多了。

安 妮

1943年6月15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又发生了好多事,但是我有时想,我这些没意思的瞎扯使你觉得无聊,你不会这么愿意看到这些信。所以我将写短一点。

福森先生没有做胃溃疡手术。当医生们打开腹腔后,发现是癌,很遗憾,已经不能手术了。他们把伤口又缝合起来,照料了三周,然后又把他送回家了。我真为他感到难过,我特别难受的是我们不能出去。我将常去看望他,好让他转移点注意力。真是太遗憾了,我们善良的福森不能再向我们报告仓库里发生了什么,说些什么。他是一个那么好的依靠,令人感动地关心我们。我们非常想念他。

下个月我们的收音机预计要交出去了。科弗斯先生家里还有一个所谓的袖珍收音机,以后我们将得到它,代替我们的大收音机。好的收音机不得不交出去,太令人遗憾了。但是一个家中隐藏着这么多人,不允许冒任何风险,而



且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不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我们把小收音机摆在楼上。这些藏匿起来、用私留的钱买黑市东西的犹太人，还有一个搁被禁止的收音机的地方。每个人都试着设法搞到一架旧收音机，代替自己的那个上缴。收音机如今真是和世界的唯一联系。而且这是真的：假如情绪“低落”，来自太空的神奇声音帮助我们又重新有了勇气，那声音说：“抬起头来，好日子将会来临！”

安 妮

1943 年 7 月 11 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为了不知道第几次了回到教养这个题目上，我可以告诉你，我尽了最大努力，做到乐于助人、对人友好和亲切，所以训斥的浪潮现在真的消退了。不过好好对待你不能忍受的人，可实在是困难。我看出来了，如果我虚伪一点，不像现在这样，忠实于我的老习惯，对每一个人都有话直说的话（尽管没有人看重这一点），我会好过一点。

此刻我还常常脱离我的角色，不能克制住我对于不公平的事的愤怒，以至于后来又是好几个礼拜大家一再谈论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教养的小丫头。你不觉得，我太可怜了吗？幸好我不是这么爱发牢骚的人。否则我将变得消沉，好心情也泡汤了！



此外我打算现在把速记先放一放，首先是为了给我其他的作业更多时间，其次是由于我的眼睛。我很不舒服，最近我可是变得非常近视，必须戴眼镜（戴上眼镜我会像一只猫头鹰）。但是你是知道的：藏匿者不许或者更不允许……

昨天整栋房子里只有一个谈论话题。母亲有一个想法，派我和科弗斯太太一道去眼科医生那里。我刚一听时，有点头晕。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上街，只要想想看，上街呀！开始我怕得要死，然后高兴起来！但是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必须先考虑到一切困难和危险，而决定这一步骤的最高领导还没能这么快就取得一致。米普想立即和我出发，我也已经去柜子里取出我的灰大衣。可是大衣这么小了，好像是我妹妹的。我好奇地想知道是否还会去医生那儿，但是可能计划要推迟。

在此期间英国人在西西里登陆了，父亲认为，战争确实不久将结束。艾莉给玛戈和我许多的办公室工作。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做，艾莉也进展得更快。整理往来信件和登录账本，这谁都会，但我们做得特别认真。

米普为我们搬运来了一切东西，她真称得上是一头驮驴！几乎每天她都不知从哪儿弄来蔬菜，装在一个大口袋里，用自行车给我们带来。她还想办法，使我们每周六得到五本图书馆的新书。因此我们总是等着星期六的到来，像知道将有礼物在等着的小孩子一样。过正常生活的



人不可能体会，书籍对于我们这些被禁锢的人意味着什么。读书、学习和听广播，这确实就是我们的世界！

安 妮

1943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昨天我得到父亲同意，去问杜瑟尔，假如我每周两次下午四点到五点半也使用我们房间里的桌子，对他是否方便（我特别客气）。每天从两点半到四点我反正坐在桌旁，这时候杜瑟尔先生在睡觉，但是在这以后，桌子和房间对于我是禁地。公共的房间里边下午太吵，没法工作，再说父亲也喜欢在他的办公桌旁坐坐。提出这个问题本来是合理的，其实只是个形式问题。你猜尊敬的杜瑟尔先生怎么回答？“不行！”干脆就是“不行”！我十分失望，不能就这么放弃，于是问他原因。我马上被浇了一盆冷水：

“你想什么哪。我也必须工作。如果我下午没有房间和桌子，那就没有什么时间剩下给我了。我需要完成我的工作定额。我又不是没事找事干。你可没什么正经事。你的神话，那算什么呀。编织和阅读不是工作！没什么可讨论的，你不能用桌子！”

我回答：“我的工作确实是非常严肃的。在那里我没办法好好工作。求您再好好考虑一下。”



感觉受到了侮辱的安妮说着转过身去，装作不把医生当回事。这时我很生气，觉得杜瑟尔很不像话（他也是如此），而我自己很友好。到了晚上，我抓住皮姆，把不好的结果告诉他，我们商量，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我当然是不肯屈服的，但是想试一试自己解决这件事。父亲大概想告诉我说我应该怎么处理，但是让我再等一天，因为我还太激动。这个建议我当作耳旁风，刷洗完毕之后，我等着杜瑟尔。父亲坐在隔壁房间里，这给了我勇气和镇定的力量。

“杜瑟尔先生，”我说，“也许您觉得不值得再一次考虑我的问题。但是我请求您！”

他带着十分友好的微笑回答：“事情已经解决了，不过我总是很愿意再谈谈此事。”

于是我又把一切都再说一遍，可是总被他打断。

“当您来的时候，医生先生，房间这样分配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两人的，是详细讨论过的。当时是说，您上午要工作，我得到整个下午。但是这根本不是我要求的，而您必须得承认，一周两个下午是公平合理的吧？”

杜瑟尔跳了起来，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

“你根本就别谈什么权利。那我应该待在哪儿？我将去问范·丹先生，他想不想在楼上给我造一个像狗窝一样的仓房，这样我至少也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地方可以安静工作。和你也总是生气。如果你姐姐玛戈请求我，她更有



理由,那我会马上答应,可你……”

后来就又是些关于神话、编织和阅读的废话,安妮受到深深的伤害。可是她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让杜瑟尔继续说下去:

“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你是一个自私的人。只要你的意志能贯彻,别人怎么样你都无所谓。我还从没看见过一个这样的孩子!但是最后我还必须屈服。否则,以后安妮·弗朗克考试通不过,是因为杜瑟尔先生没有让她有足够的时间使用桌子。”

他就这样滔滔不绝地像瀑布似的说个不停。已经没有什么可听的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最好能扇他一个耳光,把他打得撞到墙上去,这个老骗子!”后来我又想:“冷静一下,这个家伙不值得你为他这么冲动。”

终于他平息下来,离开房间,脸上带着既愤怒又得意的表情。他的袋子里总是偷偷装满食品。是米普为他弄到,并带来的。我到父亲那儿去,详细报告谈话的情形,万一他自己没全听到的话。

皮姆决定当晚就和杜瑟尔谈话,也确实谈了。他们谈了半小时之久。爸爸提醒杜瑟尔,就这事他们已经谈过一次了,当时他可以说作出了让步,为了不让年长的人在年轻人面前显得理亏。杜瑟尔插话说,安妮说他是霸占一切的人侵者。爸爸坚决反驳,因为他自己听到了谈话,知道没有这话。两人争论起来,爸爸为我的所谓自私自利和我



“不是正经的工作”辩护，杜瑟尔咕哝着，骂骂咧咧，十分不满。终于他屈服了，说好我每周两次可以工作到下午五点。杜瑟尔被打败了。他有两天不理我，但是他强调他的权利，从五点到五点半，再在桌旁多坐半个小时……像个愚蠢的男孩子。

如果一个人五十四岁了，还是这样的刻板和小气，那是天生的，性格已经定型，改不了了。

安 妮

1943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又是一次失窃，不过这次是真的了！清晨彼得像往常一样到库房，发现通往库房和大街的门都敞开着。他立即去找皮姆，皮姆先把私人办公室里的收音机调到德国台，把门锁上。然后他们一块上楼。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守则中规定：不开自来水，动作要轻，八点前不使用厕所。我们八个人都很高兴，夜里睡得很好，什么也没听见。直到十一点半科弗斯先生来了，告诉我们，小偷用铁棒撬开了外边的街门，然后又打开仓库门。因为他们看到那里没什么可拿的，又上一层楼梯碰碰运气。他们偷了一个钱匣，里边有四十盾和空白支票，但是更倒霉的是大约一百五十公斤的食糖配给证全落到他们手中了。



科弗斯先生认为，这些窃贼就是六星期前想撬开其中一个门的那伙。那次他们没成功。这次经历又一次打破了平静。好像在我们后屋总有轰动性事件。幸好放在柜子里的打字机和钱是安全的，我们每天晚上都放在那里。

安 妮

1943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星期天阿姆斯特丹北区受到了猛烈轰炸。破坏的情况一定十分严重。整条街道成了瓦砾堆，等到把所有被埋住的人都挖出来，还得一些日子。到现在报告已经有两百人死亡，无数人受伤。医院人满为患。孩子们到处瞎跑，在废墟之间寻找他们的父母。每当我想到低沉的轰鸣和炮弹炸开的声音，心里总是一阵冰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毁灭临近的信号。

安 妮

1943 年 7 月 23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现在艾莉又找到一家商店，那里还有本子，特别是玛戈需要的账簿，她现在正在学会计。其他的本子也不用配



给证买。但是你不必问本子什么样：灰色的斜纹纸，十二页厚，而且更贵！

现在我想也和你开开玩笑，告诉你，假如我们重新得到自由，我们最希望干什么。

玛戈和范·丹先生想先洗个热水澡，水放得满满的，他们在里边至少要待上半个小时。范·丹太太想立刻去随便一家糕饼店，正正经经吃上一个蛋糕。杜瑟尔只想着一件事：和他的妻子绿蒂重逢。妈妈渴望喝一杯咖啡。爸爸首先要去拜访福森先生。彼得想立刻去城里看电影——而我呢？我将乐得不知道应该先干什么才好。

我最想重新有自己的房子，我们可以在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可以自由行动，而且特别是得到学习上的帮助和指导，也就是说，正规的学校！

艾莉可以弄到“黑市”水果，不过贵一点：葡萄一磅五盾，醋栗七十分，一只桃子五十分，一公斤甜瓜一盾五十分。可是每天报纸上还用特大号字写着：哄抬物价是谋取暴利！

安 妮

1943年7月26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昨天又是非常不平静的一天，我们大家都十分紧张。



其实你都得问了,我们这儿有没有一天是平安的。

当我们坐下来吃早餐时,响起了警报。这对我们倒没有直接干扰,因为只是意味着,敌方的飞机临近海岸。早饭后我又躺下,因为我头疼,后来又下楼去。那时大约是两点钟。两点半玛戈做完了她的办公室工作。她还没把东西收拾好,警报就又拉响了,可是这次是紧急警报。于是我们大家又上楼,正是时候,因为五分钟后外边开始轰炸,而且这么厉害,我们得在过道里寻找“躲避”的角落。房子在震动,炮弹落地爆炸的声音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把我的逃难包夹在胳膊下,不是为了逃跑,更多是为了抓住什么东西。我们是不能跑的,如果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必须逃跑,街道对于我们来说和炮弹爆炸同样危险。

半个小时以后空袭停止,屋子里又有了活动。彼得从他在顶楼上的观察哨下来,杜瑟尔在大账房里,范·丹太太觉得在私人办公室安全些,范·丹先生刚才曾去顶楼观察。我们现在也上楼去,从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阿姆斯特丹港口的烟云。不久人们也闻到了焦味儿,仿佛有浓雾遮盖着城市上空。

这么一场大火不是什么好事,谢天谢地我们全都平安无事,每人又开始干自己的事。晚饭时又响起空袭警报!饭菜特别好吃,可是在刺耳的警报声中,我的胃口已经没有了。此外没有别的声音,三刻钟后警报解除。洗完盘子之后又开始了:警报声,激烈的炮声,很多飞机从头







顶飞过。我们都想：天哪，这有点疯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炸弹又像雨点一样落下，这次落在了另一边（在希斯福尔机场），正如英国人广播中说的。飞机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不断扫射，整个天空好像在咆哮。每一刻我都害怕有人掉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九点钟上床时，已经累得再也站不住了。夜里我醒着。十二点正时：飞机！杜瑟尔正在脱衣服。这对我倒无所谓。第一声炮响，我就清醒地立即跳下床。飞机飞了两个小时都不停，我待在爸爸那里。然后没有炮声了，我又回这边来。两点半我睡着了。

七点：我吓得跳起来。范·丹先生在爸爸房间里。“就这么多。”我听见他说。“小偷。”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我想，一切都被偷走了。但是，不是！现在来了一个我们几个月来，也许整个战争期间都没听到过的好消息：墨索里尼下台了，意大利国王执掌政权。

我们欢呼。在经过昨天的恐怖之后，终于又有好的消息和……希望！希望苦难结束，希望和平！

刚才克拉勒来了，告诉我们，福克尔损失严重。在这期间我们夜里又听见有大批飞机飞来的警报，还有空袭预报。我在空袭警报中几乎透不过气来，没有睡够，当然不能好好工作。但是现在紧张使我们清醒，而且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但愿能在今年。

安 妮

1943年7月2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范·丹太太、杜瑟尔和我洗盘子，我出奇地安静，对我来说，这样的時候少有，大概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为了避免他们出于好奇的发问，我试着谈无关紧要的话题，开始谈论《远方的亨利》那本书。但是我估计错了。即便我不挨范·丹太太的训斥，杜瑟尔也一定不会放过我。事情是这样的：杜瑟尔把书当作一种特别的東西介绍给我们，玛戈和我认为绝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对男孩子的描写很细腻，可是其余的……对此我们还是不说为好。于是我把我的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这下可惹祸了。

“你对男人的心理懂得什么？尽管他还是个孩子！对于这样的书来说，你还太年轻。一个二十岁的人几乎也不能理解（那为什么他要向玛戈和我专门推荐？）。”一个说。于是两个人起劲地谈起来。

“你对和你无关的东西知道得太多了。你受到的是错误的教育。以后你将再不会感到愉快和乐趣。那时你会说：这个，噢，我二十五年前就已经在书中读过了。如果你还想找到一个丈夫，或者真正爱一回的话，就赶快吧。谁都将不会中你的意！理论上你很懂，而实践中完全是另一回事。”另一个说。





他们良好的教育的概念似乎总是鼓动我反对我的父母，他们很愿意这样做。照他们的意见，最好的方法就是和像我这么大的女孩子不谈论“成人”话题。这样的教育的结果常常表明是更大的失策！

我真想给那两个可笑、装腔作势的人一记耳光。我气得控制不住了。如果我能知道，还有多少日子就能摆脱他们就好了！范·丹太太是正确的……人们可以拿她作榜样！是啊，不应该学的榜样！

她的不谦虚、自私、愚蠢的狡猾、斤斤计较和永远不知足是有名的。关于这位太太我可以写好几本书，可谁知道，我是否会写呢。外表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她装得和蔼、友善，特别是对男人更是如此，但她是一个以貌取人的骗子！母亲觉得她太笨，不屑一提，玛戈觉得她无足轻重。皮姆说，她丑陋（不论是长相还是人品），而我经过长时间观察看出——因为我从不先入为主——，所有这些看法都十分中肯，而且情况只会更严重！她有这么多坏的品质，让我先列举哪个呢？

安 妮

又及：亲爱的女读者请注意，这封信是在火气尚未平息下来时写的！

1943年8月3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政治形势大好。在意大利，法西斯党被禁止了。各个地区的人民都展开反法西斯斗争，甚至士兵也参加了。这样一个民族怎么能对英国开战呢？

这里已经是第三次疯狂轰炸了。我咬紧牙关，给自己“打气”。范·丹太太到目前为止总说，“宁愿一个可怕的结局，也不要没完没了的等待。”可现在她是我们中最胆怯的。今天早晨她像杨树叶子般簌簌发抖，后来又眼泪直淌。她丈夫亲切地安慰她，她和丈夫又像小猫和小狗似的争吵过一个星期，如今刚刚和好。在这个美好的情景中，人们也可能被感动。

顺带说一下猫吧！莫希的情况证明了，养猫没有好处！我们大家都生了跳蚤，而且这种折磨日益严重。科弗斯先生到处都撒了黄药粉，可是好像对跳蚤没用。我们大家都神经质了。人们无时无刻不想到它，觉得胳膊上、腿上和全身任何地方都发痒，大家都做出滑稽的动作，手脚乱动，捉那个折磨人的小东西。身体缺少运动的害处现在看出来了。因为我们很少为了保持精力充沛做体操，我们的身体都变得僵硬了。

安 妮



1943年8月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我们如今已经在我们的后屋里被关了一年多，关于我们的生活，你已经知道得相当多了。有些几乎无法描述。一切都非常复杂，和在自由的情况下完全不同。为了使你得到更好的了解，我现在想经常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讲一些事情，今天就从晚上和夜里开始吧。

晚上九点：开始热热闹闹地准备上床睡觉。椅子移开，卧具取出来，铺好被褥。事实上白天摆着的东西都没有了。我睡在一把小的沙发椅上，一米五长，需要接一把普通椅子。白天我的羽绒褥子、被子、枕头和床单放在杜瑟尔的床上。

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独特的嘎吱声：玛戈的折叠床“张开”了，被子和枕头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了。

假如你不知道现在是范·丹太太的床被推到窗口的话，你会以为楼上在打雷。身穿玫瑰红色睡衣的“殿下”必须在离她最近的地方用她那美丽的小鼻子呼吸新鲜的臭氧！

彼得洗完后——大约九点——我进入“浴室”，彻底清洗一下，然后经常有一个小跳蚤得丧命。然后刷牙，卷发，修指甲和盥洗室中的其他小秘密……一切都得在半



小时里做完！

九点半：飞快地披上浴衣，一只手拿着肥皂，另一只手拿着发针、发卷、海绵等，内衣搭在胳膊上，赶快出来。但是我常常被叫回去，因为盥洗台上装饰着我美丽的黑发，后边进来的人多半不喜欢。

十点：放下窗帘。晚安！有一刻钟之久人们还听得见床在嘎吱嘎吱直响——坏了的弹簧垫子的呻吟声。然后就完全寂静无声了，如果楼上偶尔没发生夫妇争吵的话。

十一点半：浴室的门开了。一束细细的光线射进来，鞋子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杜瑟尔穿着对于男子来说也太大的宽大外衣来了，他刚才在克拉勒的账房工作来着。他四处走来走去，有十分钟之久，把纸弄得沙沙响（他又藏起食品来了），慢腾腾地铺好他的床，然后他又不见了，从厕所里时而传出可疑的声音。

三点：大多数时候我必须起来小便。在用来接小便的铁皮罐头盒底下，为了保险起见垫了一块橡皮垫，怕它万一开始漏水。我屏住呼吸，因为发出的声音就好像小溪在石子上流过的声响。一个白色的人影很快又钻进被窝不见了，每天晚上玛戈都要取笑地叫一声：“噢，这件有伤风化的睡袍！”

然后有三刻钟的时间我还听见夜间的声响。先是探听楼下是不是有小偷，然后是各个邻居的声音，楼上的，旁边的，在我房间里的，可以看出各人不同的脾气。有的





睡得很死，另一些则半醒着。这可不舒服，特别是如果是杜瑟尔先生的话。他先是像鱼似的张着大嘴喘气，大约有十分钟，然后吧嗒吧嗒地舔嘴唇。同时他还把身子翻过来折过去，移动枕头，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姿势。在短短的间歇之后，这一套动作至少还要重复三遍，一直到这位好医生最终进入梦乡。

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夜里一点到四点之间有炮声。我还没弄明白，就已经半睡半醒地站在我的床旁。有时我也梦见法文的不规则动词或者住在我们上面的夫妇吵架。后来我才发觉，幸好我睡熟了没听见炮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立刻跳起来，抓起我的枕头和一块毛巾，披上浴衣，穿着拖鞋，跑到父亲那里寻求保护，正如玛戈在给我的生日贺诗中描写的：

夜里一听见大炮轰响
我们房间里可爱的小姑娘
立即来到父亲的床旁
带着乞求的目光！

假如炮声不那么激烈，我一到父亲那里就不再害怕了。

七点三刻：丁零零，楼上闹钟响了。咔哒……砰，范·丹太太把铃声停住。她丈夫起床——可以听得见——把

水壶坐在炉子上,然后第一个走进浴室。半小时后杜瑟尔代替他。终于只剩我自己了,我拉开窗帘——新的一天开始了。

安 妮

1943年8月5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要给你讲讲中午休息的事。

十二点半: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现在清洁工都走了。人们听见楼上吸尘器的声音,范·丹太太正用它清扫她那块宝贝地毯。玛戈腋下夹着她的书本去给她的学生、脑筋有点迟钝的杜瑟尔上荷兰语课。皮姆拿着他心爱的狄更斯小说躲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去欣赏。母亲上了一层楼,想给那个能干的主妇帮点忙,而我走进浴室,想弄弄清爽,而且稍微打扮一下。

十二点三刻:大家一个接一个来到楼上,范·桑腾、科弗斯先生或克拉勒、艾莉,大多数时候还有米普。

一点:大家围坐在收音机旁,聚精会神地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是后屋居民唯一的彼此不相互插话的时间,因为在这儿说话的那个人,就连范·丹先生也绝不会反驳他。

一点一刻:便餐。每人得到一盘汤,如果我们还有一



道饭后甜食的话,也是每人一碟。亨克·范·桑腾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沙发的角上看报,猫偎在他身旁,杯子放在桌上,这是他心情舒畅的标志。科弗斯先生讲述城里的消息。他是一个杰出的消息灵通人士。克拉勒匆匆跑上楼梯,急忙敲几下门,然后搓着双手进来,有时很快活,有时心情压抑、沉默,要看他的情绪好坏。

一点三刻:客人们告别,每个人都去干自己的事情。母亲和玛戈洗盘子,范·丹夫妇去睡觉,彼得消失在他的小窝里,父亲躺一会儿,杜瑟尔也是,而我或读或写。这是最美好的时光。如果大家都睡了,没有人会打搅。

杜瑟尔梦见好饭菜,我从他的脸上看出来的。但是我学习不了多长时间,因为时间过得这么快,四点刚过一分,老学究就站在我身旁,抱怨我还没把桌子腾出来。

安 妮

1943年8月9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现在接着讲述我们的日程。我们的午餐总是从范·丹先生开始,菜先递给他,他拿得相当多……如果合他的胃口的话。他总是说个不停,到处插嘴,认为他的意见是最好的,如果他说出什么,就不能改变。假如谁敢于反驳他,那就倒霉了。他就会像公猫那样,发出呼噜呼噜的怒吼声



……如果你经历过一次,肯定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他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他什么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啊,是啊,他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可是他的自负也真够厉害。

他的太太:对她我最好保持沉默。有时候,特别是如果她情绪不好时,我简直不想看她一眼。实际上大多数的争论都是她的责任。不提了!噢,不说了。每个人都回避和她争执,但是她总挑拨是非。煽动是她的拿手好戏!煽动别人反对弗朗克太太和安妮!反对爸爸和玛戈却不那么容易。他们不给她攻击的机会……

再说在饭桌上范·丹太太是不会吃亏的,尽管她总这么想。最小的土豆、最精制的点心,所有东西中最好的,是她的格言!如果她把好东西都抓走了,那别人还能得到什么!吃饭时她还不歇气地说个没完。有没有人有兴趣听,她可不管。她坚信,她的金玉良言对每个人都是一中享受。

她微笑着卖弄风情,装出她似乎什么都知道,很愿意给每个人提出建议的样子,摆出一副慈母的姿态,并且想以此给人留下一个最好的印象。但是靠近观察就会发觉,里边并没有什么真实内容。

勤劳,这是其一;兴致勃勃,这是其二;卖弄风情,此其三。装扮得还真不错,这就是彼得罗内拉·范·丹。

餐桌上的第三位:人们从不见他说多少话。小范·丹先生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不引人注意。



他的胃肯定是个希腊神话中的那种无底水桶，因为在大吃大喝时，他吞下数量惊人的食物后，还声称，他可以不费劲地再吃下同样数量的食物。

第四个是玛戈：很少说话，吃饭像小鸟那么少。唯一吃下去的是水果和蔬菜。范·丹夫妇对她的评价是“惯坏了”，而我们的意见相反：“接触空气太少，运动太少。”

旁边坐的是妈妈：胃口好，话多而且喜欢说。对她，没有人会想到：这是家庭主妇，像范·丹太太喜欢强调的那样。区别在哪儿？范·丹太太煮饭，妈妈只能擦擦洗洗。

第六和第七位：关于爸爸和我，我不想多说了。皮姆是全桌上最谦虚的。他总是先看看，别人是否都有了。他从不为自己要求什么，最好的总是属于孩子们。他是善良、伟大的榜样……在他旁边坐着后屋的神经过敏者！

杜瑟尔医生：只拿不看，只吃不说。如果非要说话的话，看在上帝的面上，也只谈吃，因为至少不会发生冲突，至多有点吹牛。他可以吃光量很大的一份饭菜，从不说“不”，好吃时是这样，味道不太好时同样如此。他的裤子总提得太高，他穿一件红夹克和一双黑拖鞋，鼻子上夹一副暗色的牛角镜架的眼镜。在我们的写字桌旁，你看见他是这样，吃饭时，午睡时，就连他去他最喜欢的场所厕所时也是这番装束。

每天我们中的一个人站在厕所门前，不耐烦地三次、四次、五次地敲门，两只脚轮换着来回在地上跺，似乎都



等不及了。你相信他会让自己受到妨碍吗？想都别想！从七点一刻到七点半，从十二点半到一点，两点到两点一刻，四点到五点一刻，六点到七点一刻，十一点半到十二点，这些固定的时间可以记下来。他非常准时，甚至门外有乞求的声音，预言将有灾难来临，他也绝不改变。

第九位：不是后屋的家庭成员，但是确是家庭和餐桌上的同伴。艾莉有个好胃口，不挑食，一点饭菜都不剩下。人们可以用任何东西使她高兴，这使我们很愉快。她总是很快活，情绪好，讨大家喜欢，可爱，性格很好。

安 妮

1943年8月10日 星期二

115

亲爱的基蒂！



一个新想法！吃饭时我很少和别人讲话，只顾自言自语，这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如果我不多说话，可能大家满意；第二，我不必迁就别人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他们愚蠢，我的看法当然正确，藏在心里更好些。同时如果我觉得什么吃的东西吃不下去，我也这样做。我想象，这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并且也这样做，还没等我多想，就吃完了。早晨起床——也是这样，也是不愉快的事——我从床上跳起来，对自己说“再躺下去”，拉开窗帘，吸一点外边的新鲜空气，于是我就醒了。然后等到我收拾好床铺时，再

一次钻进被窝的诱惑就过去了。

你知道吗,母亲把这叫什么?“生活艺术家!”一个可笑的词,你不觉得吗?

自上周末以来我们大家已经弄不清准确的时间了,因为我们可爱、忠实的维斯塔大钟被拉走了,也许是用它铸炮去了。如今我们再也不能准确地知道现在几点了。我希望我们发现什么能报时的东西,代替那优美的声音,让整个地区不至于太惦记那熟悉的钟声。

不管我走到哪儿,上楼或下楼,每个人都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我的脚,因为我脚上一双漂亮的鞋在闪闪发光。米普花了二十七盾五十分给我买来的二手货,紫红色麂皮鞋,后跟相当高。我好像踩着高跷,看起来比我现在的个子还高点。昨天是我倒霉的日子。我把一根粗针“不是针鼻”的那端,也就是针尖扎到右手的大拇指上了。后果是玛戈不得不为我削土豆。然后我又冲着柜子跑过去。结果额头撞到柜门上,由于力量太大,差点碰了个大跟斗。因为弄出了很大响动,我还挨了一顿训斥,我的额头也不能冷敷,因为不让开水龙头。现在我的右眼肿了一个大包。偏偏我右脚的小脚指头又夹在吸尘器里。但是我还得对付其他的疼痛,根本顾不上它了。真够傻的了,伤口感染了,脚被厚厚地包扎起来……我漂亮的鞋也不能穿了。

杜瑟尔间接给我们带来了生命危险。他让米普——她对此当然不知情——弄来一本禁书,一本骂希特勒和



墨索里尼的书。这天早晨米普恰好被一辆党卫军的摩托车撞了,她控制不住自己,冲着那个家伙嚷道:“下流胚!”幸好她接着又骑车继续走了。我们情愿不去想,假如把她抓到警察局,那会发生什么事啊!

安妮

1943年8月1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给你讲讲每天大家必须干的活:削土豆皮。

第一个拿报纸(放皮用),第二个拿刀子(其中最好用的他当然留给自己),第三个拿土豆,第四个拿一只盛着水的大锅。

杜瑟尔先生开始削,他削得多半不怎么好,但是一个接一个地削,不时左右看着,看是否别人也像他一样干。不是!

“安妮,看一下这儿,我把刀这么拿在手里,从上到下削,不是,不是这么削,是这么削!”

“我觉得这么样好削点。”我小心地解释说。

“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得多,你可以相信我。我无所谓,你自己会知道的。”

我们继续削。我从旁边偷看我的邻居,看他怎样摇头,可能是对我。但是他什么也没再说。我接着削,然后我



看看坐在对面的爸爸。对于他来说,削土豆皮不是游戏,而是精确的作业。每当他读书时,他的额头上就会出现一道深深的皱纹,但是如果他削土豆皮或是帮助剥豌豆皮、择菜时,好像别的什么事也不会到他心里去。那时他的脸上显出一副专心致志削土豆皮的神情,决不会交出去一个没有削得干干净净的土豆。

我继续努力干活,中间也偷偷抬头看一眼,已经明白了。范·丹太太又试图把杜瑟尔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她盯着他看,但是他好像什么也没发觉。然后她向他眨眼睛。他还接着削。再后来她对他笑,可他仍无动于衷。现在母亲不得不笑了。范·丹太太什么目的也没达到,于是想出了别的主意:

“普蒂(她丈夫的昵称),你倒是穿上一条围裙啊,”她说,“否则明天我又得给你把西服弄干净。”

“我没弄脏衣服。”

她又继续考虑。

“普蒂,为什么你不坐下?”

“我在这儿站着很好,我情愿站着削。”

又沉默了一会儿。

“普蒂,你看,你现在可把水溅得到处都是。”

“我知道,亲爱的,我已经注意了。”

她又想了一个新题目。

“你说,普蒂,为什么英国人现在不轰炸了?”



“因为坏天气，我估计。”

“可是昨天天气那么好，而他们也没飞过来。”

“哎，别老说这一件事了。”

“为什么不应该就这事交换自己的看法呢？”

“别说了！”

“为什么不说？”

“现在安静一会儿吧，我的好老婆！”

“弗朗克先生总是给他妻子回答的，如果她想知道什么的话。”

这话范·丹先生不爱听了。这是他的致命弱点。他拼命克制自己，不给她尖锐的回答。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了。

“反攻一般来说不可能！”

他气得脸色发白，而她看到这种情形，脸也变红了，可仍不肯罢休。

“英国人也根本什么都不干！”

现在炸弹爆炸了：“闭上你的嘴。活见鬼了！”

母亲几乎忍不住笑。我谁也不看。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如果他们不是正好又吵过架的话。那倒有一个好处，两个人都不开口。我必须到顶楼上再取一些土豆。彼得正好在上边忙着给猫……捉跳蚤。当我来到时，他一抬头看，猫发觉抓得不那么紧了，便通过敞开的窗户跑掉了。彼得骂了一句，我笑起来，然后又离开了。

安妮



1943年8月2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工人五点半准时离开仓库，然后我们就开始自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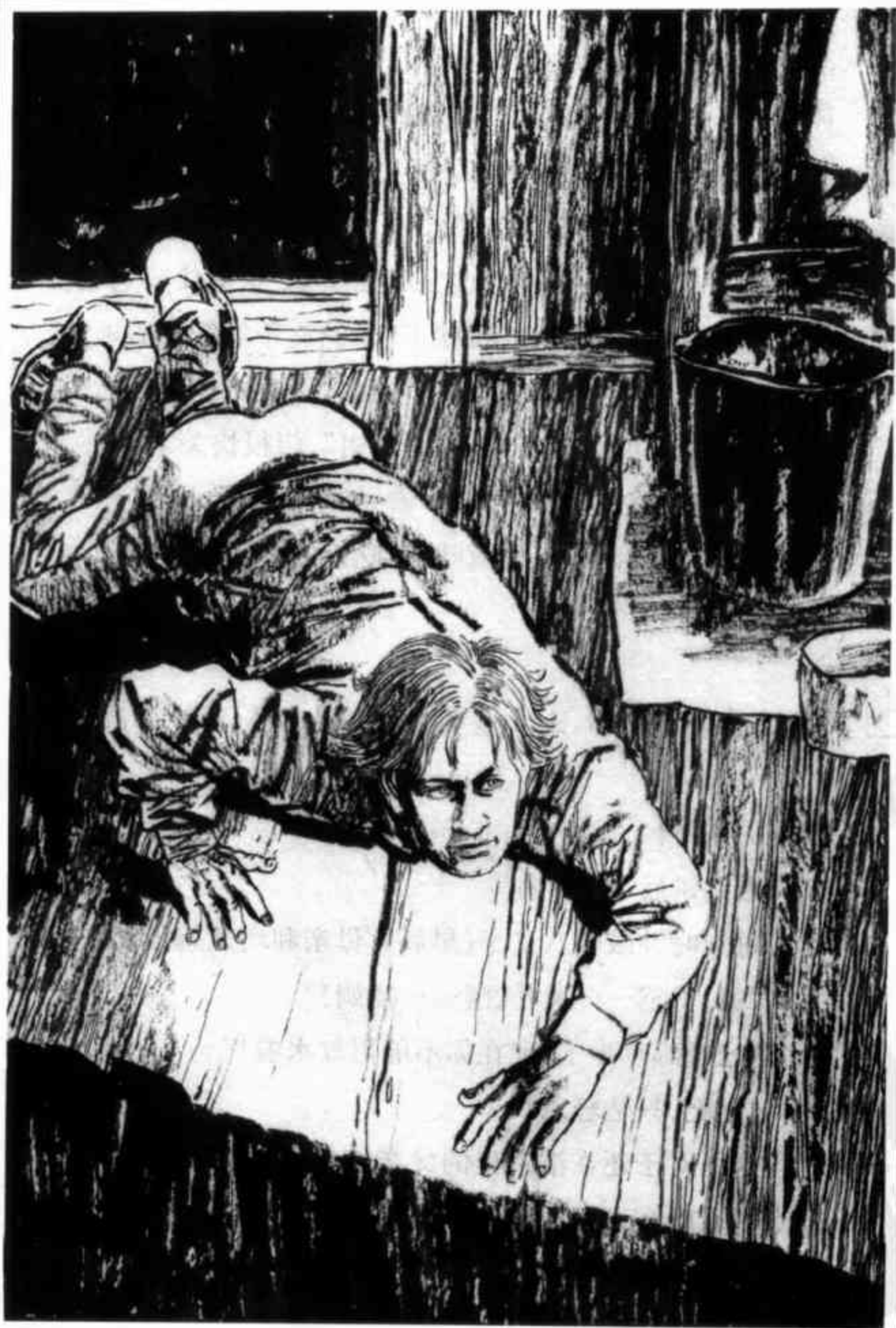
假如艾莉大约这时候上来，那就是一切平安无事的标志，然后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大多数情况下我先和艾莉上去，在那里给她准备了一点好吃的东西。还没等艾莉坐下，范·丹太太就已经开始列举她的种种要求：“喂，艾莉，我多么想要……”

艾莉向我使个眼色。几乎没有一次有人在楼上，范·丹太太不给他下达任务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上去的原因。

五点三刻。艾莉走了，我走下楼。先到厨房，然后到私人办公室，再后打开通往煤窖的门，放莫希进去捉老鼠。最后来到克拉勒的房间，范·丹先生在那里翻腾所有的文件夹和抽屉，为了查看当天的邮件。彼得取来储藏室的钥匙，抱来莫菲。皮姆把打字机拖上楼。玛戈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做她的办公室工作，范·丹太太在炉子上坐上一壶水，母亲端着一大锅土豆下来。每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任务。

彼得很快从仓库回来了。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起每天在克拉勒房间里为我们准备的面包。这事给忘了！于





是他只得到账房间去找。为了不让人从外边看见,他把身体缩成一团,趴在地上,四肢着地,朝柜子爬去,拿了面包就离开,这就是说,他想立即消失,但是在他行动的过程中,莫希从他身上跳过去,躲到了书桌底下。彼得在各个角落里寻找,终于看见了。他又爬回屋里,想抓住猫尾巴。猫愤怒地发出呼噜声,彼得唉声叹气。莫希舒舒服服地蹲坐在窗台上梳洗。彼得拿出一块面包给莫希作为最后的诱惑,这下成功了。莫希“咬住了鱼饵”,门很快关上了。

我一直透过一道小门缝看着。然后我接着干活。

嗒,嗒,嗒!敲了三次意味着:吃饭的时间到了!

安妮

122

1943年8月23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继续讲后屋的日程。

每当时钟敲响八点半(早晨),母亲和玛戈就很紧张。

“嘘,爸爸……奥托,嘘……皮姆!”

“已经八点半了,现在你不能再放水啦!”

“走吧,只是轻点!”

这是对于还在浴室里的父亲的各种警告。他必须于八点半准时在房间里。不能再放一滴水,不允许再使用厕所,不能再跑来跑去,绝对安静。假如没有人在办公室里,



回声自然会更多地传到下面仓库里。

楼上范·丹家在九点差十分时打开门,并且在地板上敲三下:

“安妮的粥煮好了!”

我赶快爬起来,取我的小饭碗。然后回来,我必须很快做完:梳头、倒便壶、收拾床铺。钟响了,不能再有动静!

范·丹太太在楼上穿着拖鞋穿过房间,范·丹先生也一样,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这时你可能欣赏到一个理想的家庭场景。我想读和写,玛戈和父母也很愿意利用这非常安静的半小时读和写(父亲自然读他喜爱的狄更斯)。他坐在他那张打开来吱嘎直响的折叠床边,上面连一个像样的弹簧垫子也没有。代用品是两条鸭绒被。

“我不需要鸭绒被,这样也行!”

他只要一沉浸在书中,就头也不抬,时而小声笑,而且想在母亲耳边朗读。她说:“现在不要,求你了,我没有时间。”

他有点失望,然后又接着读下去。过一会儿,如果他又发现写得特别美的地方,就又试一回:“孩子她妈,这里你必须读!”

母亲坐在打开了的床上,读书或者做针线、编织和学习。突然她想起了什么必须说的事:

“安妮,你知道吗……玛戈,记下来。”有一会儿很安



静。突然玛戈啪的一声轻轻合上她的书。父亲的眉毛皱起来，成一个滑稽的弓形，然后头上又出现了阅读皱纹，继续沉浸在书中。母亲开始和玛戈小声谈话。我好奇地听着。

皮姆又被拉进来……钟敲九点！早饭时间到了！

安妮

1943年9月1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每当我想要给你写信时，总有点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好的消息多于好消息。如今却是有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星期三晚上（九月八号）七点时，我们大家围坐在收音机旁听广播：

“下面是整个战争中最好的新闻。意大利投降了！”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八点，奥兰治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听众们！一小时前，当我刚刚结束了我的每日新闻报道时，我们收到了意大利彻底投降的喜讯。于是我把我那过时的报道十分兴奋地扔到字纸篓里去了！”

播放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国王》）、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和《国际歌》。奥兰治电台的广播像往常一样令人激动，但是并不太乐观。



我们却也有担忧的事,因为科弗斯先生。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常生病,总是很痛苦,吃得少,不能跑动,必须时刻小心,可他总是很活泼,乐于助人,他的勇气令人钦佩。

“每当科弗斯进到房间里,太阳就出来了。”母亲前不久说,而且她是正确的。现在他必须接受一次不愉快的阑尾手术,而且至少得离开四个星期。你要看见他怎么样和我们告别就好了。他好像不是要去住院,而只是离开一下,去买些东西。

安 妮

1943年9月16日 星期四

125

亲爱的基蒂!



住得越久,大家在这儿彼此之间就越难以相处。在桌旁没有人敢开口(自然除了吃饭之外),因为谁说什么,别人总会不高兴或者曲解。由于我的情绪沮丧,每天都服控制忧郁的镇静药,但是这也阻止不了第二天情绪更坏。一次又能自由地开怀大笑胜过十片小白药片,可是笑在我们这儿几乎已经被忘记了。有时我怕,经过这段苦难的时光我会完全变得难看,一张紧闭的嘴,脸上满是忧愁的皱纹。其他人也不会更好一点。大家都充满忧虑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天。

还有一些让我们正好不放心的事。库房里的人中有一个 M 先生对后屋的事产生了怀疑。假如他的好奇心不那么重,可以用几句话搪塞过去的话,也许不会让我们那么不安。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他还是可靠的。

有一天,一点差十分,克拉勒特别小心地拿着帽子和手杖想去街角的药房。还没过五分钟他又回来,并且像个小偷似的轻手轻脚地登上很陡的楼梯,来到我们这儿。一点一刻他又想走,可是碰上了艾莉。她拦住他,因为 M 在下边的账房里。克拉勒又转回来,在我们这儿待到一点半。然后他把鞋提在手上,只穿着袜子跑到前边的储藏室门口,小心翼翼地像走平衡木一样走过每一级楼梯,来到街上,再从那里走进办公室。艾莉这时用什么借口把 M 客气地请出了办公室,来通知克拉勒。但是这个“走钢丝”的人已经下楼梯了。街上的人看见这位先生正在穿靴子,会说什么呢?

安 妮

1943 年 9 月 29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范·丹太太过生日。除了乳酪票、肉票和面包票外,我们还送给她一瓶果酱。从她丈夫、杜瑟尔和我们可爱的保护人那里她除了鲜花之外也只得到吃的东西。这是因为



时代的原因！

艾莉这周几乎神经都要垮掉了。她不得不一直跑来跑去取东西，多数情况下又被打发回去，因为她带来的又不对心思。这时如果想一想，她有很多办公室工作，科弗斯病了，米普因为感冒在家休息，她自己脚腕又扭伤了，同时还有爱情的苦恼，父亲不同意她的选择，这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难过得想一根根扯自己的头发了。我们安慰她，建议她，如果有人让她买东西，她尽可以冷静地说，她没有时间，然后采购清单就会减少。

范·丹夫妇又出了什么事。不知为什么父亲很生气。又是一场风暴。假如我不离得这么近，假如我能走开就好了。他们弄得我们大家都要发疯！

安 妮

127



1943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科弗斯又来了。感谢上帝！他看起来还相当苍白，但是已经上班了，并且努力给范·丹家卖衣服。这可真可怜，但是他们的钱已经用完了。范·丹太太有不少衣服，可她一件也不愿意拿出去卖，范·丹先生的西服不好卖，因为要价太高。但这还不是事情的结尾。她的皮大衣多半要报销了！为此他们楼上又吵得很厉害，然后又和解了，现在

人们只还听到：“哎，亲爱的普蒂！”“噢，宝贝克莉！”

我被我们这个高贵的屋子里的多次争吵和不文明的语言弄得昏头昏脑。父亲紧闭着嘴唇走来走去，如果有人和他说话，他就会吓一跳，好像生怕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他得去料理似的。母亲激动得双颊发红，玛戈抱怨头疼，杜瑟尔不能睡觉，范·丹太太整天长吁短叹，我则完全不知所措。老实说：有时我已经忘了，谁生谁的气，谁又和谁和好了。唯一能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是学习，我就学习！

安 妮

1943年10月29日 星期五

128



亲爱的基蒂！

“楼上”又大吵了一顿。事情是这样的；我前不久写到，他们没钱了。一天，科弗斯说起一个熟识的皮货商。于是范·丹先生想到把他妻子的皮大衣卖了。那是一件兔皮大衣，穿了十七年了，他们卖得三百七十五盾。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范·丹太太自然想自己留着这笔钱，以后买新衣服。她丈夫费了好大劲才让她明白，这钱是家里急用的。然后是大吵大闹，谩骂，叫喊，跺脚……你简直想像不出来。可怕极了。我们四个人屏住呼吸，站在楼梯上，准备一旦需要，就冲上去把这对“斗鸡”拉开。这样的场面太

刺激了,使得我晚上躺在床上直哭,幸好现在我是单独一个人了。

科弗斯先生又不得不待在家里了。他的胃不让他消停,而且还不知道血是不是完全止住了。当他告诉我们他感觉不好,往家走时我们第一次看见他情绪低落。

我还很好,只是没一点胃口。总是听见别人说:“你看起来气色不好!”

我必须说,我的家庭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保持我健康强壮。我轮换着吃葡萄糖、酵母片、钙片和鱼肝油,为了让我长高。可是我不能一直控制我的神经。星期天最严重。那时全家的情绪都很压抑,那么沉重,令人昏昏欲睡。人们几乎听不见外边的一点声音,笼罩着一种令人憋闷的郁闷空气。然后就好像有一种很强的重力把我往下拉。

这时甚至父亲、母亲和玛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我迷迷糊糊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上楼梯,下楼梯。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关在狭小的笼子里被剪去翅膀的会唱歌的小鸟,在黑暗中往笼子的栏杆上撞。

“出来,出来,”我心中喊,“我渴望空气和欢笑!”

但是我知道,不会有回音的,然后我躺下睡觉,为了度过这些寂静又可怕的时刻。

安妮



1943年11月3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父亲一直考虑让我们转移注意力，同时继续受到教育，就搞来一份“函授教材”。玛戈把那本厚书已经翻了三遍，到现在为止也没找到合适的课程。她以为必须用零用钱付学费，那大部分课程都太贵。父亲只订了一份试读教材：初学者的拉丁文教材。玛戈欢欣鼓舞地开始学习，立刻订了全套课本。可惜，对于我来说它太难了。我也很喜欢学拉丁文。

为了让我也能学点新东西，父亲请求科弗斯弄来一本儿童《圣经》，让我也能认识《新约》。

“你想在哈努卡节送安妮一本《圣经》吗？”玛戈惊讶地问。

“是啊……本来……我想，圣尼古拉节是个更好的机会，耶稣和哈努卡不合适。”父亲回答。

吸尘器坏了。于是我不得不每天晚上在关着窗户、使用人工照明、像炉膛里那么令人憋闷的空气中用一把旧刷子刷地毯！

“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我暗想，当然母亲也因为停留在房间里的灰尘头疼。可是肮脏并没有去掉，父亲感到恼火，一切看起来都那么乱糟糟的。吃力不讨好是人



间常事！

大吵大闹的事暂时少了，只有杜瑟尔和范·丹夫妇在生气。如果他谈到范·丹太太，他只说“蠢牛”或“老笨蛋”，而相反她也管这位一贯正确、有学问的先生叫“老处女”或“四肢僵硬的老光棍”，说他老是踩别人的脚！

“一头驴骂另一头长耳朵的！”

安 妮

1943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一晚上

亲爱的基蒂！

如果你一封接一封读我的信，你就会发现，我是在什么样的不同情绪下写这些信的。在这儿，在后屋，太情绪化是愚蠢的。但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如此。假如我读一本书，完全沉浸到书中，那我在让别人看见我之前，必须先调整情绪，否则别人就会以为我有点神魂颠倒了。你一定发觉，我又处于一个软弱和消沉的阶段了。为什么？我确实没法告诉你，因为没有原因，但是我相信，这是我正好有时不能克服的某种胆怯心理。今天晚上，当艾莉还在这儿时，门铃不停地响。我的脸白得像张纸，肚子疼，心怦怦直跳，害怕得几乎昏过去。我晚上躺在床上，一直做噩梦。我看见，我一个人在监狱里，父亲和母亲都不在身边。有时我在什么地方迷了路，或者我们的后屋着火





了,或者他们在夜里把我们抓走。我感觉一切都像真实的一样,而且总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念头,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马上要发生。

米普经常说,她羡慕我们,因为我们这儿平静。原则上她是对的,但是她没想到,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几乎不能设想,世界对于我们还会像以前那样。我大概常说:“战后!”但是那只像我说起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空中楼阁。对于我们在家的生活、女朋友们、学校的欢乐和痛苦,对于一切“过去的事”,每当我想起来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不是我,而是其他什么人经历过的!

在这儿,在我看来,后屋里的我们八个人,就好像在浓密的乌云包围中的一小块明亮的蓝天之上。我们的位置还安全,但是乌云越来越厚,把我们和临近的危险隔开的那个圆圈越来越小。最后我们将被黑暗包围,盼望得到解放的愿望业已破灭,大家挤成一团。我们看见下面的人们相互厮杀。向上仰望是一片幸福和安宁。但是厚厚的、穿不透的云层阻断了我们通向幸福的路,它像一堵厚厚的高墙包围着我们,一旦时间到了,就会将我们压碎。而我只能呼喊和乞求:“哦,圆圈,圆圈,为了我们再扩大点吧!”

安 妮

1943年11月11日 星期四

自来水笔颂

——缅怀

我的自来水笔对于我来说一直是宝贵的财富。我很珍惜它，因为它有一个粗笔尖，我本来只能用粗笔尖才写得好的。它有一个长长的有趣的来历，我想现在在这里描写一番。

我九岁时，这枝自来水笔作为“没有价格的样品”（用棉花包好）来到我这里。这个慷慨大方的礼物来自当时还住在亚琛的我亲爱的祖母。我正好患流行性感冒躺在床上，外面二月的寒风围着我们的房子呼啸。这枝漂亮的自来水笔装在红皮套子里，很快就被我展示在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面前。我，安妮·弗兰克，一枝自来水笔的骄傲的主人！

我十岁时，被允许带着笔去学校，老师也允许我用它写字。

下一年，可惜我的宝贝得留在家里，因为班主任老师只允许用学校的笔写。

当我十二岁上犹太中学时，得到一个新的、有两层的笔盒，还可以装一枝铅笔，此外有灵巧的拉链。

当我十三岁时，笔和我一道来到后屋，忠实地陪伴我



给你写信和写作业。如今我十四岁了，它和我一起度过它的最后一年……

星期五下午我从我的房间里过来，想坐到桌旁写字。可是我被无情地推开了，因为玛戈和父亲在学拉丁文。自来水笔没有人用，放在桌上。安妮不得不叹了口气，满足于坐在一个小角落里“搓豆子”，这意味着把发霉的褐色豆子重新弄干净。

五点三刻我扫地，把垃圾和霉烂的豆子一起扔进火炉。一股大火苗蹿起来，我非常高兴，因为已经很微弱的火又燃起来了。“学拉丁文的人”这时候已经学完了，我又可以坐到桌旁，继续我的学习。可是我的自来水笔找不到了。我四处搜寻，玛戈也帮我找，母亲也来了，父亲和杜瑟尔也找，但是我忠实的朋友消失得无影无踪。

“它很可能和豆子一块扔到炉子里了。”玛戈认为。

“噢，不会，我不相信。”我回答。当我可爱的笔到晚上还没露面时，我们差不多可以相信，它被烧化了，特别是赛璐珞非常易燃。父亲第二天早晨在灰烬中发现自来水笔的夹子时，这个悲哀的猜测真的被证实了。金笔尖烧得一点没剩。“肯定熔化在渣滓中了。”父亲认为。我还是得到一点安慰，尽管它很可怜：我的自来水笔在火中化为灰烬，我愿意以后有一天我也能这样！

安 妮



1943年11月17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巨大的变化。艾莉家里有人得了白喉，她六个星期不能和我们接触！我们的食品和购物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我们个人的遗憾了！科弗斯先生还躺在床上，三周以来除了牛奶和粥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能吃。克拉勒忙得不可开交！

玛戈把她的拉丁文练习寄给一个老师，批改完了再退回来。那老师看来很和蔼，而且一般来说也有学问，大概他也高兴有一个这么好的女学生。通信用艾莉署名。

杜瑟尔这几天神不守舍，没人确实知道为什么。开始时他在楼上既不同范·丹先生，也不同范·丹太太说一句话。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么过了几天以后，母亲把他找来，对他说他确实不应该招惹是非，范·丹太太能够就此挑起更大事端。杜瑟尔声称，是范·丹先生先开始不理他，不和他讲话的，他也根本不想打破僵局。现在你必须知道，昨天是十一月十六号，去年的今天他来到我们后屋。因为这个缘故，母亲得到他送的花。范·丹太太几周来已经在各种场合暗示他，在这个时机一般是要有所表示的。如今她完全被他忽略了。他不是感谢无私地接纳他，而是说什么话也不说。



当我早晨问起他应该祝贺还是应该表示慰问时,他说,什么都行。母亲想扮演和平天使的角色,可是对他也没办法,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人有伟大的精神
而行为如此卑微!”

安 妮

1943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昨天晚上睡觉前,莉丝的样子突然清楚地出现在我眼前。

她穿得破破烂烂地站在我的面前,枯瘦的脸上满是褶子。她睁大悲伤的眼睛,埋怨地看着我,像是要对我说:“安妮,为什么你丢下我?倒是帮帮我啊!把我从这个地狱救出去!”

而我不能帮助她,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受苦、死去,只能祈求上帝,留着他们,引导他们重新和我们在一起。我看到的正好是莉丝,不是别人,这我明白。我曾经错怪过她,那时还太幼稚,不理解她的苦恼。她喜欢她的一个女友,怕我想把女友从她那里夺走。她当时是多么难过啊!我知道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也很有体会!

有时我也想到过她,但是接着又自私地沉浸到我的



欢乐或痛苦中了。

我当时的行为是丑恶的，现在她脸色苍白，带着祈求的目光望着我，这么悲哀，啊……要是我能帮助她就好了！

啊，上帝，我在这里有一切我能够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她却听任艰苦命运的摆布！她和我一样虔诚，她总是向善。为什么我被选中活着，而她也许就得死？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总被如此分开？

老实说我有好几个月，是啊，几乎一年把她忘了。不是完全忘记，但从没有这么想念她，像我现在看见她在不幸之中这样。

啊，莉丝，如果你能活过这场战争的话，我希望，能够接纳你到我们这儿来，以弥补我对你的过错。

但是，假如我又能够帮助她了，她已不再需要我的帮助了，她还能够想起我来吗？她会有什么感受呢？

亲爱的上帝，帮帮她吧，别让她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请你让她知道，我怀着爱和同情想念她。这也许能给她支持下去的力量。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摆脱不了这种情景。我一再看到她那双大眼睛在望着我。

莉丝是内心有坚强的信念，还是只从外面灌输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没问过她。莉丝，莉丝，假如我能够把你接回来，我可以和你分享我在这里能够享受的一切！太迟了，我不能再帮助你，不能重新弥补我当时做错的一切！



但是我将永远不忘记她，永远为她祈祷！

安 妮

1943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一次重流行性感冒使我不能定期给你写信。在这儿生病几乎是灾难。如果嗓子发痒，想咳嗽，我就赶快钻到被子底下，想法叫我的喉咙安静下来，大多数情况下一开始止不住痒，直到我吃下加蜂蜜的牛奶或止咳药丸，才减轻一点。我只要一想到我不得不经历的治疗过程，眼前就还冒金星：发汗，热敷脖颈，湿布敷胸口，干布敷胸口，热饮料，绝对静卧，漱口，涂药水，电热垫子，热水瓶和每两个钟头量一次体温。用这样的办法能治好病吗？可是最倒霉的是杜瑟尔先生的医生角色和他为了判断能否听到杂音，把涂了发蜡的脑袋放在我赤裸的胸口上。首先是他的头发扎得我很厉害，然后是尽管他三十年前就学了医，而且有医生头衔是个不争的事实，可我还是感到不自在。这个人在我的心上找什么？他又不是我的情人！我有什么心事、是不是健康，他肯定不能判断。此外他应该先把耳朵冲洗一下，因为我相信，他有点耳背！

现在关于生病的事讲完了！我又长高了一厘米，重了两磅，虽然还有些苍白，但是已经想活动了，高兴能开始





学习了。

在此期间也没发生什么新鲜事。破例的是大家和睦相处。没有人争吵。至少半年以来后屋里从没有这么平静过。

艾莉不能到我们这儿来。

圣诞节有额外的油、甜食和抹面包的糖浆。一件美丽、合时宜的礼物是一枚胸针，是用两个半个的硬币做的，很漂亮，闪闪发光。杜瑟尔送给母亲和范·丹太太一个大蛋糕，是米普应他的请求烤的。除了其他工作她还得做这个。我也有给米普和艾莉的礼物：两个月以来我省下来喝粥时放的糖，现在科弗斯先生让人用来做了软糖。

天气使人昏昏欲睡，炉子冒着烟，我们吃的东西都堵在胃里。这一点从不太文雅的声音就可以听出来。

战事没有什么进展……情绪很坏！

安 妮

1943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已经经常说到，我们在这儿太受情绪左右。最近越来越严重。人们说得好：“高兴得不得了，苦闷得要命！”每当我想到我们在这儿多好，特别是和其他犹太人相比，我高兴得不得了。“苦闷得要命”……是啊，每当我听说外面

的生活和往常一样，我就苦闷得要命。科弗斯太太今天来这儿了，说起她女儿格丽参加体育活动，和朋友一道划船演戏。我不嫉妒，但是当我听到这些时，我多么想也能一块玩，和其他人一起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幸福欢笑！正是现在，圣诞节的美好假期和新年里，我们却像被人遗忘了那样坐着。其实我本不应该写这些，因为这好像不知感恩似的，而且也过分了。就像你现在这么想我的……我不能把一切都存在心里，因此又一次重复我开始时已经说过的：“纸比人有耐心！”

每当有人从外边进来，衣服上带来新鲜的风的典型气息，脸蛋冻得通红时，我就想把脑袋埋到被子底下，以免又不得不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又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享受自由呢！

但是如果我不能把自己藏起来，相反表现得勇敢、坚定时，这种想法也不听指挥，总是一再冒出来。请相信我，一个人如果被关上一年半，有时难免受不了。即便这不对，是不知感激，可是感情是不能否认的。我想跳舞、吹口哨、骑自行车、看看世界，享受青春和自由！这不过是我在这儿说说罢了，可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八个人一味诉苦，愁眉苦脸地到处走，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有时我想：

“是否也许有人理解我，或者他们只把我看作只想重新追求快乐的黄毛丫头？”我不知道，也不能和人说起此事，



因为一说我一定会哭。是啊，我要是能痛快地大哭一场，心里倒能轻松一些！尽管我懂所有的理论，也尽了一切努力，我每天还是渴望有一个能理解我的、真正的母亲。因此我在一切情况下，不管做什么或写什么，总是想到以后我要为我的孩子做一个现在我所希望的那样的母亲。这个“妈咪”不会把别人怎么说的都看得那么重，但是可能对打动她的孩子的一切都认真考虑。我发现，我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表达出来，但是“妈咪”这个词已经说明了一切。你知道，为了对母亲说出一个类似“妈咪”的词，我找出来了什么吗？我常叫她“妈妈”，意思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咪。而我有多么愿意叫她一声妈咪啊！我的母亲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也好，因为她平时已经够不幸的了。

就此打住！我现在已经把心中的苦闷写出来了，也真的好受点了。

安 妮

1943年12月25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今天是圣诞节第一天，我不由得总是想到皮姆，想到他去年给我讲过的他的青年时代的爱情。当时我对他的话的意思还是不像今天这么懂。如果他真的再说一次，那我多半就能让他知道，我理解他。



我相信，皮姆说这些，是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别人的内心秘密”，也想向别人倾诉一回；因为皮姆从不谈自己，而且我也不相信玛戈能猜到皮姆不得不经历过的那些痛苦。

可怜的皮姆，他不能使我相信，他已经忘却了所有往事。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变得稳健、平和了。我希望，我能有点像他，同时又不用再经历那一切。

安 妮

1943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生平第一次在圣诞节得到礼物。姑娘们、科弗斯和克拉勒又给大家一个极大的惊喜。米普烤了个蛋糕，上面写着：和平一九一四。艾莉设法搞到一磅相当于战前质量的小饼干，此外彼得、玛戈和我，每人得到一瓶酸奶，大人们每人一瓶啤酒。全都包装精美，而且在每个礼物上还配了合适的诗。

圣诞节的假日很快过去了。

安 妮



1943年12月29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昨天晚上我又很悲伤。我在想像中看到了外婆和莉丝！外婆，亲爱的外婆！我们对她受的痛苦理解得太少。她总是为了我们，关心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事，理解和关切我们。她体内有一种很重的病。她是不是知道？可从不提起，是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吗？外婆总是很亲切、善良，没有一个人没得到过她的劝告、安慰和帮助。不管我怎么样，怎么淘气，外婆总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外婆，你是非常爱我，还是也不理解我？我不知道。

外婆一定很寂寞，尽管我们都在她身旁。一个人虽然被许多人爱着，还是会寂寞，如果他没有一个他爱的人。还有莉丝呢？她还活着吗？她在干什么？噢，上帝，保佑她，并把她带回到我们这儿！莉丝，在你身上我看到我的命运将会如何，而且我总是看见我自己，仿佛处于你的位置上。为什么我对这儿的状况还这么经常感到悲哀呢？我不是应该感恩、高兴和满足吗，当我想到她和她那些相同命运的同伴的时候！

我自私又胆怯！为什么我的梦和思想总是摆脱不了所有沉重的事，以致我常常要喊出来？因为我尽管如此还没有真正相信上帝！他给了我这么多我根本不配得到的



东西,可我还是每天做错事!

一个人假如想到他最亲近的人,一定会哭的。本来就不得不整天哭泣。于是只剩下了祈祷和祈求上帝,让奇迹出现,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能活着!

我真心实意地祈祷。

安 妮

1944 年 1 月 2 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我今天早晨没事可干,就翻阅我的日记,找到许多信,我在里面很激动地,几乎是暴躁地探讨“母亲”问题。我吓了一跳,问自己:“这是我吗,安妮,怀着这么大仇恨说的,这可能吗?”

我手中拿着打开的日记本,坐在那里,为了好好想想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这么怒气冲冲,真的是充满仇恨。我试图理解当时的安妮,原谅她,因为在我不能向你解释清楚我怎么会发出这些控诉之前,我不能问心无愧。我以前和现在都为情绪所左右,因为我——形象地说——如同一个在水中的潜水员,看什么都是变形的。我主观地看待一切,根本不尝试平静地思考别人说的话。不然的话,可能我就会更好地理解反面意见的精神,不会总以我那暴躁的脾气伤害别人。



我只看到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不关心别人的感受，把我的快乐，我的嘲讽，还有我的心中的苦闷都写下来。这本日记对于我来说，非常珍贵，因为它成了一本回忆录。但是其中有许多页我可能现在就要画掉，或者跳过去，在上面写上：已经过去！

我过去常常对母亲生气，现在有时还这样。她不理解我，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也不理解她。我是她的孩子，她对我好，温柔。我经常使她处于不愉快的境地，她对我发火也可以理解。通过这事，再加上她经历的所有其他烦恼，她想必也变得神经质，易怒。我没认识到这点，就出口伤人，粗暴，放肆，那她就伤心了。这样一来二去，误会和烦恼就产生了，而这对我们两人都不好。但是现在都过去了！

以前我不愿意看到这些，使自己痛苦，是可以理解的。我的激烈言词是怒火爆发时的话，平时生活中是另一个样，不会当着别人表现出来……在我的房间里跺几下脚，在母亲的背后发泄发泄而已。

母亲被我气哭的时候过去了。我变得理智点了，母亲的神经也平静点了。我如果生气，大多数情况下会保持沉默，母亲也是，这样一来情况就好多了。无条件地爱母亲，像一般情况下孩子爱母亲那样，我做不到，因为这和我心中的某些想法相违背。我用这样的念头安慰自己，在这儿，宁可在纸上责骂几句，也别刺伤母亲的心。

安 妮



1944年1月5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今天我必须向你坦白两件事，可能得需要不少时间。我必须向谁说出来，当然最好是和你说，因为我知道，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出去。第一是关于母亲的。你知道，我常抱怨母亲，可是我也总想尽力爱她。突然我明白了，我不喜欢的是她身上的哪一点。母亲自己对我们说过，她把我们更多是当作朋友看待，而不是当作孩子。这很好，但是一个朋友不能代替母亲。我很希望以我的母亲为榜样，景仰她。我感到，玛戈对于这些事想的和我完全不同，从来不明白我在这儿说的意思，而父亲总回避这样的谈话。在我的想像中，一个母亲首先是一个举止行为很有分寸的人，特别是对于她的孩子们。如果我哭的时候，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内心的痛苦，她不应该像我妈妈那样笑话我。

有一件事——可能不好理解——我永远不原谅她。当我有一次不得不去牙医那里时，母亲、玛戈和我一块去，而且认为我带着我的自行车是对的。当我们治疗完后在门口站着时，她们两人说，她们还要到城里去，买点东西或看看什么——具体的我也记不得了。我想一起去，但是她们不让，因为我带着车呢。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但



是她们两个人笑话我。我控制不了自己，在街上冲着她们背后吐舌头。一个普通的妇女恰好从这儿经过，吓了一跳。我一个人骑车回家，还哭了好久。

真奇怪，每当我回忆起我曾经多么生气的样子，母亲当时在我心中留下的伤口总还火辣辣地痛。

谈有关我自己的第二件事，就更费劲了。昨天我读到西丝·赫斯特的一篇关于害羞的文章。我觉得她仿佛是对我说的——尽管我不会那么快就脸红。但是其他的一切都像是为我写的。她说，一个少女在发育的青春期会变得安静，爱思考，对身体中发生的奇怪变化产生好奇，想弄明白。近来我就是如此，我在玛戈和父母面前也感到害羞。玛戈则相反，平时她比我拘谨得多，可是并没有感到不自在。我不仅感觉到外在的变化，更多的是内部的变化。正因为关于这使我激动的事，我对任何人都不能谈，我就试着自己弄明白。

每次当我月经来潮——到现在为止已三次了——，就觉得，尽管肚子疼，不舒服，恶心，却心里有一种甜蜜的秘密感。尽管不方便，我还是兴奋地期待着重新有这种感觉的时光。西丝·赫斯特说，像我这个年龄的女孩还没定性，但是后来就会用独立的思想、观点和习惯认识自己的生活。我来后屋时十三岁，看来我也许已经比别的女孩子更早开始考虑一切，想把自己当成一个“成熟的人”。有时候我晚上情不自禁地抚摸我的胸部，倾听我的心脏平稳



地跳动。

在没来这儿之前，我就不自觉地有过一次类似的感受。那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女朋友那里过夜时，我问她，为了证明我们的友谊，想不想相互触摸胸部，但是她拒绝了。我总是觉得亲吻她的感觉很美，也这么做了。每一次如果我看见裸体的女性形象，比如维纳斯，总会陷入极度兴奋的状态。这是那么美啊，以致我不得不拼命忍着，才不会哭出来！

哎，我要是有一个女友就好了！

安 妮

1944年1月6日 星期四

148



亲爱的基蒂！

我渴望与什么人交谈的愿望这么强烈，以致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选中了彼得。每当我在楼上彼得那里时，总是觉得愉快。但是因为彼得很谦虚，不会把任何打搅他的人赶走，我倒是不敢待得太久，怕他觉得我无聊。

我现在试着不为人注意地待久一点，为了和他聊天，昨天就有一个好机会。近来彼得迷上了纵横填字谜游戏，而且整天不想干别的。我帮着他，在他桌子旁面对面坐着，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我坐在沙发上。

每当我望着他那深蓝色的眼睛，嘴角带着的微笑时，

我心中都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可以从中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在他的脸上有不安和无助的表情,但同时也流露出一丝意识到自己是男子汉的痕迹。这种窘态使我完全变温柔了,并且一再寻找他的眼睛。我真想请求他:“把你心里想的一切告诉我吧,你不必害怕我多嘴多舌乱说!”

但是晚上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除了我给他讲了关于害羞的事,当然不是我在这里写的那些。由于他的缘故,我说了能使他自信一些的内容!

当我晚上躺在床上思考这事时,整个的情形使我觉得不痛快,我感觉,我这么看重彼得的好感,简直有点过分了。这是有点奇怪,一个人做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一个要求。这你可以在我身上看出来。因为我经常打算走进彼得的房间,为了引他说话,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爱上他了,根本谈不到。如果范·丹夫妇不是有一个儿子,而是一个女儿,那我也许会试着和她建立友谊。

今天早晨七点前我就醒了,而且立刻清楚地记起我做的什么梦。我坐在桌旁,对面是彼得·魏色尔。我们翻阅一本图画书。梦是那么清晰,我能清楚地回忆起图画。我们的目光相遇,我久久地望着彼得漂亮的蓝褐色眼睛。然后彼得非常轻柔地小声说:“假如我早知道,我早就来找你了!”

我猛的一下转过身来,因为我心中的感动如此强烈。这时我感到彼得的脸轻柔地贴在我的脸上,我心中多么



舒服,多么舒服啊!当我醒来时,我相信还能感到他的脸贴在我脸上,而且觉得,他可爱的蓝褐色眼睛一直看到我的内心,看出我过去是多么喜欢他,现在还爱他。我流泪了,我悲哀,因为他离我这么远,又很高兴,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我还是这么喜欢彼得。奇怪的是,我在这里梦中的人的样子经常这么清楚。先是一天夜里奶奶这么清楚地出现,我都看见了她的皮肤上的细皱纹。然后是作为我的守护天使的外婆,最后是莉丝,对于我来说,她是我的犹太朋友们遭遇的一切不幸的象征。如果我为她祈祷的话,也包括了所有犹太人,所有受迫害的、不幸的人们。

现在说彼得吧,我亲爱的彼得!我还从没有在梦中这么清晰地看见过他。我不需要他的照片,我已经把他牢牢记住,这么好,这么可爱!

安 妮

1944年1月7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真是个笨蛋!我还从没想到给你讲讲我和我的崇拜者。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实际上还在幼儿园里,卡尔·萨姆森引起了我的同情。他没有父亲,和母亲一起住在姨妈家里。姨妈的儿子,他的表弟波贝是一个聪明、瘦瘦高高,



皮肤黑黑的少年，他总比个子矮矮，滑稽的小胖子卡尔更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我不看重外表，好几年都和卡尔做朋友。我们是真正的好伙伴。

然后是彼得·魏色尔出现。这是我第一次爱上的男孩子。我还看见我们——手拉着手——从街道上跑过，他穿着他的亚麻西装，我穿一件夏天的短裙。

当他上到理科中学时，我念小学六年级。他把我从学校接出来，或者我接他。彼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青年，个子高高的，身材修长英俊，长了一张沉静、严肃、聪明的面孔。他的头发乌黑，脸颊红褐色，有一双美丽的、大大的棕色眼睛和一个尖尖的鼻子。我特别喜欢他的笑容。他笑的时候看起来总是有点傻乎乎的。

在长假中我们曾经外出旅行。当我们回来时，彼得搬家了，和一个比他大一些的青年住在一起，他们是“铁哥们”。他可能让彼得注意到，我还是个淘气的小孩子，彼得就让我走开。我那么喜欢他，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最后不得不认识到，假如我再追着他跑的话，就可能会被骂成“慕男狂”。

几年过去了，彼得只和与他同年龄的姑娘交往，没和我打过一次招呼，但是我忘不了他。当我进入犹太中学后，我们班的好多男孩子对我表示爱慕。我感觉很得意，但是从来没有深入发展下去。

后来是哈里拼命追我。但是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没



有再爱上谁。

一句格言说：“时间会治好一切创伤！”

看来我也是如此。我想象自己已经把彼得忘了，不再喜欢他了。但是对他的记忆那么深地留在我的潜意识中，以致有一天我对自己承认，我十分嫉妒他班上的那些女孩子们，因此不愿意再把他想得那么可爱了。

今天早晨我明白了，什么也没改变，而且正相反：在我逐渐长大成熟的过程中，我的爱也和我一起成长。如今我可以理解了，彼得当时觉得我太小了，但是我还总是觉得痛心，他那么快就把我忘了。我十分清楚地看见他在我面前，而且现在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占据了我的心。

梦境使我完全糊涂了。当父亲今天早晨亲吻我的时候，我真想大声喊出来：“哎，要是彼得可多好啊！”我一直想着他，整天都悄悄在心里对自己说：“噢，彼得，我亲爱的彼得！”

没有人能帮助我。我必须生活下去，而且祈求上帝，假如我再得到自由，让我重新找到彼得吧。那时他会在我的眼睛中看到 I 多么爱他，然后对我说：“哦，安妮，假如我当时知道的话，那我早就来找你了！”

当我们有一次谈到性时，父亲对我说，他还不能理解这种要求。但是当时我就知道，我懂，而现在我肯定完全理解了！没有什么对我来说如此宝贵，你，我的彼得！



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现在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我的眼睛更深邃、明亮，我的面颊几周以来从未那么红润过，我的嘴唇也变得柔软。我看来很幸福，然而在我的目光中也有一丝悲哀，又使微笑从我的嘴唇上消失了。我不能感到幸福，因为彼得的心不在我身上。但是我一直感觉到他那可爱的目光望着我，他那冰冷、柔软的面颊贴在我脸上。

哦，彼得，彼得，我怎么才能重新摆脱你的印象？任何一个人在你的位置上不都是个替身吗？我是那么爱你，以致这爱情不能再隐藏在心中，而是要冲出来，充分显示它的强大力量。

假如有人在一周之前，甚至昨天问我，我以后想和谁结婚的话，我也许会回答：“我不知道！”而如今我可能会喊出来：“彼得，非彼得不嫁，我用全部身心爱的，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他的彼得，当然——他不能过分强求，至多只能摸摸我的脸。”

今天我想象自己坐在阁楼上敞开的窗户旁。在简短的谈话之后，我们俩开始哭起来，然后我感觉到他的嘴唇和他柔软的面颊。

“哎，彼得，想着我吧，倒是来找我啊，我最最亲爱的彼得！”

安 妮



1944年1月12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最近两周以来艾莉又在我们这里了。米普和亨克两天不能来。他们俩消化不良。

我最新的情况是，我迷上了芭蕾和舞蹈，晚上勤奋练习。妈妈把一件浅蓝色、带花边的短裙给我改成一件过于时髦的舞衣。上面一根带子穿过胸前。再打一个大蝴蝶结，就全部完成了。我想把我的体操鞋改成芭蕾舞鞋，可是白费劲了。

我僵硬的四肢正在恢复到原来最好的状态，又像从前那样柔韧、有弹性。一个难度大的动作练习是：坐在地板上，每只手各抓住一个脚后跟。然后把两腿高举，这时我得垫上一个枕头，以免我的尾骨太受虐待。

大人们读一本名叫《无云的清晨》的书，母亲格外喜欢它，里边讲到了许多青年的问题。我有点讽刺地心想：“我宁可你多关心点和你有关的青年。”

我相信，母亲以为玛戈与我和父母的关系是最好的了，而且没有人比她更为她的孩子着想。实际上她想到的只是玛戈，而且我也相信，玛戈从来没出现过像我这样不断出现的这些想法和问题。我将一定不让母亲想到，她的一个孩子和她想像中的完全不同。她多半会惊讶，但是却



不知道对这事应该怎么办。她可能只是懊恼,我不想让她烦恼,尤其是对我来说,一点也不会会有什么变化。

母亲也感觉到,玛戈比我和她更亲。但是她以为,这已经过去。玛戈变得对我很好,我觉得她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她几乎不再发脾气,如今成了我的真正朋友。她不再把我看成不必认真对待的小姑娘了。

这真奇怪,我有时这么观察自己,仿佛我是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似的。那时我就完全平心静气地看着这个安妮,像是看一个陌生人那样翻阅我自己的生平。过去在家里当我还没这么多想时,我对自己说,我和父亲、母亲及玛戈不是一样的,是个外人。有时我把自己当成是个孤儿,直到我自己明白过来,我这样多傻,我想当一个可悲的角色,而现实中我很幸福。接下去就是这样一段时期,在这时候我强迫自己和蔼亲切。每天早晨只要有人踏上通往我们房间的楼梯,我就盼望是母亲来和我们说早上好。然后我也温柔地问候她,因为她亲切地看着我时,我真的很高兴。有的时候她因为这个事或其他事不那么和蔼,那我就垂头丧气地上学去。在回来的路上,我原谅她,因为她烦心的事太多了,于是我又快活地回家,带着满肚子非想说出来的话……直到这一切又重复一遍,我又伤心,并苦苦思索着上学去。有时候我也想把我的失望表现出来。可当我回到家中,一想到我有那么多要讲的,就把我原来的意思忘了,而母亲不管多忙,总会听我讲话。



然后就又有一个时期,我不再倾听楼梯上的脚步声,感到孤独,晚上热泪浸湿了枕头。这儿一切都变得更糟糕了。你是知道的。如今上帝在危难的关头给我送来了援助:彼得!我在我总是佩戴的胸针上温柔地吻了一下,并想:“其实那些讨厌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有我的彼得,谁也不知道这事!”

现在我将用这种办法去除许多烦恼。谁能预料,一个少女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

安 妮

1944年1月15日 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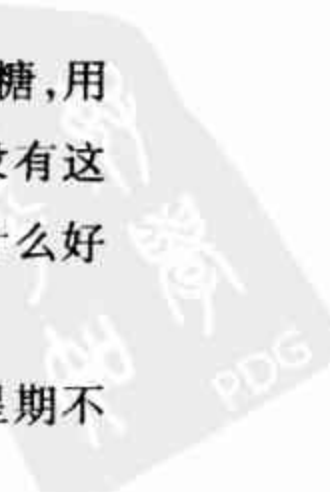
156

亲爱的基蒂!

把吵架和争执都详细地向你描述,没有意义;要告诉你的够多的了,我们现在许多东西都分开吃了,比如油、肉和黄油,土豆我们也自己煎。近来我们额外增加了一点燕麦面包,因为一到下午四点我们就饿得肚子又咕咕直叫。

母亲的生日临近。她从克拉勒那儿额外得到白糖,用于生日待客,范·丹太太嫉妒了,因为她过生日时没有这种待遇。总是吵闹叫嚷的场面和怒火爆发可不是什么好事。请相信,基蒂,我们早就厌烦透了!

母亲说出了她的暂时不能实现的愿望,两个星期不



必看见范·丹太太。我问自己,是不是一个人和别人一起住长了,就会不断争吵。还是我们特别倒霉?难道大多数人都自私和抠门吗?我在这里得到一些人情世故的知识,这当然好,但是现在我已经够了。战争还没有结束,尽管我们渴望自由和新鲜空气,而为此必须尝试“在逆境中生存”。

我究竟还唠叨什么?假如再这么长久搞下去,我最终会变成一根干枯的豆秸!而我却更想是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少女!

安 妮

1944年1月22日 星期六

157

亲爱的基蒂!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怎么会这样,大部分人这么害怕地隐藏他们内心的想法?

怎么会这样呢,我在别人面前时,举止行为就完全不一样,仿佛是不得不如此似的?我知道,这一定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觉得很可怕,人们连最亲近的人也不能相信。

我有一种感觉,自从我做了那个梦以后,长大了,更是一个“成熟的人”了。假如我现在对你说,如今我对范·丹太太的评价也不同了,你会很惊讶。我不再从我们原先的立场看那些争论和摩擦。为什么我会这么改变?

是啊,你看见了,我已经考虑过了,如果母亲是一个真正理想的妈咪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完全是另外的样子。范·丹太太肯定不是一个文雅的人。可是如果母亲不那么难相处,说话不那么尖刻,也许有一半争吵可以避免。范·丹太太可以说也有好的一面:她让人说话。尽管自私、小气、好斗,可她容易被打动、让步,如果别人不招惹她、刺激她的话。这个办法虽然不会持久有效,可是如果别人对她有耐心,慢慢地也许可以好点。在这儿关于教育、溺爱、饮食等所有的问题本来都应该开诚布公地友好讨论。那就不会弄到这个地步,一个人只看到另一个人坏的一面!

我非常清楚,现在你想说什么,基蒂!

“但是,安妮,这些是你自己的想法吗?出自那个从‘楼上’听了那么多不好听的话的安妮吗?来自了解发生过的那么多不公正的事情的安妮吗?”是的,这真是我的想法!我想自己把一切搞清楚,可不是按照俗话说的,“大鸟唱什么调,小鸟跟着叫”,不,我想观察范·丹夫妇,看看什么是真实的,什么夸大了。假如我那时也失望了的话,那我会继续跟着我的父母走下去。如果楼上的他们两人比他们的名声好点,那我先要试着改变父母的错误看法,假如不成功,我就保留我自己的意见和判断。我将利用一切机会,把一切事情都和范·丹太太谈谈,一定要客观地表达我的意见。如今我要当一次好管闲事的小姐。



我现在并不想怎么反对我的家庭,说三道四、随随便便地评判别人,从今以后在我这里再也不会发生了。过去我坚定地相信,什么事都赖范·丹夫妇,但是也可能有一部分责任在我们。原则上我们可能总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理智的人——我们还算是吧——人们期望他们能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因为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实践它。

安 妮

1944年1月24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碰到了点怪事。早先在家里经常是神秘地谈论关于性的问题,在学校里则说得很难听。都是悄悄咬耳朵,假如一个姑娘不懂,就受到嘲笑。我觉得这很奇怪,就想:

“为什么人们这么神秘或者难听地谈这事?”因为这种情况无法改变,我就闭上嘴,或者只和最亲密的女友说说。当我后来知道得相当清楚了,我的父母也和我谈过之后,母亲有一次对我说:“安妮,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别和小伙子们谈这个题目,假如他们开始说的话,就把谈话中断。”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不谈,当然不,妈妈,你想到哪儿去啦!”而且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最初,我们到这儿的时候,父亲常说起一些我更愿意从妈妈那儿听到的事,其余的我是从书本和别人的谈话中得知的。彼得·范·丹在这方面从来不那么急迫,开头说过一次,但从来不要求从我这儿得到回答。

范·丹太太有一次说过,她从不和彼得谈这事,她丈夫也不谈。她也根本不知道,彼得究竟懂得多少。

昨天,当玛戈、彼得和我削土豆时,谈到小猫莫希。

“我们一直还不知道,莫希是只公猫还是一只母猫。”我说。

“知道,”彼得说,“是只公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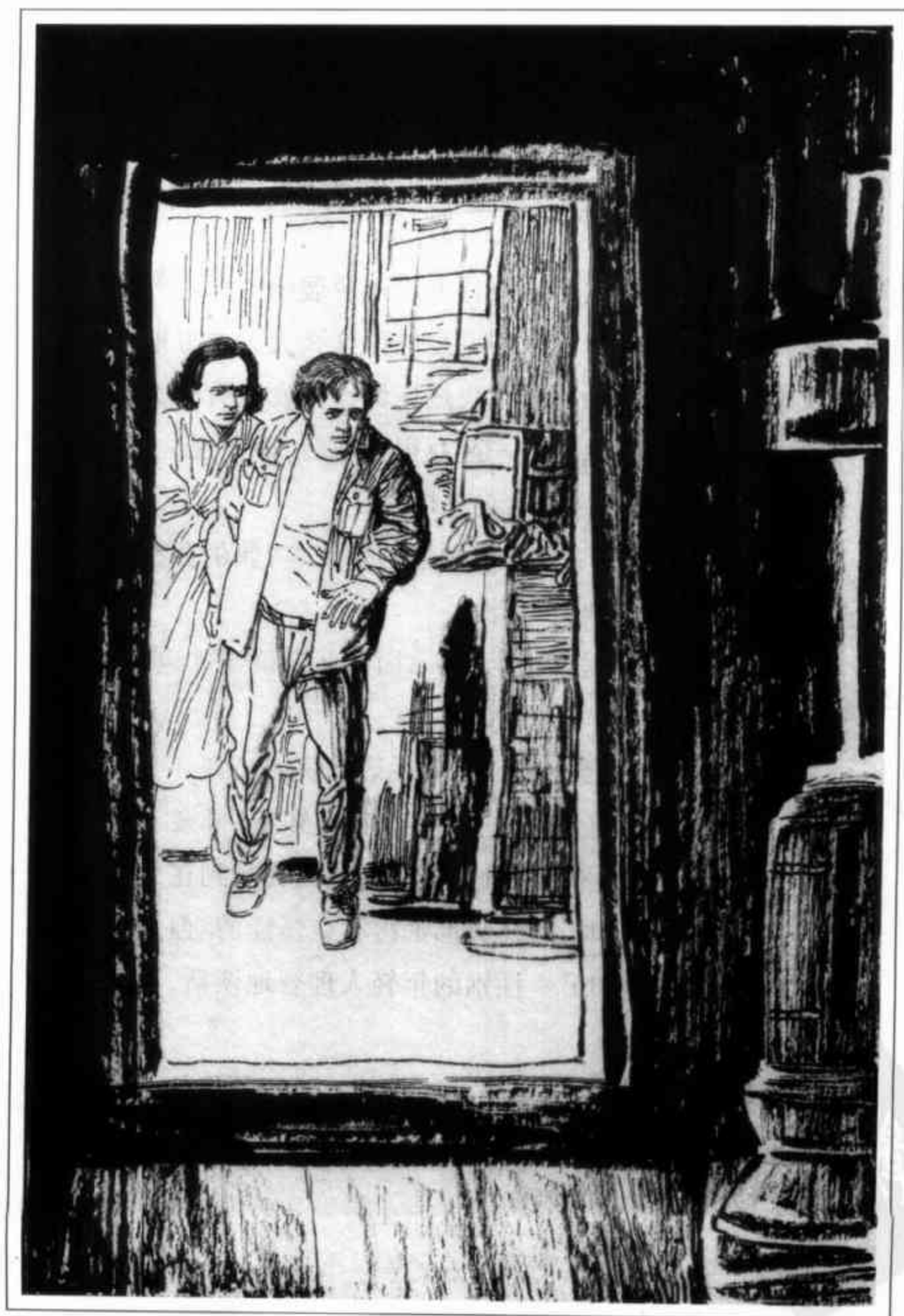
“正怀着小猫的美丽的公猫。”我笑着说。几个星期前彼得还宣称,莫希快下小猫了,因为它那么胖。但是它的大肚子也许是因为偷吃了好多好东西,里面根本没有小猫。现在彼得却要为自己辩护。

“你可以自己过来看。”他说,“当我逗它玩时,能够清楚地看出,它是只公猫。”

我控制不住好奇心,和他一道走进仓房。然而这会儿不是莫希的探访时间,哪儿也找不着它。我们等了一会儿之后,又上楼去,因为太冷了。快黄昏时,我听见彼得又下去了。我鼓起全部勇气,穿过静静的屋子,走到下面的仓房里。彼得把莫希放在打包用的桌子上,逗它玩,他正好把它放进一个秤盘里,想称称它有多重。

“你好,想看看吗?”他没费多少事,就灵巧地一把抓





住莫希的头,同时把四脚抓紧,把它翻了过来,教学开始了,“这儿是它的性器官,这儿的毛很稀,这儿是肛门!”

莫希刚翻了个个儿,就又用它的四个小白爪子站了起来。

要是别的小伙子用这种方法给我展示“男性器官”,我就再也不会理睬他了。可是彼得这么大大方方地和我谈这个令人尴尬的题目,我最终倒也没发觉有什么特别的。我们逗莫希玩,和它一起玩得很快乐,谈天说地,溜达着穿过仓房,然后慢腾腾走上楼去。

“大多数情况下我很想知道的什么事,偶尔会在一本书中发现,你也是吗?”我说。

“为什么?我是问楼上的人;因为父亲确实知道得多,而且有经验。”

我们又站在楼梯上,我没说话。假如是和一个女孩子,我倒没这么容易谈这个题目。我也知道,母亲劝我回避和小伙子谈这事,就是这意思。可是当我想到在仓房里待在一起的情形时,一整天都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也学会了,也可以和另一性别的年轻人理智地谈话,不开愚蠢的玩笑。

彼得真的和他父母经常谈论吗?他真的像他昨天表现出的那样吗?

哎,我怎么知道呢?

安妮



1944年1月27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最近以来我对王室的谱系和家族历史非常感兴趣。如果你一旦开始深入研究，必定得越来越往回追溯，最终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我在大多数学科上都很努力，可以相当好地跟上英国广播电台的“家庭服务”节目。但是星期日我大部分时间用来翻看和整理我收藏的大量电影明星照片，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克拉勒先生每星期一都使我愉快，给我带来电影杂志。尽管我们那些不赶时髦的同住者经常把这说成是浪费金钱，但他们总还是感到惊讶，因为我现在，一年多以后还能列举出某一部电影的所有演员的名字。艾莉有空时常和她的男朋友去电影院，如果她星期六通知我下一周打算看的电影，我就能流利地事先给她背出全体演员的名字和评论。不久前妈妈说，我以后根本不必去电影院，因为我已经事先知道电影的内容、质量和所有演员的名字了。

每当我换一个新发型，大家就用不赞同的神情看着我，并且问，哪个电影明星理这样的艺术发型。如果我回答是我自己发明的，他们只是半信半疑。这种乐趣的维持多半不超过半小时。然后这些爱挑剔的人也就败坏了我



的兴致，我急忙跑到浴室，赶快又梳理成我平日的森林——草原式发型。

安妮

1944年1月28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今天早晨我问自己，你是不是觉得像反刍的牛一样，不得不一再重复咀嚼所有的旧新闻，你对这种单调的食物已经十分厌倦了，打着哈欠，希望安妮这次能带来点什么新东西。是啊，真遗憾，我知道，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极其无聊，可是你可以想像，这些重复多遍的陈旧故事使我多厌烦。如果餐桌边的谈话不是聊政治或好吃的东西，妈妈和范·丹太太就会翻出对年轻时的回忆，或者杜瑟尔说起他太太那陈列整齐的衣橱，赛马，或是一艘漏水的划艇，四岁就会游泳的神童，肌肉疼痛和害怕的病人。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八个人中有一个人说起什么，其他人就能插进来，接着说下去。我们事先就知道每一个笑话的要点，除了讲笑话的人之外，再没有人笑。前主妇们的各个供货商：肉店老板、商人和面包师，被翻来覆去地炒了多少遍了，我简直不知道在我们后屋还能有什么新东西。所有的都老掉牙啦！

假如大人们没有那种让人为难的习惯，即把从科弗



斯、米普和亨克那儿听来的故事再换个形式讲上十次，每次还添油加醋的话，那还好受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躲到桌子底下，掐自己，以免打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叙述者。因为像安妮这样的孩子是如何也不被允许纠正成年人的，尽管他们这么吹牛夸大或者凭空捏造出不真实的、杜撰的故事来。

科弗斯和亨克对我们讲述他们听来的关于隐匿者的情况。他们知道，我们对这些情况都十分感兴趣，我们对那些被找到的人的命运非常关切，为被囚禁起来的人重获自由非常高兴。

如今藏匿和失踪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词，就像过去父亲的家居便鞋冬天总放在炉子边那么平常。

有的组织，例如“自由荷兰”，伪造证件，提供可靠的隐匿地方，给他们的被保护人弄来钱和食品，为被他们保护起来的基督教青年在可靠的师傅或工厂里找活干。这是多么令人钦佩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以多么高尚忘我的精神从事着救助别人的工作。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保护人，他们至今仍一直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但愿还能把我们带到可靠的彼岸。否则他们自己也会得到像其他帮助犹太人的人们那样的命运。我们从没有听说过一句说我们是负担的话——可我们的确是负担！——，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抱怨过他们为我们出了多大力。他们每天上来，和先生们谈论生意和政治，和太太们聊聊饭菜和操持家



务的辛劳，和我们谈书籍和报纸。他们总带着高兴的面容，在生日和节日带来鲜花和礼物。尽管人们在战争中和反对压迫的斗争中表现出那么多的英雄行为——但是我们决不会忘记我们的朋友们在这里的牺牲，它每天都是关切和爱的证明！

有些荒诞的故事广为流传，可是它们大部分确实发生过。科弗斯给我们讲了在格尔德兰的一次足球比赛，比赛的一方是隐匿者，另一方……竟是省宪兵队成员。

在希尔维松发新的食品配给卡了。为了让许多隐匿者不失去他们的份额，那里的当局给周围所有的被保护者规定了时间，好让他们能够领到配给卡。但是得特别小心，这样的英雄行为决不能传到德国人耳朵里。

安 妮

166



1944年2月3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近来人们一直期待着反攻。假如你在这儿，大概也会和我有同样的印象，或者甚至笑我们，因为我们大概完全不必要地表现失态了。所有的报纸登的都是这些消息，把人都弄乱了，因为他们写道：

“假如英国人在荷兰登陆，那么德国领导人会用一切手段保卫这个地方，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放水淹了它。”

公布了地图,上面用阴影线画出了将要淹没的地区。阿姆斯特丹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内,自然这儿就提出了问题,如果街上的水一米深了,我们怎么办?各方面有各种回答:

“因为骑车和走路都不行,我们只能等着水停下来。”

“我们可以试着游泳,假如我们穿上游泳衣、戴上潜水帽,很可能可以在水下很深的地方游,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是犹太人。”

“纯粹是胡扯!我倒要看看,假如老鼠咬到了太太小姐的腿,她们怎么游!”

(当然说这话的是一个男人,他在那儿看笑话,我们倒要看看,到时候看谁先叫唤!)

“我们将根本出不了屋子。仓房已经这么摇摇欲坠了,在最初的水的压力下就会倒塌。”

“现在别闹着玩了,我们想看看能否找到一条船。”

“我们用不着,每个人从储藏室拿一个牛奶糖箱子,然后我们用一柄厨房的勺子当桨划。”

“我踩高跷走,这是我年轻时的拿手好戏。”

“亨克·范·桑腾不需要。如果他把他太太背在背上,米普就有高跷了。”

现在你看到了吧,基蒂!这些胡说八道真可笑。实际上情况将是另外的样子!

反攻带来的第二个问题也来了。如果德国人要把阿姆斯特丹市的人全部疏散,我们怎么办?



新华书店
PDF

“跟着走，尽可能不引人注意。”

“绝不跟着走。唯一正确的是留下。德国人会把所有的人都驱赶着一直朝前走，直到他们在德国送命！”

“当然我们留下不走。这儿是最安全的。然后我们必须劝说科弗斯把家也搬来。我们想买些木棉，这样我们就可以睡在地板上了。如果米普和科弗斯现在就把被子拿到这儿来，那就最好了。我们除了已有的六十磅面粉外，再订购一些。亨克应该再搞些豆荚来。现在我们家里有六十磅豆子，十磅豌豆，五十个蔬菜罐头还没计算在内。”

“妈妈，请你再数一下其他吃的东西好吗？”

“十听鱼罐头，十罐牛奶，十公斤奶粉，三瓶油，四密封罐黄油，四罐肉，四瓶带套子的瓶装草莓，四瓶果汁，二十瓶西红柿酱，十磅燕麦片，八磅米，这就是全部！”

“这是非常丰富的储藏啊，可是如果你想到，我们还经常招待客人，每周还得用去一部分，也许我们现有的储备就不算充分了。”

煤和燃料我们是足够用的，蜡烛也够。我们想给每个人做一个挂在胸前的钱包，为了万一必要时，把我们的钱带走。

我们得开一个单子，列出在逃亡时什么是最需要的东西，并且现在就尽可能把我们的背包装好。

如果到那时候，必须有两个观察哨，一个在前屋，一个在后边储藏室里。



但是如果没有煤气、水和电，那我们拿那些吃的东西坐在那里怎么办？

那时我们就在炉子上烧，先把水过滤，然后煮开。我们想把几个带套子的瓶子弄干净，在里边经常存着水。

现在我已经整天听着这些话：登陆前，登陆后，关于挨饿、死亡、炸弹、灭火器、睡袋、犹太人身份、瓦斯等等问题的争论。

后屋的居住者们明白无误的担忧，在以下和亨克的对话中表现得很清楚。

后屋：“我们害怕德国人在撤退时可能把全体居民都带走。”

亨克：“这不可能。他们没有足够的车皮可供使用。”

后屋：“火车？您还想他们还会让居民乘车走？甬想！他们可以用脚走嘛。”（杜瑟尔在此说了句拉丁文，坐“十一号”）

亨克：“这我认为可以排除。你们总是把一切看得太悲观。他们干吗要把所有人都拖走呢？”

后屋：“您不知道，戈培尔说过：‘如果我们必须撤退，我们要把我们身后所有占领区的门都一下子关上！’”

亨克：“他们什么都说过！”

后屋：“您把德国人想得那么高尚或者有人性吗？如果他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会尽量把在他们权力范围之内的一切都抢走。”





亨克：“你们可以给我讲得更多，可是我不相信！”

后屋：“总还是那句老话。在自己亲身感受到之前，没有人看到面临的危险。”

亨克：“可是你们总不看积极的东西。这一切都只是你们估计出来的。”

后屋：“我们自己已经有过足够的经历了，先是在德国，然后是在这儿。在俄国又发生了什么呢？”

亨克：“不谈犹太问题。没人知道，在东方怎么样。也许俄国和英国的宣传都像德国一样夸大了呢。”

后屋：“肯定不会。英国广播总是报告真实情况。但是如果您自己猜测，许多事都夸大了，那么事实就够严重了。您实在不能否认，在波兰和俄国千百万无辜的人被煤气毒死，被杀害！”

下面的谈话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十分平静，尽可能不让自己想这事。在此期间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管我是否必须死去，还是生存下来，我都完全无所谓。没有我，世界照样存在下去，我也不能阻挡历史。我顺其自然吧，而且在这时候，带着对一个好的结局的期望学习和工作。

安妮

1944年2月12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太阳出来了,天空湛蓝,吹着清爽的风,我……我是如此渴望。我渴望……渴望一切,渴望自由,渴望友情。我渴望能够说出心里话。而且渴望独处。要是我能够痛快地哭出来多好!我想发泄心中的闷气,而且知道,如果我能哭出来就好了,可是我也知道:我不能。我心神不安地从这间屋子跑到另一间屋子,站在紧闭的窗户前,想透过窗缝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感觉出来,我的心怦怦直跳,仿佛在对我说:满足我的渴望吧。

我相信,已经是春天了。我感觉到春意融融,在我整个的身体里,我的心灵中。我必须迫使自己平静下来,我的心完全乱了,不能坐下来读书、写字或干点什么。我只知道,我渴望着什么。

安 妮

171



1944年2月13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昨天以来对我来说,有好多事变。事情大概是这样:我是如此渴望,而且还在渴望,但是……有什么却变了。今天早晨我发现,而且我说实话:我高兴极了——彼得一直注视着我,和往常完全不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描写不出来。过去我以为,他爱上了玛戈,可是突然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整天故意不多看他,因为假如我

这么做的话,他也正好望着我,我就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也许不要常有这种感觉才好点。

我这么需要单独一人待着。父亲发觉了我和往常不一样,但是我也不能把什么都告诉他。“别管我,让我一个人待着。”我总是想对他们这么说。谁知道,也许我将又一次被人们丢弃,其实我并不太希望那样。

安 妮

1944年2月14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星期日晚上大家围坐在收音机旁,听“德国大师的不朽音乐”。皮姆和我没听。杜瑟尔不断转动收音机。彼得生气了。其他人也是。半个钟头以后,彼得实在无法控制自己了,激动地请他停止这样无休止的摆弄。杜瑟尔却以他居高临下的姿态回答:“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彼得发火了,他父亲也支持他,杜瑟尔不得不让步。事情就是这样,本来没什么要紧的,但是看起来彼得很在乎。因为当我今天早上到储藏室去翻书箱时,他来了,对我讲了整个过程。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但当彼得发现他有了一个全神贯注的听众时,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是啊,你看,”他开始说,“我不会说话,因为我原先就知道,我不会很好地表达自己。我一说话就口吃、脸红,



而且常常词不达意。然后我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就停下来。昨天我就是这样。我又想说些什么,可是我刚一开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总是很不好的。早先我有一个坏习惯,现在我有时还很想这样做。那就是如果我跟谁吵架,我总是想动拳头,而不是和他好好商量。其实我也知道,这样做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很羡慕你。你会说话,能对别人说出你想说的,而且从不害羞。”

“这你可大错特错了,”我回答,“大多数情况下我说的不是我最初想说的,而且我说话太多太长,这同样不好。”

我心中不禁暗自发笑,可是不让他发觉我的喜悦。我确实非常想让他多谈谈自己,于是我就随随便便地坐在地板上的一个垫子上,手臂放在膝头,定定地盯着他看。

我太高兴了,在这儿,在这所房子里,还有一个人会和我一样发火,能用尖锐的话语批评杜瑟尔,不必担心马上会被告状。我呢,我也觉得这真太棒了,因为我感受到一种真切的、感同身受的感情,像过去我只在我的女朋友们那里感受到的一样。

安 妮

1944年2月16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玛戈过生日。彼得十二点就来了，为了看礼物，他待的时间比需要的长，这是从没有过的。中午我去拿咖啡，后来又去拿土豆，因为我想在这一年的特别一天里好好照顾玛戈一次。当我穿过彼得的房间时，他赶忙把所有的纸都从楼梯上拿走，我问他，要不要把储藏室的活动门再关上。

“关上吧，”他说，“如果你回来，就敲门，我立刻给你开门。”我谢了他，上楼。我在一个大桶里找了大约十分钟，想取出最小的土豆，直到我因为长时间的弯腰而感到背疼和寒冷时才罢休。我当然没敲门，而是自己打开了活动门。但是这时他已经热情地向我迎面走来，接过我手中的大锅。“我找了好久，但是没能找到更小的。”我说。

“你在大桶里找了吗？”

“找了，我甚至用手整个翻了一遍。”

此刻我站在楼下的楼梯旁，他打量着他还端在手上的那口锅。

“但是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当他把锅还到我手中时，又补充说：“好极了！”说这话时他用一种温暖、柔情的目光望着我，使得我也从心里感到一种温暖和柔情。我觉得，他想做点什么让我喜欢的事。可是因为他不会说好听的话，就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在眼神中表达出来。

我下楼来时，母亲说还需要更多的土豆，是晚饭时用的。我立刻自告奋勇，再上楼去。

当我走到彼得那里时，我请他原谅，我又一次要打搅他。他站起身来，站在墙和楼梯之间，想用强力拦住我。

“我上去。”他说。我告诉他真的用不着，现在不必再找小土豆了。这说服了他，他放开我的胳膊。当我回来时，他打开活动门，接过我的锅。在往外走的时候，我问他：“你到底在干什么？”

“学法语。”他回答。我问他是否可以看看他的作业，我擦了擦手，坐在他对面的长沙发上。

在我给他作了一些解释后，我们开始谈话。他对我说，以后他想去荷属东印度种植园工作。他讲关于他在家里的生活、黑市的情形。他说他是这么没用。我对他说，他的自卑心理太强了。然后他说起犹太人。假如他是基督徒，或者战争结束后他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他就会觉得心里舒服得多。我想知道，他是否打算在战后受洗，他说不想。他说，战后将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听到这话我觉得心里好痛。真太遗憾了，他心里总还是有那么一小块不真诚的地方。

后来我们又谈到父亲，谈到了关于对人的认识和一切可能谈的话题。我一直到四点半才离开。

晚上，他又说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我们谈到一个影星，他曾经从我那儿得到过那个影星的照片，现在已经在他房间里挂了一年半了。他很喜欢，我提出把其他影星的照片也给他。



“不，”他说，“我情愿就这样。我每天看着这儿这张，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女友了。”

为什么他总在身边带着小猫莫菲，而且时常爱抚它，现在我明白了。他也需要温情。他还谈了什么，我忘了。

“我不知道害怕，”他说，“只有当我不舒服时才害怕。不过这点我也会克服的。”

他的自卑感很重。比如他认为自己很笨，而我们很聪明。如果我帮助他学法语，他将一再感谢。下一次我要告诉他：“你别再这么瞎想了。因为你的英语水平和地理知识都比我好得多。”

安 妮

176

1944年2月18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每当我上楼去时，总是带着看“他”的意图去的。我在这里的生活变得美好多了，因为生活又有意义了，我总可以高兴地盼着什么事了。

我的友谊的对象也总在家，我不用害怕竞争对手（除了在玛戈面前）。我没有觉得我是恋爱了，不是这样。但是我确实觉得，在我和彼得之间将要发生点美好的事情，会给我们带来友谊和信任。只要有可能，我就到他那儿去。现在他不像以前那样，不知道应该怎么和我相处，相反，



我已经半个身子出了门了,他还在那儿说呢。

母亲不愿意看见我这么常往楼上跑。她说,我不应该麻烦彼得,应该让他安静。她真的不理解,这是一种个人的内心感受吗?每当我过去,到小房间里时,她总是那么怪怪地看着我。每当我从楼上下来,她总问我,刚才在哪儿。我不能忍受,而且觉得讨厌。

安妮

1944年2月19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又是星期六啦,这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的了。早晨很平静。我在楼上帮了一会儿忙,可是只匆匆和“他”说了几句话。两点半时我拿起一条毯子到楼下的私人办公室里,为了能在那里安静地坐在写字台边看书或写字。没过多久,我就再也受不了了,把头枕在胳膊上,躺在桌子上,痛哭起来。眼泪不住往下淌,我觉得自己十分不幸。哎,要是“他”能来安慰我就好了。我再次上楼时,已经四点了。我得去拿土豆,希望能碰见他。可是就在我在浴室里整理头发的时候,我听见,他带着莫菲下到仓房里去了。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我赶快逃到厕所里,迅速抓起一面小镜子。我待在里面,很伤心,我的红围裙上落下斑斑点点的暗色泪痕。



“这么看我永远没法赢得彼得了，”我想，“也许他对我根本没什么想法，根本不需要信任。也许他只是偶尔想起我？我又得仍然是一个人了，没有彼得。也许还将没有希望、没有安慰和期待！”

我希望有一次能把头靠在他的肩头，不再感觉这么无望和孤独！也许他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而且他对其他人也是这么友好。也许我只是自认为这是特别对我的？噢，彼得，但愿你能看我一眼或听我说话。然而事实很可能是失望，我无法忍受。然而在内心还在流泪时，我心中却又升起了希望和期待。

安 妮

178

1944年2月20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别的人在一周中其它日子做的事，在我们这儿，后屋，却是星期日干。别人穿着干净的衣服外出散步时，我们这儿却在扫除。

八点：毫不顾及睡懒觉的人，杜瑟尔星期日八点就已经起床了。走进浴室，然后下楼，再上楼，在浴室里大洗一通，要用半个小时。

九点半：点燃炉子，把遮光的黑窗帘拉开，范·丹夫妇去洗漱。



十点一刻：范·丹夫妇吹一声口哨，浴室腾出来了。我们中间的第一批贪睡的人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然后一、二、三，快！母亲、玛戈和我轮流去“大洗”。天很冷，我们很高兴还有长裤。我们洗完之后轮到父亲。

十一点半：早餐。对此我不想再谈了。我们这儿关于饮食已经说得太多了。

十二点一刻：每个人都在干他自己想做的事。父亲穿着工装裤，跪在地板上，用刷子刷地毯，他干得这么起劲，把屋子里弄得尘土飞扬。杜瑟尔从上到下地扫他的床，同时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听见母亲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把洗好的衣物晾起来。范·丹先生戴上帽子，消失在楼下，大多数时候都有彼得和莫希跟着。范·丹太太穿了一件长围裙、黑色的毛背心和套鞋，头上围了厚厚的红头巾，胳膊底下夹着一捆脏衣服，行过一个有点造作的洗衣妇的屈膝礼后，就不见了。玛戈和我则洗盘子和打扫房间。

安 妮

1944年2月23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自昨天以来，外面天气晴朗，我的心情也很愉快。我每天早晨都到储藏室去呼吸新鲜空气，彼得在那里做功





课。我坐在地板上我喜爱的地方,从那里看到一小块蔚蓝色的天空,看见光秃秃的栗子树,枝条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像是白银制作的海鸥以优美的姿势在空中滑翔。他站着,脑袋靠着房梁,我坐在那儿,我们呼吸着洁净的空气,向外眺望,享受这不应该用语言破坏的美好时刻。我们向外看了好久,当他必须上楼去劈柴的时候,我知道了更多,知道他是一个好小伙子。他走上狭窄的楼梯,我跟在后边,在他干活的过程中,有一刻钟的工夫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观察到他是怎样努力干活,为的是向我展示他的力气。我也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阿姆斯特丹上空的一大块地方,越过一排排屋顶,直到地平线上,那儿是一片朦朦胧胧的浅蓝色,我看不清楚天地的分界线。“只要还有这些,”我想,“这光芒四射的太阳,这晴朗无云的蔚蓝天空,只要我还能看到这些,我就不应该悲伤。”

对于每个孤独的或者不幸的、忧心忡忡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到外面去,一个人待在那儿,和蓝天,和大自然,和上帝在一起。那时,只有在那时你才能感觉到,一切都是它应有的模样,上帝愿意看到人们在他那淳朴、美好的大自然中得到幸福。只要是这样——多半永远都会这样的——,我就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苦闷都会得到一种安慰,而且我坚信,大自然就是这样减轻着许多痛苦。

也许不久以后,我将可以和那些与我有相同感受的

人分享这巨大的幸福感。

我的想法

在这里,我们缺少很多东西,而且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和你的感觉一样。我说的不是外在的东西。这些我们已经足够了,不是,我指的是在我们内心涌动的东西。我像你一样渴望自由和新鲜空气,但是现在我相信,我们已经为这种缺乏得到足够的补偿了。当我今天早晨坐在窗前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指的是内心的认识。当我向外眺望时,感受到上帝就在大自然深处,此刻我感到幸福,除了幸福没有其他感觉。彼得啊,只要这种幸福还在我们心中,这种大自然的幸福、健康的幸福和更多其他的幸福,只要我们心中拥有这些,我们就会永远重新拥有幸福。财富、名望,一切你都可以失去,你心中的幸福最多只可能被蒙上一层阴影,然而只要你活着,总会使你得到新的幸福。只要你能毫无畏惧地仰望上天,只要你知道,你的心灵是纯洁的,幸福总与你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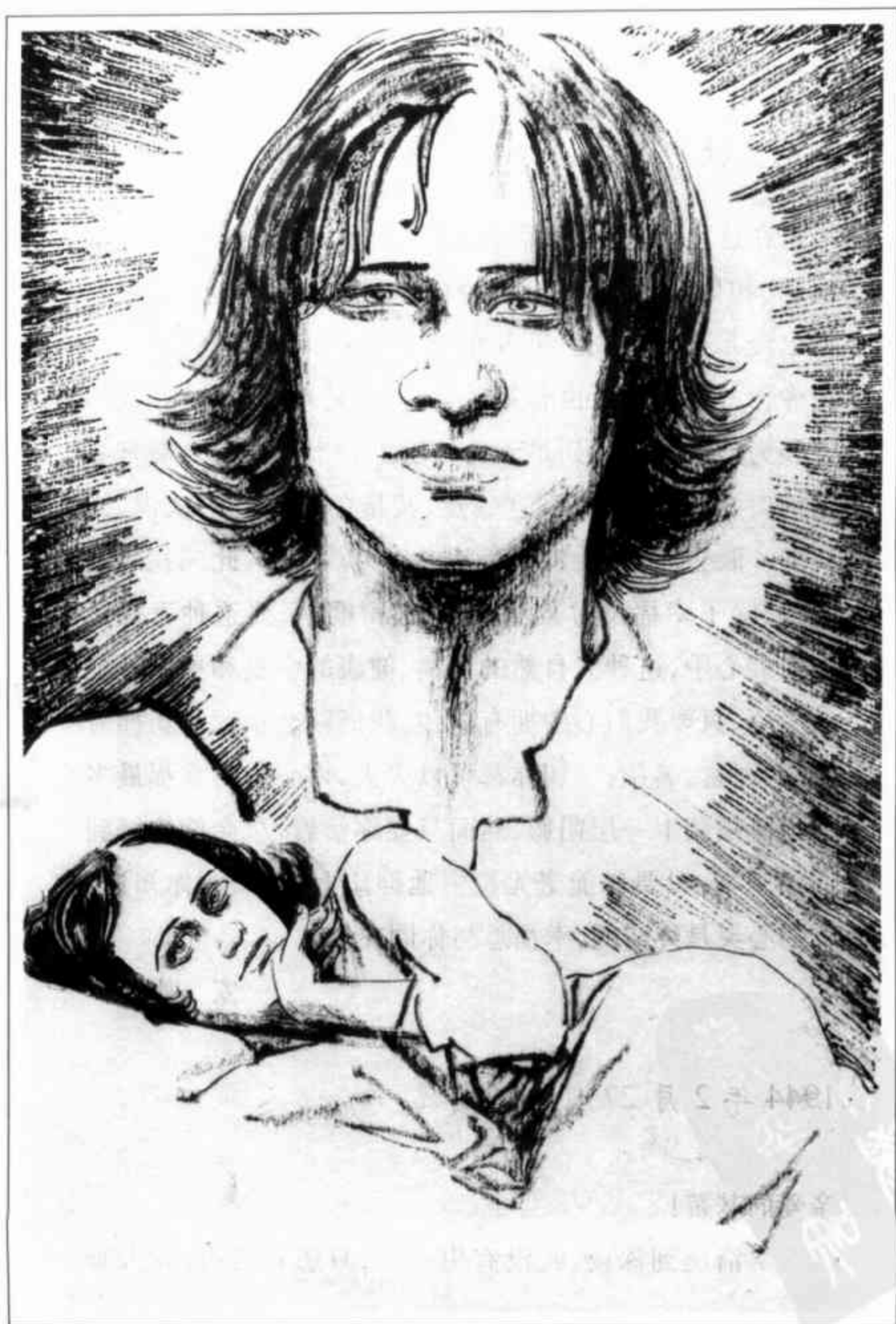
安妮

1944年2月27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从清晨到深夜,我没有想别的,只想着彼得。我入睡





时眼前是他的模样；睡梦中，见到的是他的容颜；甚至当我醒来时，他仿佛仍旧在看着我。

我相信，我和彼得根本不像人们从表面所看到、所认为的那么不同，以下我要给你解释为什么我这么说。彼得和我两人都感到缺少一个母亲。他的母亲太肤浅，喜欢卖弄风情，而且不怎么关心他和他的感受。我的母亲也许关心我，但是她缺少那种一个母亲用来理解一切的细腻情感。

我们俩在内心挣扎。我们还不自信，太胆怯，太脆弱，心理不能承受粗暴的对待。假如发生了这种情形，我的第一反应是渴望“出去”。但是因为这不可能，所以我把这种感情藏在心里，试图怎么发泄一通，最后弄得每个人都只希望最好我已经走掉了。

彼得则相反，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什么也不说，完全沉默，喜欢梦幻，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隐藏起来。

但是我们会在什么地方，怎样最终相遇呢？

我不知道我的理智对于这种渴望还能控制多长时间。

安 妮

1944年2月28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又是一场白日梦！我一直就在他的近旁，可是不能真



正和他在一起,不能让别人看出来,必须大大方方、欢欢喜喜的,而与此同时我的内心却是那么的绝望。

彼得·魏色尔和彼得·范·丹两人合二为一,成了一个彼得,他是如此可亲,我那么爱慕他,现在那么想和他在一起。母亲令人讨厌,父亲倒很和蔼可亲,但是却因此让我更不能忍受。玛戈想要的是一张和蔼可亲的面孔,而我想要我的安宁。

当我在顶楼上时,彼得没来找我。他出去做什么木工活了。随着他的每一下敲打,我的勇气在一点点减少,我变得更悲伤了。对面的钟声在此刻敲响:“头脑清醒!心灵纯净!”

我又伤感了,我知道这一点。我感到绝望,而且变得不理智了,这我也知道。

请你帮帮我吧!帮帮我!

安 妮

1944年3月1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我个人的忧虑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上了,这是……由于又一次被盗。盗窃事件已经说得够多了,渐渐变得令人感到无聊了,可是小偷们恰恰有这样的兴趣光顾科伦公司,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次盗窃比一九四三年七月的



那次复杂多了。昨天范·丹像往常一样，七点半走进克拉勒先生的办公室，他看到中间的玻璃隔门和账房的门都敞开着，感到很奇怪，于是赶快接着查看。当他发现大账房里乱七八糟时，更加吃惊了。

“这儿来小偷了！”他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为了马上确定，他忙跑下楼梯，来到大门口。但是门和保险锁都好好的。

“那就是说彼得和艾莉今天晚上疏忽了。”他想。他在克拉勒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灯，走到楼上，既不担心敞开的门，也不为账房里的非同寻常的混乱担心。

今天早晨，彼得很早就来到我们这儿，报告一个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实，外边的大门大开，不管是幻灯机，还是克拉勒的新公文包都从壁柜里消失了。彼得受命把外边的大门关上，现在范·丹讲述了他晚上早些时候观察到的情形，我们大家非常不安。

这事情没有别的解释，小偷有一把自己配的钥匙，因为门没被打破。他肯定很早就溜进来了，并把身后的门锁上，当他受到范·丹的惊扰时，就躲了起来。当范·丹走了以后，他带着偷来的东西逃走了，匆忙中让门大开着。谁会有我们的钥匙呢？为什么小偷不到库房去？小偷可能会是库房的某个职员吗？而且肯定听见了范·丹的声音，可能也看见他了，小偷会去告发我们吗？这可太可怕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否还会有盗贼再一次进来，把



门打开。或者也许碰见什么人时,他自己吓一大跳?

安 妮

1944年3月2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玛戈和我今天在阁楼上的储藏室里,但是和她在一起,我却不能得到我所想像的那种享受,尽管我知道,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

在今天洗盘子时,艾莉对母亲和范·丹太太讲了她沮丧的情绪。她们两人是怎样帮助她的呢?你知道母亲给她出了什么主意吗?母亲说她应该想想现在世界上所有正在走向死亡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已经丧失勇气和信心了,想想苦难又有什么用呢?我也说了这个意思,得到的回答是:“谈这些事,还根本没你的份儿。”

成年人可真都是又傻又笨。仿佛玛戈、彼得、艾莉和我都同样没感觉出来似的!这儿只有母爱或是最亲近的好朋友的爱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但是这儿的母亲们对我们丝毫没有一点理解,范·丹太太也许稍好点。我本想对可怜的艾莉说点什么,那些以我的经验对她会有帮助的话。但是父亲把我推到一边。他们大家都多么愚蠢哪!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见解!是啊,他们都是这么新潮!竟然不许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可以叫我们闭上嘴,但是



不许有看法，这不行。谁也不能禁止别人的想法，尽管别人或许还如此年轻。只有一种真正的无私的爱能够帮助艾莉、彼得、玛戈和我，可我们四人都没感觉到。没有人，特别是这儿的傻瓜中没有一个理解我们，因为我们太敏感，我们的思想比他们最大胆的猜测还要走得远得多。

母亲最近想必又不高兴了，她显然是嫉妒，因为我现在和范·丹太太说话比和她说得多。

今天下午我终于抓住了彼得。我们谈了至少有三刻钟。谈他自己，这对于彼得来说很难，他是一点点说出来的。他讲到他的父母经常吵架，为了政治，为了香烟，为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很为难。然后我说我的双亲。彼得很钦佩我父亲，说他“了不起”。我们也谈到“楼下的”和“楼上的”。他听见我们不喜欢他的父母，感到很吃惊。

“彼得，”我说，“你知道，我是个诚实的人。为什么我不应该对你说出来呢？我们确实是看到了他们的缺点啊！”然后我还说：

“彼得，我真是很想帮助你。我不能吗？你夹在中间，我知道，你感觉很压抑，即便我不把这些话告诉你。”“是啊，为此，我会永远感谢你的帮助。”“也许你最好到我父亲那儿去。他绝不会再往下传，你什么都可以和他谈。”

“是的，他是个好伙伴。”

“你可以和他相处得很好，是吗？”他点点头，然后我对他说：“他也喜欢你，彼得！”



他的脸变得通红,这真令人感动,几句话就使他这么高兴。

“你这么想?”他问。

“是的,肯定,”我说,“这话我已经听过好几遍了。”

彼得也是一个好样的,完全和父亲一样!

安 妮

1944年3月3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今天晚上,当蜡烛点起来时,我既高兴又平静。在烛光中我看见外婆,外婆还是那样保护着我,总是让我快乐。

但是……另一个人也占据了我的思想,这就是彼得。我今天去拿土豆,还端着满满一锅土豆站在楼梯上时,他就问我:

“你今天下午干什么?”

我在楼梯上坐下,我们聊起天来。到五点一刻(从我取土豆时起,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我才拿着土豆下来。

彼得再没提到有关他父母的一个字。我们谈到书籍和过去。这个小伙子多吸引人啊!我相信,我几乎可能爱上他了!

晚上他说到这一点。那是削完土豆皮以后,我又去找



他。那儿是这么温暖,我说:

“你总可以从玛戈和我身上判断出温度。如果天冷,我们脸色惨白,如果天暖,我们脸色红润。”

“恋爱时也这样?”他问。

“我干吗要恋爱?”我的回答听起来似乎完全不在意似的。

“为什么不呢?”他问。后来我们得去吃饭了。

他是有意问这个问题的吗?今天我终于能够问他,是不是觉得我多嘴多舌很讨厌。他干脆地说:“我觉得很可爱!”他这个回答有多少是真心话,我无法判断。基蒂,我真的像是个堕入情网的人,除了她的情人,就不会谈点别的;而彼得也真是我的心上人!我什么时候可以对他说呢?当然得在他对我也有同样的感情的时候。可我也不是那种不戴手套就能抓住的小猫,这我知道。而他喜欢他的安宁,这样我就不能预料,他是不是喜欢我。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彼此了解了一点,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勇敢一些敞开心扉。谁知道呢,也许这一天会来得比我想的更快。白天他几次向我投来理解的目光,我眨眨眼作为回应,我们俩都很快活!这听起来有点像发疯了,我这么样叙述我们的幸福,但是我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感觉,他想的和我完全一样。

安 妮



1944年3月4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这个星期六是几个月以来第一个不无聊、不阴沉、不令人感到压抑的星期六，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彼得。

当我早晨到储藏室去挂围裙时，每天和彼得一起学习的父亲正好也在那儿，他问我，愿不愿意留下，一块学法文，我立刻答应。我们先说法文。我先给彼得作了一些讲解，然后转到英文。父亲给我们读狄更斯的书，而我快活得好像升上了天堂，因为我坐在父亲旁边的椅子上，跟彼得挨得很近。

差不多十一点时我下楼去。当我十一点半又上来时，他已经站在楼梯上等着我了。我们又开始聊天，一直聊到十二点三刻。假如正好有机会，没有人注意的话，吃完饭以后当我往外走时，他就说：“安妮，一会儿见！”

啊，我多高兴呀！他是不是确实喜欢我呢？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我想，我们以后还能更好地了解。范·丹太太喜欢看见我们俩在一起。可是今天她取笑地问：“你们两人待在楼上能叫人放心吗？”

“那当然啦，”我抗议道，“您是嫉妒我们吗？”

我从早到晚都很高兴，因为能看到彼得。

安 妮



1944年3月6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从彼得的脸上看出来，他想念我，就像我想念他一样。昨天晚上我气坏了，因为他的母亲竟然嘲笑他说：“思想家！”彼得脸红了，十分尴尬，而我真想对她大发一通火。

为什么人们不能把嘴闭上！你想像不到，只能毫无办法地看着他那么寂寞是多么痛苦。我完全能够想像得到，就像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一样，有时候那些无休无止的争吵和包围着他的空虚使他多么绝望啊。可怜的彼得！你是多么需要爱啊！

当他说他不需要朋友的时候，这话听起来多么刺耳。他错了！我也相信，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故意装作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不肯放弃他孤寂、高傲的态度，不愿表露出他的情感。彼得啊，这种样子还要延续多久？这种超乎人性的紧张不会导致整个人都可怕地崩溃吗？

噢，彼得，要是能让我来帮助你，而且我可以帮助你就好了！我们俩将一起把我们的寂寞赶走！我想得很多，但是没表达出来。每当我看见他，而且然后太阳就出来时，我就很快乐。

昨天洗头时，我大闹了一场。我知道，他就在隔壁房



间。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内心越是安静、严肃,我就说得越多。谁会第一个发现这一点,并且刺穿这身防护盔甲呢?范·丹夫妇倒好,他们没有女儿!假如不是正好要吸引异性,那么我的征服过程不会如此艰难,也就不会如此美妙、如此幸福!

安 妮

又及:你知道,我把一切都老老实实在地告诉你。因此我必须承认,其实我是靠了一次一次地和他相会,才活下来的。如果我知道,他是不是也这么盼着见我就好了!每当我发觉他不好意思地一点一点和我接近时,我就高兴得要命。他也和我一样,希望总有一天能够敞开他的心扉。他不知道,正是他的这种笨拙那么吸引我。

192



1944年3月7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假如我想起我在一九四二年的日子,我就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在那种生活中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这个变得这么明智了的安妮。那时候的我,生活很幸福。十来个崇拜者,二十多个女性朋友和熟人,几乎是所有老师的宠儿,被父母娇惯,总有足够的糖果和钱,你还要什么呢?

你会问我是怎么能够左右其他人的,如果彼得说,是

因为“魅力”，那不全对。老师觉得我轻松愉快的回答，我独特的见解，我带笑的面容和批判性的目光挺可爱、很有趣，让人开心，此外也没有什么别的。我会“卖弄风情”，喜欢嬉笑逗趣。但是我也有一些好的品质，那就是学习努力，真诚和坦率，不管是谁，我从不拒绝别人抄我的作业，从不骄傲自大，总把大把的糖果分给大家，因此我总是得到大家的宠爱。由于这些赞扬，我是否也许会变得忘乎所以，目空一切呢？也许这是好事，我从山岩的顶峰跌到严酷的现实中。不过也得花一年多的时间，我才渐渐习惯了不再被宠爱的日子。

他们在学校里是怎么说我的？所有的“恶作剧”和“玩笑”，总是“安妮带头”，从没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从不让大家扫兴。每个人都喜欢和我结伴去上学，对我好，和我交往，这不是个奇迹吗？

我把这个安妮看成一个很可爱、但是肤浅的小姑娘，绝不再是今天的我。彼得说得很对：

“每次我看见你，总有两三个小伙子和一群姑娘围着你，总是说说笑笑，快快乐乐的，而且总是以你为中心。”

如今这个姑娘身上还剩下什么呢？我的笑容，我的机智的回答，我还没有忘记。我还能够很好地或者更好地评判别人，我也可以卖弄，如果我想……的话。我也许还会想能再有一个晚上，或是几天、一周过这样的生活，装作无忧无虑、很快活的样子，但是到一周的周末我就腻了，



会非常感谢第一个和我谈些正经事的人。我不需要崇拜者,而是需要朋友,不需要为了我的一次可爱的微笑赞赏我的人,而需要对我和我的性格的真正评价。我也知道,那样一来,我周围的圈子就会小得多。但是我只要保持几个人,几个真诚的朋友,那对我丝毫不会有什么损害!

尽管如此,在当时我也不是百分之百幸福。我常常感觉到孤独,但是因为我从早忙到晚,我就不继续想下去了,而且尽可能地自己寻开心。我自觉或不自觉地试着用玩笑驱赶空虚。回顾以前的生活,我明白,那个段落已经结束,并且一去不复返:无忧无虑的学校时代不会再来了。我也不想再回到过去,我已经长大,走出那个阶段了。我只是不能再那么嘻嘻哈哈地生活下去,我心中确实保留着严肃的一面。

直到这一年年初,我像是在一个精密的显微镜底下观察我的存在。在家里的生活充满阳光,然后是一九四二年到了这里,突然的过渡,许许多多的争吵、指责。我无法全部领会和消化,觉得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只有用强嘴来坚持我的态度。

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我爱哭,感到寂寞,慢慢发现了自己不小的缺点和毛病,而且它们一天天显得更大。

我整天喋喋不休,什么都说,想让父亲只注意我一个人,但是没成功。因此我面临着一个困难的任务,我必须把自己改变得能适应环境,不用再听别人的告诫,因为那



些教训已经弄得我几乎丧失了勇气和信心。

这一年的下半年情况要好一点：作为一个黄毛丫头，我更多地被人当作成年人对待。我开始思考、写故事，结果是别人再也没有权利把我像只皮球那样踢来踢去。我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我。我也认识到，父亲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是我最信赖的人。我只想相信自己，除此以外谁也不信。

新年以后，第二个大变化……我的梦。我由此发现了我对男孩子的渴望，不是渴望一个女朋友，而是一个男朋友。我发觉内心的幸福感胜过肤浅的、快活的外表。渐渐地我变得冷静些了，而且体会到一种对一切美和善的无限追求。

晚上，每当我躺在床上用这句话，“我感谢你，上帝，为了所有的善、爱和美”，结束我的祷告时，我心中就暗暗欢呼。这时我就想起“善”：我们的藏匿、我们的健康。想起“爱”：彼得的温柔敏感，我们两个人还不敢去触动它。想到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东西：“爱”、未来、幸福。想到环绕着世界的美：大自然、艺术、美和一切与此相关的伟大事物。

然后我就不去想所有的苦难，而是想剩下的美好事物。我和母亲之间的区别大多就在于此。如果有人心情忧郁，她就劝说：“想想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吧，你没有经历那些，就谢天谢地吧。”

我则说：



“走出去,到田野上,到大自然中和阳光下,在自己的内心和上帝那里寻找幸福。想着在你心中和你周围一再出现的美好事物,你就感到幸福了!”

照我看来,母亲的观点肯定不对,因为如果你自己都陷入不幸,那你怎么办呢?那样你就失败了。相反我觉得,总还有些美好的东西留下来:大自然、太阳、自由和你内心的某些东西。你必须坚信这些,那么你就能找到自我和上帝,那样你就能保持心态平衡。谁自己是幸福的,也就能使别人感到幸福。谁有勇气和信念,就不会被不幸压垮。

安 妮

196

1944年3月12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近来我再也坐不住了。我特别想和彼得说话,但是又总是害怕,怕他觉得厌烦。他给我讲了很多过去的事,讲他的父母,讲他自己。可我还是觉得他说得少。

可是过后我又问自己,怎么会这样期望他讲更多的东西。过去他让我觉得不能忍受,反过来也一样。现在我改变了看法,难道反过来也是这样吗?难道他也改变了他的看法?我相信是的,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将来必定能成为好朋友。从我这方面说,这样的话无论如何这种隔



绝的日子都会好忍受一点。现在我不想特别神经质。我想他已经想得够多了,为什么我还要因为自己觉得痛苦,就传染给他呢?

星期六下午,外边传来的一系列可悲的消息弄得我晕头转向,我不得不躺下睡一会儿。我只想睡觉,其他什么也不想。我睡到四点,然后必须到父母亲的房间里去。我觉得回答母亲的所有问题,并且说出我为什么躺下的理由让父亲相信,是很困难的。我就借口头疼,这不是说谎,我真的头疼……从心里疼!

别人可能会认为,对于一个一般的人,一般的女孩,像我这样的少女来说,我的哀怨有点不大对劲。不错,确实如此,所以我把心里想的都只对你说,然后在其余的时间里我都尽量装出一副顽皮、快活、自信的样子,为了避开一切问题,为了避免所有的烦扰,包括对自己的恼怒。

玛戈对我很好,很亲切,而且很想成为我信任的人,但是我不能把什么都对她说。她可爱、善良又美丽,但是如果和她谈深一点的内容,她就有点学究气了。她对我很认真,十分认真,而且对于她那神经兮兮的小妹妹要思考很长时间,我说什么,她都用审查的目光打量我,并且想:

“这是演戏,还是她真的这么认为?”

我们在这儿整天在一起,我真不愿意我所信任的人这么近地整天围着我。

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走出这种思想混乱的境地? 什么



时候我才能再得到内心的安静与和平？

安 妮

1944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你听听我们今天吃什么也许会觉得有趣，——当然它对于我来说可不太有趣。现在我坐在铺着油布的桌子旁（清洁女工在楼下），在范·丹夫妇的身边，用一块有香水味的手帕——那好闻的气味来自躲藏以前的时光——捂着嘴和鼻子。这样繁琐的叙述会使你更糊涂，那好，我再从头开始讲：因为给我们送黑市食品配给证和其他重要物品的供货人被抓了，我们没有配给证，也没有脂油。米普和科弗斯病了，艾莉也不能分身去采购，所以现在情绪很坏，饭食当然也不行。早晨时，我们再没有一块猪油，更别提黄油或人造黄油了。早餐没有煎土豆了（以前是为了节省面包才吃这个），只有粥，范·丹太太怕我们挨饿，为此买了黑市上的全脂奶粉。今天的午餐：桶装菜豆！所以要采用用手帕捂住嘴和鼻子这种预防措施。搁了一年了，豆子发出的难闻的臭味，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房间里发出一种混合着烂李子、味道很浓的防腐剂和臭鸡蛋的味道。呸，一想到一会儿还必须吃这些东西，我就恶心得要吐。再加上我们的土豆得了一种怪病。每桶土豆都得有



一半要扔到垃圾箱里。我们一边削着土豆，一边猜测土豆得了什么病，并先后判断，它们得的是癌症、天花和麻疹。这种隐匿的日子到战争第四年里已经不是什么小事了。但愿所有的不幸都过去！老实说，对我来讲，吃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这儿其他方面能舒服一点就行。但是难就难在这里。我们大家在这种单调的生活中已经开始变得烦躁不安了。在这儿你可以看到五个成年的隐匿者对我们的生活的看法。

范·丹太太：“厨娘的岗位我早就厌倦了。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也无聊。于是我煮饭。但是又没有猪油，我一闻不好的气味就已经恶心了。我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不满和叫嚷。什么事我都是替罪羊，总是我的过错。此外我相信，战争也不会有进展，很可能德国人能赢。我很怕，我们会挨饿。这样，我的情绪总不是那么好，也就不奇怪了。”

范·丹先生：“我必须抽烟，抽烟，再抽烟。然后其他的一切，政治、饭菜、凯莉的情绪呀等等，就没那么重要了。如果我没有足够的烟抽，那我至少想吃肉。然后有人就说：‘我们的生活太坏！’然后一切就都不够好，一定会大吵一顿。凯莉确实是太愚蠢了！”

弗朗克太太：“吃确实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可是现在我想吃一块燕麦面包，因为我饿得厉害。假如我是范·丹太太，我早就把我丈夫那么大的烟瘾戒掉了。请给我一枝烟，安慰一下我的神经。英国人有很多缺点，但是战争进



展得还不错。我必须说话,而且很高兴,没有待在波兰。”

弗朗克先生:“一切正常,我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安静,我们有的是时间。只要给我土豆,我就满意了,但是从我的份额中留一点给艾莉。”

杜瑟尔先生:“我要及时完成我的工作定额。政治:太伟大了!我们在这里会被发现吗?没有可能!我,我,我……”

安 妮

1944年3月15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嘘……喂……喂……今天人们只听见:“如果这事或那事发生,那就有很大的困难……如果她也生病了,那我们就孤孤单单地在这世界上了……还有如果,那就……”接下去还有什么,你大概可以自己想到了。我估计,在这段时间里你至少对我们“后屋的居民”很了解了,可以猜出来他们的谈话。

这些“如果,如果”的起因是,克拉勒先生被招去服劳役了,艾莉的病比一般的感冒要重,米普由于患了流感,还起不了床,科弗斯先生的胃再次大出血,昏迷不醒。一连串令人悲哀的消息!

明天库房的工作人员休息。如果艾莉必须待在家里



的话，就把大门锁起来，我们必须像小老鼠一样一声不响，以免被邻居听见。然后一点钟的时候，亨克来了，为了来看望我们这些被遗弃的人，而且他扮演着类似动物园管理者的角色。今天中午，他好久以来第一次又给我们讲述外面大千世界的情形。这时你想必能够看到，我们大家如何紧张地围坐在他的周围。看起来一定像一幅“听老祖母讲故事”的图画！他从天说到地，当然也说到伙食，然后又说起我们打听的米普的医生。

“医生，别跟我提什么医生了！今天早晨我打电话，是一个小助手接的，我请求开一张治流感的方子，得到的回答是我可以在八点至九点去取。如果一个人患了很重的流行性感冒，很可能是医生自己来接电话，并且说：‘伸出你的舌头来……说，啊……嗯，我听见了，您的嗓子红了。我给药房一张药方，您到那儿去取。再见！’——这就完事了。巧妙的办法，不是吗？仅仅通过电话看病！”

但是我也不想过分责备医生。每个人最终只有两只手，可惜如今病人太多，而医生太少。然而当亨克把这次通电话表演出来时，我们却不得不笑起来。可以想像，现在候诊室有多大的变化。人们不再瞧不起投保受医的病人，但是对那些没有多大病，却总是哼哼叽叽诉苦的人，人们今天会说：“你在这儿找什么呢？站到后边去，现在真正有病的人优先！”

安 妮



1944年3月16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今天的天气格外好，简直无法形容。我马上就要跑到顶楼上去。

现在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我比彼得烦躁。他有自己的房间，可以做梦、思考和睡觉。我则被人从一个房间推到另一个房间。在我和杜瑟尔共用的房间里，我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待过，可我有时很想能这样。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逃到楼上去的原因。在那里，和你在一起，我才能感觉到就是我自己。但是我不能总这么说出来，相反，我要勇敢。幸好别人对我的感情一点也没有发觉，只是我对母亲冷淡了一些，对父亲不再那么温柔亲切，和玛戈几乎不再谈我自己的事。我坚持着，首先是必须保持外表的自信。任何人也不必知道，在我的内心我的渴望和我的理智正处于交战状态。到目前为止，后者还是胜利者，但是它有一天不会也失败吧？有时候我害怕如此，但是有时候又希望是这样！

不能和彼得谈这些，对我来说太困难了，但是我知道，他必须开口。不能在白天继续我梦中的谈话，这是那么困难，而且，梦中的经历也不会成为现实！是啊，基蒂，安妮有点不正常了！可是我也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在



一种疯狂的处境中！我这么高兴，我可以把我想的、感觉到的写下来，要不然的话，我会被它憋死的。

彼得对这一切会怎么看呢？我总是希望，不久以后我们俩能就此谈谈。他多半已经猜到了一些，因为到现在为止他所认识的这个安妮，他肯定不喜欢。他那么爱安宁与和平，会同情我活泼好动、一刻不能安静的性格吗？他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看到我戴着石头面具后面的情形吗？他发现了那后面隐藏着什么吗？这是不是一条古老的规律，爱情常常出自同情，然后二者就交融起来？我的情形是不是也这样？他同样引起我同情，就像我对自己一样。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口。对他来说，开口说话更难。那他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也许我可以写给他！那时他至少知道，我想说什么，可是又很难用语言表达！

安 妮

1944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整个后屋洋溢着一种轻松的气氛。克拉勒自由了；而艾莉的感冒也好了，不妨碍她履行对我们的义务。一切又恢复正常，除了玛戈和我对我们的父母感到有点厌烦了。





你绝不能错误地理解我。你知道的，我和母亲的关系目前不那么好，对父亲，我还和往常一样爱他，玛戈对两人都爱。但是如果你在我们这个年龄，就也会希望有一次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儿、脱离母亲怀抱的机会。我一上楼，他们就问，我在那儿干什么。吃饭时不许我加盐。每天晚上八点半，母亲就死盯着问，我是不是还没换睡衣。我想读的每本书，他们都要检查。老实说这种检查不严格，我几乎什么书都能看，但是检查和整天被唠唠叨叨管着，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特别是不是我做的所有的事都合他们的心意，但是我已不再是父母搂着，亲亲这儿、亲亲那儿的小孩子了，我觉得什么亲昵的称呼都有些做作。简而言之，我想有那么一刻完全离开爱我们、关切我们的父母。昨天玛戈说：“你甚至不能有一会儿用手托着头，或者叹气，不然别人就会来问你，是不是头疼，或者哪儿不舒服，真可笑。”

我们两个人感到失望，往日信任和谐的家庭生活突然剩下得很少了。这主要是因为，在这儿，各种关系都有点走了样，我认为，我们还被人们当作孩子对待，而在这时候我们的内心已经比同龄少女要成熟得多。尽管我才十四岁，却清楚地知道，我要什么，谁对，谁错。我有自己的意见、观点、原则。也许这话从一个黄毛丫头口中说出来，听起来有点狂妄，但是我觉得自己更是一个大人了，而不是孩子，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不从属于任何人，不管是

谁。我知道,我可以比母亲更好地与他讨论和辩论,我更客观,不那么夸张,我比她更有条理,更机敏,因此——你可以笑话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感觉在有些方面比她更胜一筹。假如我爱谁,我必定首先会钦佩他,钦佩和尊敬。假如我有彼得,一切就好多了。我在许多方面都钦佩他。他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小伙子!

安 妮

1944年3月19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昨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决定,和彼得说说心里话。我们还没走到桌旁,我就悄悄问他:“今天晚上你学速记吗,彼得?”

“不。”他说。

“我想过会儿和你谈谈。”

“好啊。”为了礼貌起见,我洗完盘子后,还在他父母那里停留了一会儿,但是时间不长,然后我去找彼得。他站在敞开的窗户左边,我走到右边。在半明半暗的环境里谈话比在明亮的光线下好得多。我想,彼得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谈了那么多,以至于我都记不全了,但是今晚美极了,是自从来到这里后,我经历的最美好的夜晚。我可以给你简单地复述一些。我们先是谈到那些争吵,现在我





已经用另一种态度去面对它了，然后我们谈到内心和父母的疏远。我向彼得讲了我爸爸、妈妈、玛戈和我自己。突然他问我：“你们在说晚安的时候肯定总是彼此亲吻吧？”

“那当然啦，好多次哪！你们不是吗？”

“不是，我几乎还没给过什么人亲吻。”

“过生日时也没有人亲吻你吗？”

“有，那倒是有的！”

我们谈到，我们俩都不完全信任父母，他的父母那么希望得到他的信任，可是他却不能给他们。我告诉他，我躺在床上痛哭，为了发泄我的苦闷，而他则跑到顶楼上去骂骂粗话。我们说到，玛戈和我其实现在才真正相互了解，但是我们却不能什么都说，因为离得太近了，总在一起。从我们谈到的一切，还有我们已经谈过的那些事儿中，我感到他正好就是我心中想的那个样子。

然后我们回忆起一九四二年，当时我们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今天我们自己几乎都认不出来，开始时我们不能相互容忍。他觉得我过分活跃，不顺眼，我则觉得，在这个青年身上根本没什么能看得上眼的地方。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向我献殷勤，可是现在我很高兴。我们也谈到，他总是把自己隔绝起来。这时我对他说，在我活泼的本性和他的安静之间其实没有大的差别，而且我至少是那么渴望安宁，但是没有有一个地方能让我独自一人待着，除了和我的日记在一起。我们相互告诉说，他感到高兴，





因为我的父母带着孩子们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幸福,因为他在这儿,我们谈到,如今我很理解他为什么不爱和别人接近,还有他与父母的关系,而且很愿意帮助他。

“你的确总是在帮我的!”他说。

“怎么帮来着?”我非常吃惊地问。

“用你的快乐!”

这是他能够对我说出的最美好的话了。太好了。他学会把我当作好伙伴看待了,目前这就足够了。我找不到词语来表达我是多么感激和快乐,但是我必须向你道歉,基蒂,今天我写得没有平日写的好。

我把心中想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了。现在我有一种感觉,彼得和我在共同分享一个秘密。如果他看着我,对我笑或者使个眼色,我的心中仿佛立刻就明亮起来。我希望永远这样下去,我们还能够共同度过许许多多幸福的时光!

你的心存感激和幸福的安妮

1944年3月20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今天早晨彼得问我,晚上是否再去他那儿一次,并且补充说,我一定不会打扰到他。在他的房间里能待得下一个人就同样能容得下两个人。我说,不能每天晚上都去,

因为楼下的人会觉得不好,可是他认为,我不应该在乎这事。我说找一个星期六晚上,并请求他,假如有月亮的话,通知我。

“当然,”他回答,“然后我们就下楼去看月亮。”

在此期间,我的幸福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早就想到,玛戈也觉得彼得很可爱。她是否很喜欢他,我不知道,但是这事儿总让人觉得不舒服。每一次,当我和彼得在一起时,一定会给她造成痛苦。她很聪明,几乎让人觉察不出什么。我很清楚,假如是我的话,一定嫉妒得要命。玛戈只是说,我用不着可怜她。“让你这样作为第三个人被撂在一旁,我觉得不好。”我说。

“对此我已经习惯了。”她有一点痛苦地说。我还不敢对彼得讲这事。也许以后有一天会讲。现在我们有好多事需要先充分交谈呢。母亲昨天批评了我一顿。我也是罪有应得,面对母亲我不应该再那么冷淡。我也想试着更好地控制自己,无论如何也和蔼一点,不多嘴多舌。皮姆对我也不再那么亲热。他试着不再把我当孩子对待,于是就冷淡多了。等着看吧,以后会怎么样!

够了。我什么事也干不下去,只一心想看着彼得,再也容不下其他东西了!

玛戈的善良的证明:今天,三月二十日,我收到玛戈的信。





安妮，昨天我说我不嫉妒你时，我只说了一半真话。情况是这样的，我既不嫉妒你，也不嫉妒彼得，我只是对自己感到遗憾，我还没有找到——也许是暂时还没找到——可以交流思想、对他说出我的情感的人。但是你们俩，我从心里为你们高兴，你们能够相互信任。你在这里一定十分缺乏别人理所当然已经占有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我和彼得永远到不了那种程度，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我想和那人无所不谈，他也必须是和我十分亲近的人。我必须得感觉到，不用说多少话，他就能完全懂得我。因此必须有那么一个人，他在智力上超过我，彼得不是。可是对彼得和你，我可以想像出来，你们相处得很好。因此你不用觉得内疚，以为你从我这里拿去了什么，或是我吃了亏，不会是这样的。你们两个人通过相互交往只会得到好处。

我的回答如下：

亲爱的玛戈！你的信写得太亲切了，不过我还是不能心安，也许永远也不会心安的。

像你所说的那样信任，我和彼得之间还谈不到，但是站在敞开的窗户旁、在昏暗中，比在白天光线明亮时、在太阳光下能更好地说出心里话。轻声低语谈论

感情也比大声嚷嚷出来容易些。

我相信，你对彼得有一种兄弟姐妹般的感情，肯定也像我一样那么愿意帮助他。也许你也会做的，尽管你们之间还没有我们意义上的信任。信任必须是双方的。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和父亲之间不能这样谈话的原因。

让我们结束这个话题吧，以后也请不要再提。假如有什么要谈的，请写出来。那样我可以比口头表达得更好。你不知道，我多么钦佩你。我只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够拥有像父亲和你那样的善良，在这方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区别。

安 妮

211

1944年3月22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昨天晚上我收到玛戈的这封信。

亲爱的安妮！

读了你昨天的信以后，我有一种感觉，你到彼得那儿去做功课时，或者和他谈心时，你有点内疚。其实这根本没有丝毫道理。在我这儿，只有一种相互信任的权利，而彼得不是合适的人选。正如你所写的，

我把彼得看作兄弟,但是……当作弟弟!事实上仿佛我们伸出触角,彼此试探,想决定是否能够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感情。也许以后能,也许永远不能,但是现在还是远远没到这一步。

你真的不用怜悯我。尽管享受你找到的友谊吧!

在这段时间里,这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在后屋,还会经历一次伟大的爱情。我真的没考虑过以后会不会嫁给彼得,因为我并不知道,他如果长大了会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会不会还深深相爱,愿意结婚。彼得也喜欢我,对此我有把握。这种好感是什么类型的,我不知道。他是只希望有一个好伙伴,是把我当作一个姑娘喜欢,还是当作妹妹,我还弄不清楚。

当他对我说,在楼上经常发生的争吵中,我对于他说是一种支持时,我非常高兴,而且已经在对他的友谊的信任中前进了一大步。昨天我问他,假如这儿有十多个安妮接连来找他,他将怎么办。这时他回答:“假如都和你一样,那可能都喜欢。”

他总是很好客,我想,他喜欢看到我来。他也很努力地学习法语,甚至晚上十点以后,在床上还学。噢,我想到星期六晚上,想到我们的谈话、我们周围的气氛,我第一次对自己表示满意。我希望,如果再有一次的話,我说过的话,将一字不改,不会像我平时那样,经常后悔。当他



笑的时候,是那么漂亮,即便是很安静,也是亲切又和善。照我看来,当他发觉我不是世界上那个最肤浅的姑娘,而是一个和他一样爱做梦,和他有同样的苦恼的人时,他会感到十分吃惊的。

我的回信如下。

亲爱的玛戈!

我觉得最好是先等等,看事态如何发展。不会太长的,我和彼得之间就会作出决定,这样或那样。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不想去想比鼻子尖更远的事。然而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做,如果彼得和我交朋友的话,那我就告诉他——那时我根本不会先征求你的同意——,你也喜欢他,如果需要的话,也会站在他这边。彼得对你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自然会问他。肯定不坏,甚至正好相反!尽管到我们这儿来,楼上或者别的我们待的地方。你真的不会干扰我们,因为我想我们两人已经达成默契,如果我们要谈心的话,我们会在晚上摸黑谈。勇敢点!我也是这样做的。你的时刻也许比你想的来得要快!

安妮



1944年3月23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这里的一切又有点走上正轨了。我们的“黑市商人”幸运地又从监狱放回来了！

米普昨天又来这儿了，艾莉的咳嗽好多了，只有科弗斯还得在家里待好久。昨天这儿有一架飞机掉下来了。机上人跳伞了，飞机掉在一个学校上面。幸好没有孩子在学校里。当时燃起了大火，死了几个人。德国人拼命向伞兵扫射。居民对这种怯懦的行为十分愤怒。我们，我指的是提心吊胆的女人们，又吓得要死。我觉得，开枪射击……太卑鄙。

现在我经常上楼去，为了在彼得那里，在房间里呼吸一点傍晚的新鲜空气。紧靠着他坐着，向外眺望，也是很美的。每当我一消失，范·丹和杜瑟尔总是说些不怀好意的话。

不是说“安妮的第二个家”，就是说“其实这合适吗，年轻的小伙子在黑暗中，在他的房间里接待年轻的姑娘？”对这些想入非非的议论，彼得采取令人吃惊的无所谓态度。他母亲的好奇心也不比别人少，如果她不是怕碰钉子的话，她本想对我们的谈话问个一清二楚。彼得说，大人们只是嫉妒，因为我们年轻，他们生气，因为我们并



不把他们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当回事儿。有时候彼得也下楼来叫我,但是尽管他竭力克服,还是常常脸红,怕羞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很高兴,我从不会脸红,那一定很不舒服吧!

父亲总说我是一个爱打扮的小姑娘,但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有虚荣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多少人对我说过,他们觉得我长得漂亮,除了学校里的一个男孩,他说,我笑起来时是那么可爱。但是昨天彼得着实恭维了我一通,我想把我们的谈话复述给你听,让你开开心。

彼得经常这么说:“你倒是笑一笑啊!”

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我应该总是笑?”

“因为你笑起来那么好看。那时你的脸上就有小酒窝。怎么会有有的?”

“我天生就有。这也是我唯一好看的地方!”

“不是,这不是事实!”

“可是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我从来不是,而且将来也不会是。”

“我根本完全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你挺漂亮!”

“可这不是真的。”

“如果我对你这么说,你肯定可以相信!”

接着我当然对他说,我觉得他也同样英俊。现在我不断地从各方面听到对于我们突如其来的友谊的议论。但是我们没怎么介意父母的无聊话。所有那些议论都那么



无聊。难道各位父母把他们的青春时代忘记了吗？似乎差不多如此。如果我们开玩笑，他们当作是正经事儿，如果我们严肃起来，他们则笑话我们！

安 妮

1944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政治本来应该在“我们的藏匿历史中”占有一个很大的篇幅，但是因为我不太关心政治，就忽略了它。为此我想现在用整整一封信的篇幅来谈政治。

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个混乱的战争时期，对此一直讨论下去，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为此而引起这么多争吵，那干脆就是愚蠢。

让他们去打赌、嘲笑、痛斥、骂街，爱干什么都行，随他们去吧，我没意见！只是别吵架，因为这多半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从外边来的人经常带来各种不真实的新闻。我们的广播到现在为止还没说过谎话。亨克、米普、科弗斯、克拉勒、艾莉，他们都按照他们的情绪讲述发生的事件，可他们的情绪时好时坏。不管怎么说，亨克还少受一点情绪的影响。

在这里，在后屋，他们一谈到政治，情绪总是一样的。在无数关于反攻、轰炸、部长演说等等的争论中，人们也



听到无数意见：“不可能！”……“上帝啊，如果他们现在才开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太棒了，好极了，不能再好了。”

乐观的，悲观的，不要忘了，还有现实的——大家都不知疲倦地表达着自己的意见，而且总是如此：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某个夫人很生气，她丈夫这么毫无保留地相信英国人。那个先生则攻击他的太太，因为她嘲笑、瞧不起他所热爱的民族。

他们这么争来争去，从来不觉得无聊。我找到了一个办法，效果是肯定的。就好像你拿针刺谁一下，他就一蹦老高。我的办法正是这样。只要提起关于政治的一个字，全家就都被卷了进来！

仿佛德国的国防军报道和英国的 BBC 电台还不够，不久前又出了一个“空袭报道”，既吸引人，另一方面也常常让人失望。英国空军白天黑夜接连不断地出动（就像德国电台不停地制造谎言一样）。清晨，人们很早就开始听广播，然后每个钟头一次，直到晚上九至十点钟，有时候到十一点，一个有力的证明，说明这些大人虽然非常有耐心，但是脑子多少也有些木了（除了几个例外；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一个人每天最多听两次广播，其实已经足够了！工人——节目、弗郎克·菲利普的奥兰治电台、女王陛下，节目一个接一个都来了，并且都找到自己的热心听众。假如我们这儿的人不是正好在吃饭或者睡觉，就是坐





在收音机旁，谈着吃饭和睡觉的事，当然也谈政治。唉，这已经非常无聊了，这会儿，如果不想变成一个干瘪的小老太婆，可是一门艺术！

一个理想的例子是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说。

星期日，九点。茶水已经准备好了，客人们到了。杜瑟尔坐在收音机左边，范·丹先生在前边，彼得在旁边，母亲挨着范·丹先生，他太太在后边，皮姆坐在桌旁，玛戈和我也在桌边。先生们抽烟，彼得由于听得激动闭上了眼睛。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长晨衣和范·丹太太两人怕得发抖，因为飞行员不顾正在演讲，高高兴兴地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目标是鲁尔地区。父亲呷着茶，玛戈和我亲密地紧挨着挤在一起，莫希睡得呼呼的，伸开四肢，趴在我们俩的膝头。玛戈的头发上戴着发卷，我穿着一件又紧、又小的睡衣。整个情景很亲密，很舒适，而且很和谐，这个晚上也是如此。然而我紧张地等着将要发生什么事。而他们别的人几乎没等演说结束，就不耐烦地用脚在地上搓，为了过一会儿能够就这个演说进行讨论，你刺我一句，我回你一句，然后讨论就变成了一场争吵。

安妮

1944年3月28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关于政治，我还可以写得更多，但是今天我还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要报告。第一，母亲禁止我这么经常上楼去，因为她认为范·丹太太嫉妒。其次，彼得邀请玛戈一起上楼，是出于客气呢，还是他真有这个意思，我不知道。第三，我问父亲，我是不是必须尊重范·丹太太的嫉妒心？他认为没必要。怎么办？母亲生气，是不是也有点嫉妒？父亲乐于看到彼得和我在一起，很高兴，我们能够合得来。玛戈也觉得彼得很可亲，但是她认为，只适合于两个人决定的事儿，不应该三个人商量。

母亲以为，彼得爱上我了。说真话，我倒希望如此！那我们就能搞清我们的关系，更容易坦率地相互交谈。母亲也说，他总是盯着我看。这也是真的，我们不时交换眼色，我脸上的小酒窝很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这时还什么也不能做，不是吗？

我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母亲反对我，而我也反对她，父亲在我们俩之间，对这默默的争斗装作看不见。母亲伤心，因为她确实是爱我的，我不伤心，因为我觉得她实在不理解我。而彼得呢……我不想放弃彼得。他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小伙子，我佩服他。我们俩之间将会很好的。





为什么“老人们”总要多管闲事呢？幸好我习惯了，把我的心事隐藏起来，而且我做得这么好，没让人看出来，我多喜欢他。他会在某个时候说些什么吗？我将在什么时候会感觉到他的脸贴着我的脸，就像在梦中和彼得在一起时那样吗？这个彼得和那个彼得！现在你们是一个人！他们不理解我们，不能明白，我们只要坐在一起，不用说话，就已经很满意了。他们不明白，是什么使我们走到一起的。什么时候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可是需要克服什么也是件好事，因为结局将会更加美好！假如他这样把头放在胳膊上，眼睛闭着时，他还像个孩子，他逗莫希玩的时候，十分亲切，每当他扛土豆口袋或是别的重东西时，他是强壮的。当他观察炮击或者在黑暗中侦察是否有小偷时，他是勇敢的，但是如果他显得笨拙、不灵便的时候，那正是他最可爱的时候。当他给我讲些什么时，比他从我这儿学什么，更是一种舒服得多的感觉。我真希望，他在各方面都比我强，我觉得那才是最好的了。

别管那些母亲们了！只要他最终愿意说话就行！

安 妮

1944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昨天博克斯坦大臣在奥兰治电台说，战后要出一部

这段时间的书信集。大家自然立刻想到我的日记。你想想一下,如果我发表一部“密室”小说,那该多有趣啊。当然,从题目上人们很可能想到,是一本侦探小说。

可是现在不开玩笑了。战后一些年中,也许十年之后,讲述我们犹太人在这儿怎样生活,说什么话,吃什么东西,不会让人觉得不可信吗?因为尽管我给你讲述了许多这些情形,你也总归才只了解了这种生活的一小部分,比如太太们怎样害怕,像这个星期日,三百五十架英国飞机往伊莫登扔了五百万公斤炸药,房屋被气浪冲得直晃动。比如我们听说,在这儿有多少传染病肆虐。特别是你还一点不知道,如果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的话,非得整天写个不停才行。人们排长队买蔬菜,或是别的还在出售的东西。医生不能去看病人,因为他们的汽车,(假如他们还有一辆的话)或者自行车被偷了。人们听到无数破门而入的盗窃事件,以至于我一再问自己,荷兰人有口皆碑的诚实哪儿去了?八至十一岁的孩子打破别人家的玻璃窗,把能拿得走的东西都拿走。没有人敢于哪怕离开家五分钟,因为你只要走开一会儿,回来时就什么都没了。每天报纸上都刊登悬赏广告,想找回打字机、波斯地毯、电钟、衣服料子等等。街上的大钟被拆走,电话机连同最后一根电线都被人从电话亭里拿走了。

老百姓的情绪不会好。每周的配给量不够维持生计。反攻的消息还等不到,男人们必须到德国去,儿童营养不



良,生病。几乎所有人的衣服和鞋都是破破烂烂的。换一只鞋底,黑市上得七盾半。这时候大多数鞋匠不接待顾客,或者一双鞋你得等上四个月,然后经过这段时间,你的鞋有时候还找不着了。

这期间的好消息是,在营养越来越差、控制措施越来越严厉的情况下,反抗占领的破坏活动越来越强。食品配给处的官员和其他官员们大多数都帮助本国人,但是也有一些人出卖他们。幸好荷兰人中只有占很少比例的人站在对立的一方。

安 妮

1944年3月31日 星期五

222



亲爱的基蒂!

天气还相当冷,但是大多数家庭已经一个月没有煤烧了。这也是一种乐趣,怎么样?对于俄国战线,普遍的情绪又很乐观了,因为那里形势很好。我是不多写关于政治的事儿的,但是我可必须向你通报,他们推进到哪儿了,即在波兰边境和罗马尼亚的普鲁特河畔。离奥德萨很近了。这里的人每天晚上都等着斯大林的特别公报。

在莫斯科放了那么多礼炮,整个城市必定每天都炮声隆隆。是他们觉得这样做很好,好像战争又近在咫尺,还是不能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欢乐呢?我不知道!

匈牙利被德国人占领了。那儿有一百万犹太人,他们大概也将要遭受不幸了。

这儿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今天是范·丹先生的生日,他得到两小包烟草,和可以冲一杯咖啡的咖啡粉(他太太的今天省了),克拉勒送了柠檬果汁,米普送了沙丁鱼罐头,我们送的是科隆香水、丁香和郁金香,还没忘记一个添加草莓和醋栗的大蛋糕,因为面粉不好,黄油也不好,蛋糕有点易碎,但是味道好极了!

关于彼得和我的闲言碎语少多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如果我们碰到一些不好谈的问题时,我也不用像在其他男孩子面前那样感到拘谨,这太好了。比如我们谈到血,谈到月经。他认为,我们女人确实坚忍!——嘿,嘿,嘿,为什么?

我在这儿的生活变得好些了,好多了。上帝没有抛弃我,以后也不会抛弃我。

安 妮

1944年4月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然而一切都还是那么困难。你肯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是吧?我是那么渴望一次亲吻,可它一直久久没来。难道他就总只把我当伙伴看吗?我对他来说不能再亲近一



点吗？你知道，我是刚强的，大多数的重担我都可以自己扛，我从不习惯和别人分担。我从不粘在母亲身上。但是现在我却很想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只想那么静静地待着！

我永远不会忘记梦见彼得面颊的那个梦，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美好。他不是也思念我吗？难道他不承认他的爱，只是由于害羞吗？为什么他不经常让我在他那儿？唉，为什么他不说呢？我想停止，静下心来。我会保持坚强，耐心地等待别的事情到来，但是……而糟糕的是：看起来是这么愚蠢，仿佛是我追求他，因为总是我上楼去找他，而他不到我这儿来。但是这是因为房间分配的原因，他可能是明白的。唉，他还得再明白更多的东西呢！

安 妮

224



1944年4月3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一反往常的习惯，想详细给你讲讲饭食的情况，因为不仅在后屋，不仅全荷兰，欧洲，事实上在任何地方这都成了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在我们来到这里的二十一个月中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伙食——阶段”。这是什么意思，你马上就会听到。对于“伙食——阶段”，我的理解是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人们得不到别的可吃的东西，只能是规定的饭菜，总是同一

种蔬菜。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别的,每天只有菊苣,有时带沙子,有时不带,偶尔里边也有土豆,或者另外配土豆,或者是放在一个耐火模子里专门烤的。然后就是菠菜,接下去是甘蓝、洋葱、黄瓜、西红柿、酸菜,等等,根据季节不同来定。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吃酸菜,肚子肯定不舒服,但是假如你饿了,你也得吃。如今我们已经过了最美好的阶段,因为现在我们再也得不到新鲜的蔬菜了。我们这周的菜谱,午饭是褐豆、豌豆汤、土豆和面粉团子、土豆烤饼,靠上帝保佑,有时还有萝卜和烂胡萝卜,然后又是褐豆。每顿正餐都吃土豆,由于面包缺乏,早餐也开始吃土豆了。做汤的是褐豆或者白豆、土豆,然后是有名的袋装菜丝汤:女王牌汤和褐豆汤。什么里边都有褐豆,肯定面包里也有。晚上我们总吃土豆浇上人造肉汁和红萝卜沙拉,幸好我们还有红萝卜。我还必须说说面团。我们是用“政府面”加上水和发酵粉做的。当然又黏又硬,吃到胃里像块石头。咳,也比没有强!

一周里最美味的食物是一片肝泥肠和抹在干面包上的果酱。可是我们还活着,这么可怜的饭食我们还常常吃得津津有味呢。

安 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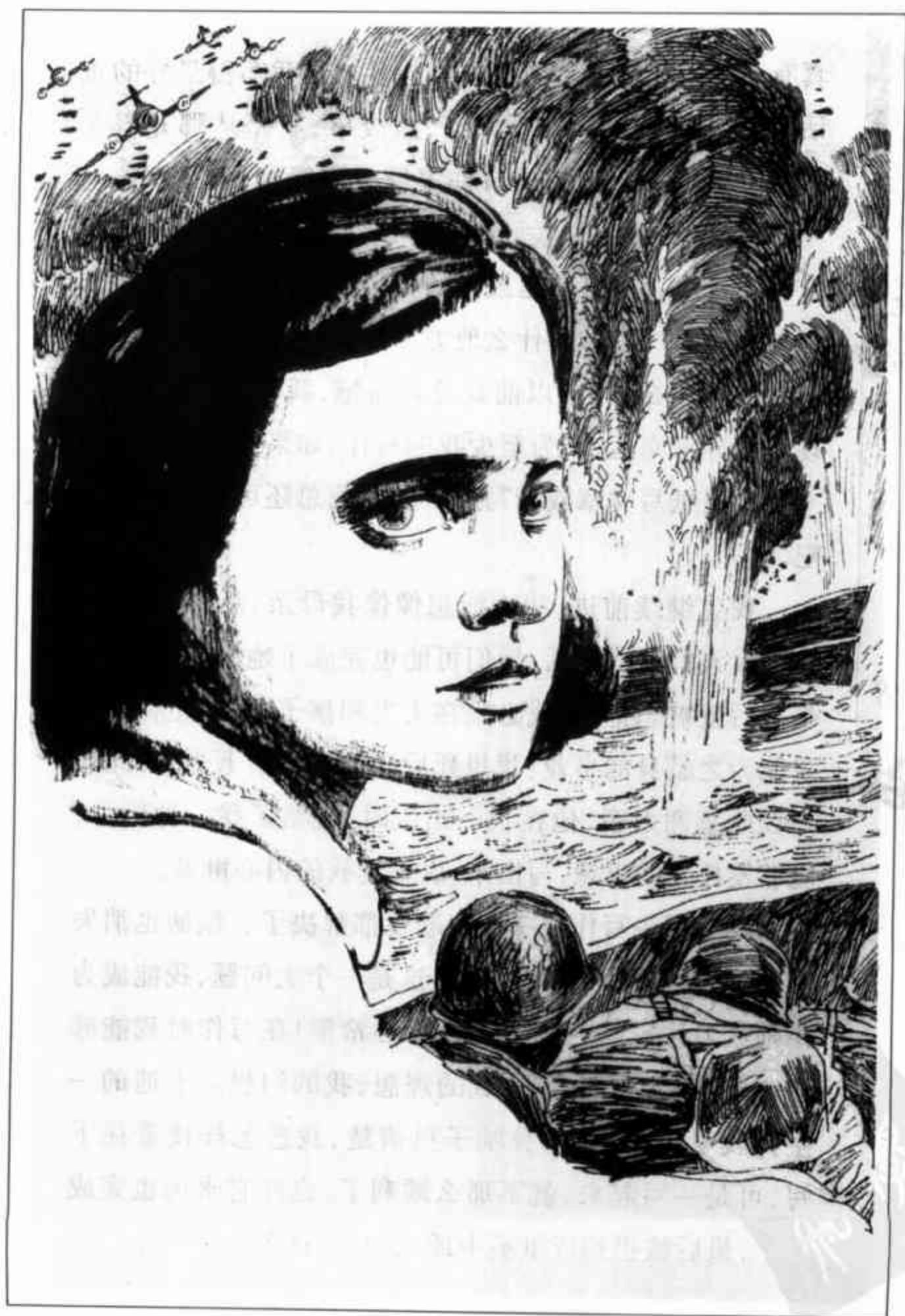
1944年4月4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再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学习。战争结束还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像是一个童话。如果战争在九月还打不完，我将不再去学校，因为我不愿意留级两年。这些日子里，我只是想着彼得，除了彼得，什么都不想，白天想，睡梦中想，以至于到周六我变得非常痛苦。我坐在彼得身旁，不得不强忍住眼泪，然后和范·丹太太说笑着调制柠檬汁，挺活跃的，可是刚刚剩下我独自一人时，我就知道，我肯定要哭出来了。我只穿着睡衣，滑到地板上，先是长时间，诚恳地祈祷，然后在冰冷的地上哭，我把头放在胳膊上，两腿蜷起，缩成一团。在剧烈的抽泣中，我又清醒过来一点儿，拼命把眼泪憋回去，为了不让他们听见。然后我开始鼓励自己，一再说：“我要，我要，我要……”

我这种不寻常的姿势使身子完全僵硬了，一下子倒在床沿上，我一再挣扎，直到快十点半才又爬到床上。过去了！现在完全过去了。我必须学习，为了不停留在愚笨的状态，继续前进，为了当女律师，这是我的理想！我知道，我能写，有几个故事写得还不错，我对后屋的描写挺幽默的，在我的日记中说出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是否





真有才能，还得走着看。《埃娃的梦》是我写得最好的童话，奇怪的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故事，我是从哪儿得来的。《卡迪的一生》中，也有许多地方写得好，但是整体上不怎么样。

在这里，我自己是最好的和最尖锐的批评者。我知道，什么地方写得好，什么地方不好。不写作的人，没人知道写作是多么愉快。以前我总是遗憾，我画画不好，但是现在我异常幸运，因为至少我能写作。如果我没有足够的才能给报纸写文章或者写书，那好，我总还可以为自己写吧。

我想继续前进。我不能想像像我母亲、范·丹太太和其他女人们那样生活。她们可能也完成了她们的任务，可是以后就被忘记了。我必须在丈夫和孩子以外，还有一些我能为之献身的事业！我想死后还能继续活下去。因此我是如此感谢上帝，他在我一出生时，就给了我一种能力，能够发挥我的思想，写出来，以表达我的内心世界。

我一埋头写作，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烦恼也消失了，又重新鼓起了勇气。但是，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能成为律师或者作家吗？我希望能，衷心希望！在写作时我能够弄明白一切，我的思想、我的理想、我的幻想。《卡迪的一生》，我早就不写了。我脑子里清楚，我想怎样接着往下写，可是一写起来，就不那么顺利了。也许它永远也完成不了，最后被扔到废纸篓中或火炉里。这个念头可令人不



舒服,但是我又想:“十四岁,这么少的经验,实际上还不能写出什么有哲理性的东西。”

但是,现在继续吧,带着新的勇气。会成功的,因为我想写!

安 妮

1944 年 4 月 6 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你问我的特殊兴趣和爱好,现在我想回答你。你别怕,我警告你,可有一大堆呢。

首先当然是写作啦,不过这其实算不上爱好。

其次是王族家谱。我从报纸、书籍和文件中已经找到好多关于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俄国、挪威、尼德兰家族的材料,我已经搜集了很多,因为我早就从我读过的传记和历史书中做了摘录。我甚至抄下来许多段落。于是后来历史也成了我的第三爱好,父亲给我买了好多有关书籍。我等不及自己能够去公共图书馆翻阅的那一天。

第四个兴趣是古希腊和罗马神话,这方面我也有许多书。再有的爱好就是电影明星的照片和家庭照片。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对一切和作家、诗人、画家有关的资料都特别感兴趣,也很喜欢艺术史。也许后来还有音乐。



我最讨厌的是代数、几何和算数。其他的课程我都喜欢,可是对历史喜欢的程度,又在所有一切学科之上!

安 妮

1944年4月11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我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星期五(耶稣受难节)我们玩集体游戏,星期六也玩。日子平静地过去,过得很快。星期日我请求彼得到我这儿来,然后我们一起上楼,待到六点。从六点十五分到七点,收音机播放优美的莫扎特的乐曲,我特别喜欢《小夜曲》。当大家都在的时候,我不能完全专心听,因为优美的音乐总是使我非常感动。

星期日晚上我和彼得一起到楼上储藏室里。为了坐得舒服点,我们从房间里拿来几个沙发垫子,并坐到一个垫子上。地方不大,我们紧挨着坐,背靠着几个箱子。莫希和我们在一起。这么说,我们并不算单独待着,不被监督。突然,八点三刻时,范·丹先生嘘了一声,问我们是不是拿了一个杜瑟尔先生的垫子。我们两个人跳起来,拿着垫子,带着猫,和范·丹先生一起下楼。为了这个垫子还闹出了一场悲剧。杜瑟尔非常生我们的气,因为我们拿了一个他的垫子,而这垫子他是当枕头用的。他怕跳蚤跑进去,



就为了这个破垫子把屋子弄得天翻地覆。为了报复,彼得和我将两把刷子放到他的床上。我们还为这段插曲笑了好久。

我们的快乐没有延续多久。九点半时彼得敲门,请求父亲上楼,帮他解释一个复杂的英语句子。

“那儿多半有点儿什么情况,”我对玛戈说,“解释英语显然是个借口。”

我的推测应验了。库房里进了贼。父亲、彼得、范·丹和杜瑟尔飞快地下去。母亲、玛戈、范·丹太太和我等着。四个女人害怕地坐在那里,得说说话啊。于是我们就说啊,说啊,直到我们听见下边砰地响了一声。接着又寂静无声了。时钟敲响九点三刻。我们大家脸上变了颜色,我们安静,但是很害怕。男人们在哪儿呢?他们会和盗贼搏斗吗?十点,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父亲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地进来,后边跟着范·丹先生。

“开灯,轻轻地上楼,我们在屋子里等着警察。”

没有时间害怕了。灯打开了,我还抓起一件小外衣,我们到了楼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倒是快说呀!”

但是在那里没人能讲些什么,男人们已经又下楼了。十点十分他们四个人再次上来,两个人守着彼得房间里敞开的窗户,通往走廊的门锁上了,活动门也关上了。我们在灯泡上面罩了一件小毛衣,然后他们说:“彼得在上



边听见两声很沉重的声响,赶快跑下来,看见仓库大门的左边少了一块大木板。他又跑上去,向家庭中负责保卫的人发出警报,他们四个人一起跑下来。当他们进入仓库时,小偷正忙活着呢。范·丹先生还没来得及好好想,就大喊:“警察!”

小偷匆匆忙忙地逃跑了。为了不让巡逻警察发现那个洞,男人们又用木板把它堵上,但是有人从外边使劲一踢,木板就又倒在地上了。四人对这种粗鲁的行为十分惊愕。范·丹先生和彼得恨不得把那些家伙杀了。范·丹先生用一把斧子使劲往地上一敲,然后大家又都安静下来。他们刚想再一次把木板安上去,突然发觉,有响动。

门外站着一对夫妇,手电筒刺目的光照亮了整个空间。

“该死的!”男人们中的一个嘴里嘟哝着……一瞬间,他们的角色变了,从警察变成了小偷。四个人一个接一个悄悄地溜上楼,彼得很快把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门、窗打开,把电话机扔到地板上,最后他们大家来到保护墙后面。——第一部分结束。

非常可能是那对夫妇报了警。这是星期日晚上,复活节第一天的晚上,节日的第二天,办公室里没有人,我们则到星期二早晨之前一直都不能动。你想想,两夜一天,就这么在恐惧中坐着,是什么滋味!我们什么也不想,



只是在黑暗中呆坐着，因为范·丹太太把灯关了，我们只能悄悄耳语，只要有一点响声，就有人发出嘘声。

十点半，十一点，没有声响。父亲和范·丹先生轮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十一点一刻，楼下有声音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吸都听得见，我们一动不动。屋子里有脚步声，私人办公室、厨房，然后……我们的楼梯上，没有人敢喘气，只听见八个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我们楼梯上有脚步声，然后旋转橱柜发出嘎嘎的响声。这一刻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

“现在我们完了。”我想，看着我们大家在这个夜晚被盖世太保带走。旋转橱柜又响了两下，然后有什么东西掉下来，脚步声远了。我们暂时得救了。一阵战栗通过我们大家全身，我听见牙齿咯咯打战，还没有谁能说出一个字。

房子里再听不见什么声音了，但是柜子前面楼道里的灯还一直亮着。只是因为那个柜子显得神秘吗？警察忘了关灯吗？会有人来关灯吗？现在舌头才又能动弹了，房子里已经没有人了，也许有一个警官还在门前守着。

我们大家还都害怕得发抖，每个人都必须……一次。便桶在储藏室里，于是，彼得的那个放废纸的白铁皮篓不得不派上用场。范·丹第一个，然后是父亲，母亲很不好意思，父亲把废纸篓提到房间里，范·丹太太、玛戈和我都愿意用，最后母亲也用了。纸就成问题了，幸好我口袋里还



有一点儿。

铁皮篓发出阵阵臭味，大家都悄悄低语，我们都累坏了，十二点了。

“你们就躺在地上睡吧！”玛戈和我得到枕头和被子。玛戈躺在食品柜附近，我躺在四条桌子腿中间。地上的臭味没那么厉害，但是范·丹太太还是轻手轻脚地取来一点漂白粉，把一块旧布蒙在篓子上，当作第二道防线。

谈话、耳语、气味、恐惧、放屁的声音，还总有人用便桶。在这种环境里怎么睡得着啊。两点半，我太累了，什么也听不见了，一直睡到三点半。我醒来时，看到范·丹太太把脑袋放到我的脚上了。

“现在请您给我点什么穿的吧。”我请求道。我也得到了点衣服，可是别问我是什么。我的睡衣外套了一条毛裤，一件小红毛衣和一条黑裙子，下边穿着白袜子，外面套着破了的齐膝袜。

现在范·丹太太坐在一把椅子上，范·丹先生躺在地上四肢摊开，也把头枕到了我的脚上。我开始思考这一切，同时还总是发抖，弄得范·丹先生也无法睡觉。我做了警察返回的准备，那时我们就不得不说我们是藏匿者。或者是好心的荷兰人——那我们就得救了——或者是纳粹，那我们就必须用钱去贿赂！

“你倒是把收音机拿开啊。”范·丹太太叹了一口气。

“好，送进厨房的炉子里，”她丈夫回答，“假如他们能



发现我们,就也能找到收音机。”

“然后他们也能发现安妮的日记。”父亲补充说。

“把它烧掉吧。”我们当中最害怕的人建议。这一时刻和警察拨弄旋转柜子时发出的嘎嘎声,对于我来说,都一样是最可怕的。

“我的日记不能烧!我的日记必须和我在一起!”父亲没有再说话,感谢上帝!

把我还能回忆起来的所有谈话都复述一遍,没有意义,说了那么多话。我安慰十分害怕的范·丹太太。我们谈论到逃亡、盖世太保以及我们必须表现出的勇气。

“现在我们必须像士兵一样,范·丹太太!如果必须遭殃,那是为了女王、祖国和自由,就像奥兰治电台总说的那样。唯一最可怕的是,我们牵连他们都遭到不幸。”

范·丹先生又和他太太交换了位子,父亲到我这儿来。男人们不停地抽烟,不时可以听见一声长叹,然后多半又是某人起来方便,一切都一遍遍地轮流重复。四点,五点,五点半。我走到彼得的房间里。我们坐在敞开的窗户旁倾听,挨得那么近,以致我们都能相互感觉到彼此身体的颤抖。我们只偶尔说一句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旁边的一间屋子拉开了窗帘。

七点,男人们想给科弗斯先生打电话,好叫人到这儿来。他们把要在电话里对科弗斯说的话写下来。被入口大门那儿的守卫听见电话铃声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是警察



回来的危险更大。对科弗斯说的要点如下：

小偷进来了。警察进到房子里，直到活动门那儿，没再往前走。

小偷看来是受到了惊扰，打破库房的门，从花园逃走了。

主要的入口大门锁住了。克拉勒一定是从侧门走的。打字机安全地保存在私人办公室的黑盒子里。

试着通知亨克，并且到艾莉那里去取钥匙，然后借口必须给猫拿饲料，到公司来。

一切都按照愿望进行着。给科弗斯打了电话，打字机（在我们楼上的）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黑盒子里。我们围坐在桌旁，等着亨克或者是警察的到来。

当我们听到楼下有脚步声时，彼得睡着了，范·丹和我躺在地板上。我轻轻地站起来：“是亨克！”

“不是，不是，是警察！”我听见有人说。

有人敲门，米普的口哨声！对于范·丹太太来说，这已经使她受不了啦。她脸色惨白，全身无力地倒在椅子上，如果这种紧张再延长一分钟，她就会昏过去了。

当亨克和米普进来时，我们的房间可是够好看的。单单那张桌子的样子，就值得照下来。一本《电影和戏剧》摊开放在那里，漂亮的舞蹈明星照片上染上了果酱和治腹泻的药。两个果酱瓶、一个半面包、镜子、梳子、火柴、烟灰、香烟、烟草、烟灰缸、一条三角裤衩、一个手电筒、卫生



纸等等,等等,乱七八糟,到处都是。

亨克和米普当然受到欢呼和泪水的欢迎。亨克用木板把门上的窟窿补好了,很快又离开,去向警察就被盗事件报案,米普在库房的门底下发现了我们的守夜人的一张通知,他看见了洞,并且报告了警察。亨克也想到他那儿去。

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整理。我还从来没看见过,在半个小时内能有这么大的变化。玛戈和我铺好楼下的床,到厕所里洗脸、刷牙、梳头。然后我们把屋子稍稍整理了一下,又上楼去。桌子已经收拾好了。我们拿来水,煮咖啡和茶,摆好桌子,准备吃午饭。父亲和彼得倒了便桶,用热水和含氯消毒剂清洗干净。

十一点,我们和此刻已经回来的亨克一起,围坐在桌旁,慢慢安下心来。亨克讲道:

“我们的守夜人斯拉格特正在睡觉,他老婆说,她丈夫在顺着市内通航运河巡逻时,发现了我们这儿的洞,就喊来一个警察,一起搜查了我们的整栋房子。他想星期二去找克拉勒,然后再详细报告。派出所还丝毫不知道被盗的事,但是立刻记录下来了,他们想星期二再来。”在回来的路上,亨克还偶然去找了一趟在街角上的我们的蔬菜商,说了被盗的事。

“我知道,”他心情平静地说,“我昨天晚上和我太太从你们房子旁经过,看见了门上的那个窟窿。我太太不想





停留,但是我用手电筒照了照。这时候小偷跑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没叫警察,因为我觉得对你们不合适。我虽然什么也不知道,但我还是猜到了一点!”

亨克谢过他后就走了。那个人肯定估计到,是我们住在这儿,因为他总是在中午送土豆来。好人哪!

亨克走后,我们洗了盘子,躺下时已经是一点了,大家都睡觉。三点差一刻时我醒了,看见杜瑟尔先生已经不见了。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偶然在浴室碰见彼得,我们说好,在楼下碰面。我又收拾了一下,然后下楼。

“你还敢上储藏室去吗?”他问。我同意了。我们拿上我的枕头,上去。天气很好,不一会儿又拉响了空袭警报。我们待着没挪地方。彼得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我的胳膊也放在他的肩上,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着,直到四点钟时,玛戈来叫我们去喝咖啡。

我们吃着面包,喝着柠檬汽水,而且又能够逗着玩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晚上,我向彼得表示感谢,因为他是所有人中最勇敢的。

我们当中谁也不曾像那一夜里那样,经历过这种危险。是上帝保佑了我们。只要想想,警察已经走到了我们的保护柜子那里,前边还亮着灯,可是他们竟然什么也没发现。

如果反攻来临,开始轰炸,那大家也就只能各人顾各人了,但是在这儿却会牵连到我们好心的、无辜的保护

人。

“我们得救了！继续帮助我们吧！”这是我们唯一能祈求的！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了某些变化。杜瑟尔先生晚上不再在克拉勒的办公室里，而是坐在浴室里干活。八点半，和九点半，彼得在整个房子里上上下下巡视一遍。夜里，他的窗户不允许再敞开着。九点半以后，厕所里不许再冲水。今天晚上来了一个木匠，把库房的门加固了。赞成和反对的争论声音充斥着整个屋子。克拉勒责备我们不小心，亨克也说，在那种情况下，不允许我们下楼。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是躲藏起来的人，是被束缚住的犹太人，被固定在一个地方，没有权利，却有成千的义务。我们犹太人不允许感情用事，必须勇敢、坚强，必须接受我们的命运，不怨天尤人，必须尽力而为，相信上帝。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我们也会重新成为人，而不仅是犹太人。

保持勇气吧！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任务，不发怨言，会有出路的。上帝从来没有抛弃我们的民族！经过千百年的岁月，犹太人还活着。经过千百年的风雨，犹太人不得不忍受苦难，但是经过千百年的岁月，他们也变得坚强了。弱者倒下去，但是强者生存了下来，而且永远不会灭亡！

在这个夜里，我本来想的是，我多半要死了。我等着警察来，已经准备像战士一样，走上屠场。我很愿意为祖



国牺牲,但是现在,我得救之后,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战后成为荷兰人。

我爱荷兰人,热爱我们的国家,我爱这种语言,想在这里工作。假如我必须给女王本人写信,请求批准的话,在我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我绝不放弃!

现在我越来越不依赖父母了。我是这么年轻,我比母亲拥有更多的生活勇气和纯洁、可靠的正义感。我知道我想干什么,我有一个目标,一种见解,一个信仰和一种爱。让我就像我自己这样,我就满意了。我知道,我将成为一个女人,一个有内在力量和许多勇气的女人。

如果上帝让我活着,我会比母亲更有成就。我不会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我将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而工作!

现在我知道,首先是勇敢和乐观,这是最重要的!

安妮

1944年4月14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这儿的气氛还很紧张。皮姆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范·丹太太患感冒,躺在床上,宣称她丈夫抽的烟没有了,脸都白了,杜瑟尔不得不牺牲了他的许多舒适和安逸,所以很不痛快。

目前的一切都不是太顺利。厕所漏水,水龙头被拧坏



了。多亏各种方面的关系,不管是厕所,还是水龙头,又很快都修好了。

有时候我挺感伤的,这我知道,但是……这种感伤,有时也是事出有因的。每当我和彼得在什么地方,比如满是灰尘的破烂中间,坐在一个木头箱子上,紧挨着,手臂相互接着对方的肩膀,他手里攥着我的一缕鬈发,这时当你听到外面的小鸟在婉转鸣叫,当你看到树木开始变绿,太阳在引诱你走到外面去,天空是那么湛蓝,这时我的心中就会产生多少愿望啊!

但是在这儿除了抱怨和不满的面孔,看不见别的,只有叹息和压抑着的哀怨,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突然碰到了更坏得多的遭遇。是啊,一切正如人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坏。这儿,在后屋,没有人做出好榜样,在这儿每人都不得不看着自己怎么被坏情绪控制。“要是一切都已经过去,那就好了。”人们每天都听到这句话。

我的学习,我的希望,我的爱,我的勇气使我能坚持住,这一切使我幸福和善良。

我相信,基蒂,今天我有点昏头了,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把一切都写得乱七八糟的,找不到前后关联,我有时候也真怀疑,以后会有人对我的拙劣作品感兴趣吗?

我这些胡言乱语的题目可以叫做“一只丑小鸭的内心倾诉”。博克斯坦先生和格布兰迪先生对我的日记不会



太喜欢的。

安 妮

1944 年 4 月 15 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可怕的事一件接一件，什么时候才算完啊？我们有理由这样问。只要想想，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彼得忘了打开大门的门闩（夜里是把它从里边闩住的），而另一个门上的门锁又坏了。结果是克拉勒先生和工人进不来。他是到邻居那里，从那里撬开厨房窗户，由后面进来的。他很生气，说我们办了这么件蠢事。我可以对你说，彼得完全不知所措了。当母亲在桌子旁说，他让她如何难过时，彼得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这同样也是我们大家的过错，因为平时男人们几乎每天都问，门闩是否拿开了，而今天正好没人问。也许我以后可以稍稍安慰安慰他，我总是愿意帮助他的。

接下去还有一些关于近几周在后屋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报道。

八天以前，莫菲突然病了，静静地待在那儿不动，而且流口水。米普立即决定用一块布把它包起来，装进购物袋里，送到兽医院。医生给它开了药，它好像是得了肠炎。从那以后，人们就再没看见过莫菲，它白天黑夜都外出，



肯定是在它的情人那里。

现在储藏室的窗户在夜晚总是开着的。彼得和我晚上经常坐在楼上。

在科弗斯的帮助下,用了一点水泥和腻子粉,厕所很快就被修好了。拧坏了的水龙头也换了新的,这个月我们得到八张食品配给证。我们最新的美食是什锦酸菜。如果不走运的话,瓶子里只有加了芥末酱的酸黄瓜,而根本没有蔬菜。饭前是沙拉,饭后是沙拉。我们的正餐只有浇了调味汁的土豆。

许多次严重的轰炸。

在海牙的轰炸炸中了市政府大楼,因此许多文件被烧毁了。所有的荷兰人都需要更换新的证件。

今天就写到这儿吧。

安 妮

243



1944年4月16日 星期日上午,快到十一点

亲爱的基蒂!

昨天的日子你绝不能忘记,因为它对于我的整个生活来说,非常重要。对于每个姑娘来说,第一次被人亲吻,不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吗?如今,我也同样如此。布拉姆在我右颊上的吻不算,瓦尔克先生吻过我的手,那也不算。现在你听着,我是怎么突然得到这个吻的。



昨天晚上，八点，我和彼得坐在一张沙发上，他的胳膊抱着我。

“我们挪挪地方，”我说，“好别让我的脑袋碰到箱子上。”

他几乎缩到了角落里。我把我的胳膊从他的胳膊底下伸过去，搂住他，他也紧紧地搂住我的肩膀。我们本来经常这么坐着，但是从没有像昨天晚上这样靠得这么近。他使劲搂着我，我的胸口贴着他的胸口——我的心跳得很快——，但是接下来的事儿还要美好得多。他保持这个姿势，直到我的头靠到他的肩膀上，他的也在我的肩上。过了大约五分钟，当我又想直起身来时，他很快用手捧着我的头，把我又拉过去，啊，多美啊，我说不出话来，只能享受这一时刻。他笨拙地抚摸我的面颊、我的胳膊，把玩我的鬈发，我们就这么待着，头挨着头。这时候一种感觉贯穿我的全身，我无法向你描述。我是那么幸福，我相信，他也是的。八点半，我们站起来，彼得穿上他的运动鞋——为了在房子里巡逻时，脚步能够很轻。我怎么突然找到合适的动作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我们下楼之前，他吻了我的头发、左半边脸颊、半个耳朵。我跑下楼，没有回头看一眼，而且……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着今天晚上。

安 妮

1944年4月17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你相信，父亲和母亲会认为这样是正确的吗，我坐在一张沙发上，和一个男孩子接吻，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和一个差不多十五岁的少女？其实我不相信，但是这时候我得相信自己。躺在他的手臂里，做梦，是多么安静、放松，感觉到他的面颊贴在我的脸上，是令人如此激动，想到有人在等着我，是多么美好啊！

但是——事实上这儿还有一个但是——彼得会愿意一直这样吗？我肯定不会忘记他的许诺，但是……他是一个男孩子呀！

我当然知道，这对于我来说还太早，刚刚十五岁就这么独立，其他人可能不理解。我几乎可以肯定，在订婚或结婚之前，玛戈不会让一个男孩子吻她的。我和彼得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就是母亲，肯定在遇到父亲之前也从没碰过别的男人。如果我的女朋友们知道，我这样躺在彼得的胳膊里，我的心紧贴着他的胸口，我的头靠在他的肩上，而他的头也靠着我的肩膀，她们会怎么看啊？

哎，安妮，多难为情啊，但是说老实话，我不觉得难为情。我们坐在这里，与世隔绝，生活在恐惧与忧虑中，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那么既然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又



还得彼此分开呢?为什么要等到合适的年龄时才行?为什么我们必须得到别人的批准?

我自己把这事儿承担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他永远不会给我带来痛苦或忧伤。为什么我不能去做我的心命令我做的,而且会使我们俩幸福的事情?基蒂,你发觉我有点犹疑吗?这可能是因为我性格中的坦诚和这种偷偷摸摸做事的做法之间有矛盾。你认为,我有义务把一切告诉爸爸吗?你认为,我们的秘密必须透露给第三个人吗?那样的话,就会失去好多温情。而我的内心会因此平静一些吗?我将就这事和他谈谈。

是啊,我要和“他”谈那么多问题,因为如果总是只在一起亲热,那没什么意义。为了能相互敞开心扉,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任,但是一旦这种信任产生了,它就一定会使我们坚强。

安 妮

1944年4月18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这儿一切都好。父亲刚才说,他预期不管在俄国和意大利还是在西方,都将有伟大的军事行动。时间拖得越久,我越不能想像我们会得到解放。昨天彼得和我终于进行了一次谈话,这个谈话至少已经拖延了十天了。我把我



们姑娘们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他了，不怕谈论最私密的问题。晚上谈话结束时，我们相互亲吻，他的吻就在我的嘴边。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也许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日记上楼去，我在日记里面把我喜欢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了，我们可以最终更沉浸到这美妙的事物中，我不满足于总是只搂搂抱抱。我更希望着，他也这样想。

经过那总是变化无常的冬天，我们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四月确实美好，不太热，不太冷，时而下点小雨。我们的栗树已经相当绿了，人们可以看见，这里、那里开着一朵朵小花。星期六艾莉使我们格外惊喜。她带来了鲜花——三束丁香，还给我一束诱人的蓝色风信子。

我得做代数题去了，基蒂，再见！

安妮

247



1944年4月19日 星期三

亲爱的宝贝（这是一部由克雷伊斯勒、维斯特和保尔森主演的电影的名字）！

在世界上有什么能比这一刻更美好？从敞开的窗户里眺望大自然，听着鸟儿歌唱，感受着照在脸上的阳光，拥抱着钟爱的少年，两人默默地紧挨在一起。绝没有任何坏处，因为这种宁静的感觉使人如此惬意。哎，要是能永

远不被打搅就好了,即便只是被莫希打搅。

安 妮

1944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昨天下午我嗓子疼,躺在床上。但是躺到第一天我就已经感到无聊了,我确实不发烧,于是今天就又起来了。今天是伊丽莎白·封·约克公主殿下十八岁生日。BBC 电台说,她还没有宣告成年,不像平时一般情况下皇家子女按惯例所做的那样。我们考虑这个美女应该嫁给哪位王子,可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许她的妹妹玛格莉特·罗丝公主有一天可以选择比利时的鲍德温王子吧?

在这里我们的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外边的大门刚刚加固,小偷就又一次光顾了这个库房。很可能他是偷了土豆粉,还想嫁祸于艾莉。整个后屋自然又陷入极度激动的状态。艾莉火得不得了。

我想随便问问哪家杂志社,他们是否愿意要我的一篇童话,当然是用假名字发表的。

下次再谈,亲爱的!

安 妮



1944年4月25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十天以来杜瑟尔一直不和范·丹讲话，只因为自从被盜以来，我们采取了好多新的安全措施，而他觉得不合适。他声称，范·丹对他大声嚷嚷来着。

“这儿一切都是在背后鼓捣，”他对我说，“我要就此和你父亲谈一次。”现在不允许他周六下午和周日再待在办公室里，可他还照干不误。范·丹很生气，父亲下楼去和他谈。当然他又说这说那地找借口，可是这次他在父亲这儿没能过得去。父亲也尽可能少和他打交道，因为杜瑟尔先生侮辱了他；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可是一定很坏。

我写了一个很美的故事，叫做《探险家布卢利》，我的三个听众都很喜欢。

我的感冒一直没好，而且不仅把玛戈，还把父亲和母亲也给传染了。但愿彼得没被传染上。他想吻我，把我叫做他的“梦想之乡”。这不行，我的好小伙子！但是他确实可爱！

安 妮



1944年4月27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今天早晨范·丹太太情绪不好，除了抱怨就没别的：抱怨感冒却没有一滴药水；抱怨再也受不了总是擤鼻涕；然后是太阳没出来，反攻还没到来，我们无法从窗户看见外边，等等等等。我们不得不拼命笑话她，而且因为实际上也没那么糟，于是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现在我在读《皇帝查理五世》，是哥廷根大学的一位教授写的。他在这本书上花费了四十年心血。我五天读了五十页，再多就不可能了，这本书一共有五百九十八页。现在你可以算算，我得读多长时间，然后还有第二部！但是……它非常有趣！

一个普通女学生的功课，简直无法和我的课程相比。我先是把有关纳尔逊最后一次战役文章中的一段，从荷兰文翻译成英文。然后读北方战争（1700~1721）、彼得大帝、查理十二世、奥古斯特二世、斯坦尼斯瓦夫·莱奇什斯基、马泽巴、勃兰登堡、前波美拉尼亚、后波美拉尼亚和丹麦，连同与此相关的那些年代。后来我又转到巴西，读到巴伊亚的烟草、过剩的咖啡、里约热内卢的一百五十万居民、伯南布哥和圣保罗、不能忘记的还有亚马孙河。我读到黑人、白人、黑白混血儿、白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百分





之五十以上的文盲和疟疾。因为我还有一些时间,我又很快地阅读了一遍家谱!大扬、威廉·路德维希、恩斯特·卡西米尔、亨利·卡西米尔第一直到小玛格利特·弗兰西斯卡(一九四三年生于渥太华)

十二点:我在储藏室继续我的课业,读教会史……
嗨,一直到一点。

两点:可怜的孩子已经又坐在那儿做功课了(哼,哼)。这回轮到了狭鼻猴和宽鼻猴。基蒂,快说说,河马有几个脚指头!接着是《圣经》,诺亚方舟、闪、含和雅弗,再以后是查理五世。后来和彼得念英语:萨克雷的《上校》。考法文单词,把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进行比较。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再见!

安 妮

1944 年 月 4 月 28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我从没有忘记过那次梦见彼得·魏色尔。只要一想起,我相信,今天我仍能感觉到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那种感觉真是太美了。真正和彼得在一起时,我可能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从来没有那么强烈过,直到……昨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搂着,坐在沙发上。突然原来的那个安妮消失了,一个新的安妮在这儿。这第二个安妮不是那么喜



欢笑闹,只想得到爱,只希望温情。

我紧贴着他坐着,感到心中升腾起一股热流。眼睛里充满泪水,泪水流过我的面颊,滴落到他的工装衫裤上。他发觉了吗?没有动作流露出来这一点。他是否也有像我一样的感受?他也几乎说不出一句话。他知道他面前有两个安妮吗?多么没有答案的问题呀!

八点半,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我们总是在那里告别。我仍在颤抖,我还是那个新的安妮二号。他向我走来,我用手抱住他的脖子,吻他的左脸颊。当我也想亲吻一下他的右脸颊时,我的嘴唇碰到了他的嘴唇。我们感到一阵狂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永远不要停止!

彼得是那么需要温柔。他第一次发现一个姑娘,第一次看到这些“讨厌鬼”也有内心世界,假如你和她们单独在一起,她们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在他的生活中,他第一次得到了友谊,同时也献出自己的心——先前他从没有过男朋友或女朋友。如今我们相互找到了对方。我过去也不了解他,没有一个知己,而如今我们的确达到了这一步。一个问题一直以来总在折磨我:“我这么迁就,这么热情,像彼得一样充满渴望和热情,这样好吗?对吗?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应该这么放任自己吗?”对此只有一个回答:“我已经渴望了这么久,我是如此寂寞,而现在我找到了安慰和快乐!”早晨我们像往常一样,中午也是,但是到了



晚上,这种渴念就再也忍不住了,我们想到每一次会面的幸福。这时候我们要单独待在一起。每晚的最后一吻之后,我都觉得必须立刻跑开,不再看他的眼睛,走开,走开,走开,只自己一个人待在黑暗中。

但是假如我走下十四级楼梯,我能去哪儿?在明亮的灯光下,人们在说说笑笑,他们会问我,而我必须回答,还不能让别人看出什么来。我的心还太脆弱,不能够把昨天晚上那样的经历马上抛开。温柔的安妮难得一见,可是正因为如此她也不愿意再立刻被驱除。彼得打动了,我还从来没被如此深切地打动过,除了在梦中!彼得抓住了我的心,把我内心的东西都翻了出来。每个人,经历了这样的时刻之后,都会渴望得到安宁,重新找回内心的平衡,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吗?啊,彼得,你要和我做什么?你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以后会怎么发展?唉,现在我明白艾莉了,因为我自己也有了切身体会,懂得了她的犹豫。如果我长大些以后,他想娶我的话,我将怎么回答呢?安妮,说实话!你可能不会嫁给他,但是离开他,也很难!彼得的性格还不够稳健,他缺乏干劲、勇气和力量。他还是个孩子,在心理上并不比我大;他主要是渴望找到安宁和幸福。

我真的才十四岁吗?我还是个傻乎乎的女学生吗?我真的在各方面都那么没有经验吗?不,我比其他人有更多的经验,我经历过一些事情,在与我同龄的其他人中,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我对我自己感到害怕,我怕,由于我



的渴望会太快地委身，那以后我怎么和别的男青年相处呢？唉，太困难了，感情和理智总是处于矛盾之中，各有各的理由，但是我也能有把握说，我选择对了时机吗？

安 妮

1944 年 5 月 2 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星期六晚上，我问彼得我是否应该把我们的事儿告诉爸爸，他想了一会儿后，说认为应该。我很高兴，这证明他心灵的纯洁。我下楼后，立刻和父亲一起去提水，在楼梯上，我就对他说：

“爸爸，你肯定知道，彼得和我，如果我们在一起，坐得很近，距离还不到一米。你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稍后他说：

“不，没什么不好，安妮，但是在这儿，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你必须小心……”

他还在这个意义上又说了点什么，然后我们上了楼。星期日早上，他把我叫到他那儿去，说：“安妮，我又考虑了一下这事（我已经害怕了）。在这里，后屋里，这样其实不太对！我相信，你们是同伴。彼得爱上你了吗？”

“没往那儿想。”我说。

“那好，安妮，你知道，我很理解你们，但是你必须克



制,别再鼓励他。不要太多地到楼上去。在这种事情中,男人总是积极的,女人可以拦阻他们。如果是在自由的情况下,在外面,情况会完全不同。你能见到其他男孩子、女孩子,可以外出,进行体育运动和做一切可以做的事。但是如果你们在这里,在一起的时间太多,而你以后有一天不再那么喜欢他了,一切就要麻烦得多了。你们继续经常见面,实际上总在一起。你要小心,安妮,别太认真了。”

“我没太当真,爸爸,但是彼得是个好男孩儿!”

“是啊,但是他的性格不够坚定,容易受到好的影响,也容易受到坏的影响。我希望他永远是善良的,因为他基本上是正派的。”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约定,父亲也和彼得谈谈。星期日下午,当我们在楼上时,彼得问:“你和你爸爸谈过了吗,安妮?”

“谈了,”我说,“我要告诉你,他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他认为,我们在这儿,总是这么紧紧挨着坐在一起,可能会容易争吵起来。”

“我们不是说好了,我们不想吵架吗,而且我决定一直这样做。”

“我也是,彼得,可是父亲不这么想。他认为,我们只是朋友。你觉得我们不能做朋友吗?”

“我能,你呢?”

“我也能。我对父亲说,我信任你。彼得,我同样信任



你，完全像我信任父亲一样，而且我相信，你是值得我信任的，不是吗？”

“我希望如此。”（他脸红了，有点尴尬。）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有好的品格，在世界上会有出息的。”

我们还谈了其他的各种事，后来我说：“假如我们从这儿出去，我想，你将不会再关心我。”

他火了：“不会是这样的，安妮，不，你决不能这样想！”

然后，我被叫走了。

星期一，他告诉我，父亲和他谈过了。

“你父亲认为，伙伴关系有一天可能会发展成热恋。但是我对他说，他可以对我们放心。”

父亲现在希望，我晚上少到楼上去，但是我不愿意。不仅是因为我喜欢在彼得那儿，我告诉他我曾对他说过，我信任他。我也信任父亲，也想把这种信任证明给他看。因为对他不放心而不让我去彼得那里，我可永远也做不到。

不，我要上楼去！

在这段时间里，杜瑟尔的那场戏也过去了。星期六晚上，他在桌子旁边，用漂亮的、表达得很恰当的荷兰话道歉。范·丹立刻和他重归于好。杜瑟尔大概用了一整天的



时间准备这份“作业”。星期日,他的生日平静地过去了。他得到我们送的一瓶一九一九年的葡萄酒,范·丹夫妇(他们现在也确实能送他礼了)送的一瓶什锦酸菜、一包刮胡子刀片,克拉勒送的一瓶柠檬酱,米普的一本书和艾莉的一盆花。他给我们每人一个鸡蛋。

安 妮

1944年5月3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首先说本周新闻。政治休假了,没什么报道,当然也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慢慢地我现在也相信了,反攻的时刻到来了。然而他们不会把一切都让俄国人单独干。一般来说,俄国人那里现在也没发生什么事。

科弗斯先生现在又每天来公司上班了,他给彼得的长沙发买来一组新弹簧,如今彼得不得不自己动手修,他不怎么喜欢这活,这可以理解。科弗斯先生也弄来了杀死猫身上跳蚤的药粉。我跟你说过我们的莫菲不见了吗?自从上周四以来,它就无影无踪,可能早就已经进了动物天堂,饱了某一个“动物爱好者”的口福。也许它的皮毛还被用来做了一顶童帽。彼得很伤心。

星期六开始,我们十一点半吃中饭。早晨我们只能用一盆粥充饥。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一顿饭。还是很难弄到



蔬菜。今天我们吃的是已经有点烂了的煮莴苣。生菜、菠菜和煮莴苣，没有别的。然后就是坏土豆，真是一份精美的搭配！

我有两个多月没来例假了，星期六它终于来了。尽管有许多的不便和不舒服，我还是挺高兴，它终于没有把我丢下不管。

你可以理解，在这儿经常会绝望地问：究竟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人们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为什么一切都被破坏？这些问题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找到一个详尽的答案。是呀，为什么在英国总是在造越来越大的飞机、设计越来越重的炸弹，同时又重建一排排的房屋？为什么每天有几百万元投入战争，可是对于医疗事业、艺术家和穷人却舍不得花一分钱？为什么人们不得不忍饥挨饿，而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食品却正在腐烂？为什么人们这么愚蠢？

我不相信，仅仅是领导人、政府和资本家应该对战争负责。不是，小人物看来也有责任，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民众跟着干！人的心中存在一种毁灭的欲望，屠杀、谋害和大肆破坏的欲望。只要整个人类不经过一次彻底的变化，就还会有战争。那些建设好的、被保护的、成长的，都将受到践踏，被毁灭殆尽，人类必须重新开始。

我经常垂头丧气，但是从不绝望。我把这种隐匿的生活看作是一次浪漫、有趣、危险的冒险经历。我现在打算



过不同于一般女孩子的另一种生活，以后也不过一个家庭妇女过的日常生活。现在这是一个好的、有意思的开端，即使在这危险的时刻，我也看到境况的幽默之处，甚至不得不笑出来。

我还年轻，肯定还有某些潜在的品格，我年轻，而且坚强，正在有意识地经历这场巨大的冒险。那为什么要整天诉苦呢？我也得到了很多，一个快乐的本性，兴致勃勃，有力量。每天我都感觉到内心在成熟，解放在临近，大自然那么美，我周围的人那么善良。那为什么我还应该绝望呢？

安 妮

260

1944年5月5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父亲对我不满意。他以为，我们在星期日谈话之后，我现在会自觉地不再每天晚上到楼上去了。他不希望我们有这种“长时间拥抱狂吻”的情景。这个词语我不爱听。一般来说，谈这事儿就已经让人够受的了，所以一定不能再被人看不起。我今天将要和他谈谈这事儿。玛戈给我好的建议；你听一下，我大致想说什么：

“爸爸，我相信，你正等着我的解释，我现在就想给你解释。你肯定很失望，因为你曾经期待我能更克制自己。



你一定希望，我能像别的十四岁的女孩子那样，或者是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应该做的那样。但是你错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从一九四二年七月一直到几个星期之前，我过得实在不容易。如果你知道，我晚上是怎样经常偷偷地哭泣，是怎样地不幸和孤独，那你也许就能理解，我为什么想上楼去。我不是一天之间就能够做到这样完全独立、没有母亲或其他人的支持的。我是经过了許多艰苦的斗争，流了许多眼泪，才能像现在这样独立的。你可以笑我，不相信我，但是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知道，我是一个能自己承担责任的人，面对你们，我觉得，我绝对没有一点责任。我把这事告诉你，只是因为觉得你不应该以为我想隐瞒什么，但是对于我的行为，由我一个人负责就够了。

“当我遇到苦难时，你们——包括你——闭上眼睛不看，什么也不想去听。你没有帮助我，相反只是警告我，不许大声嚷嚷。我大声叫嚷，只是为了让自己不要总觉得不幸，而我放纵自己，只是为了不要总听见内心的声音。我演了一年半喜剧，每天，每时，我不抱怨，没有逃避自己的角色，直到现在我终于闯过来了，如今我克服了这种情绪。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独立的，我不再需要母亲，经过所有这些斗争，我变得坚强。

“现在因为我做到了，我知道我已经达到了目的，所以我想继续走自己的路，我认为正确的路。你不能、也不



应当再把我当作十四岁的孩子看。经过所有这些苦难,我长大了,我不会为我的行为感到遗憾,我将按照我认为正确的去做。

“你不能用你的善心阻止我上楼去。或是你禁止我做一切,或是完全相信我。只是别打扰我!”

安 妮

1944 年 5 月 6 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昨天吃饭前,我把一封信放到父亲的口袋里,信中写的是我昨天对你说过的那些话。玛戈告诉我(我在楼上洗盘子),父亲读了信以后,整个晚上不知如何是好。可怜的皮姆,我原本应该知道,这封信会导致什么后果。他是这么的敏感啊!我立刻对彼得说,让他什么也别再问了。皮姆不会再和我谈这事儿了。以后还会谈吗?

这儿有点儿什么不太对劲。他们说起物价和外边人的情况,几乎让人不能相信:半磅茶叶三百五十盾,一磅咖啡八十盾,黄油三十五盾,一个鸡蛋一盾四十五分。一百克保加利亚烟草要十四盾。每个人都做黑市买卖,每个跑街的小伙计都在卖什么东西。我们的面包师的儿子弄来了纱线,一小络就要九十分,送牛奶的人搞来食品配给证,一个殡仪馆的老板卖干酪。每天都听见人们谈起关于



入室盗窃、谋杀、偷盗的事,在这些案件中除了惯犯以外,警察和看守也参与其中。每个人都想往肚子里装点吃的,因为禁止提高工资,人们最后就得欺骗。

青年警察每天总是有事干。每天都有十五、十六、十七岁的少女失踪,也有更大些的。

再见!(但是,其实这样说不不对。英国的德语广播最后总是说:再听。那么在我这儿,就应该是:再写!)

安 妮

1944年5月7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昨天下午爸爸和我长谈了一次。我不得不哭了,哭得很厉害,他也是。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基蒂?

“我这一生中已经收到过许多次信,但这封可能是最恶劣的!你呀,安妮,父母给了你这么多爱,总是为你准备好一切,不管有什么情况,总是护着你,你却说,没感觉到有什么责任,你认为自己受了歧视和冷落吗?不,安妮,你这样可太错怪了我们。也许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是这么写的。我们是不该受到这样的指责的。”

是啊,我是大错特错了,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坏的一件事。我只想用哭泣和眼泪引起他注意,求得他对我的体谅。肯定,我有好多苦闷,但是这么冤枉好皮姆,这个



为我做了一切、而且还在接着做的人，我真是太卑鄙了。

这是好事，我有一天从我无法达到的高度上摔了下来，我的自尊心受到一次挫折，因为我已经太自以为是了。安妮小姐所做的，早就不都那么正确。某一个人总说他爱另外一个人，可同时却做出使那人痛苦的事，而且还是有意的，这是卑鄙的，太卑鄙了！而且最使我感到羞愧的，是父亲原谅我的方式。他想把信扔到火炉中烧掉，而且对我这么亲切，仿佛是他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是啊，安妮，你还必须多多学习。从这件事开始，不要再趾高气扬地看待别人，或者随便指责别人！

我经历了好多苦恼，但是在我这个年龄，谁不都这样吗？我经常上演喜剧，但是我自己并没意识到。我感到孤独，可是几乎从不绝望。我必须为自己感到羞愧，我也确实深感羞愧！

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是可以努力让它不再重演。我想再从头开始，这不会太难，因为有彼得。有他的支持我可以做到！我不再是一个人，他爱我，我也爱他，我有书，我的故事书，我的日记，我不算太难看，也不太笨，我天性快乐，愿意自己有一个好的性格！

是啊，安妮，你清楚地知道，你的信写得太冷酷了，不真实，但是你还曾为此感到过骄傲呢！我现在又想以父亲为榜样，我将改正错误。

安 妮



1944年5月8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我原来给你讲过我的家庭吗？我想，没有说过，因此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的祖父母很有钱。祖父是自己干出来的，祖母出生于一个富有而高贵的家庭。于是父亲在他的年轻时代就过着一种富家子弟的生活，每周都有社交、舞会、庆祝活动、美丽的姑娘、仆人、大房子……所有这些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通货膨胀全没有了。于是，虽然父亲受过第一流的教育，昨天他却也不得不苦笑，因为他在五十五年的生活中，第一次坐在桌旁舔光盘子。

母亲也出生于有钱的家庭，我们经常听她讲有二百五十位客人参加的盛大婚礼的故事，私人舞会、仆人如云，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如今我们可绝对再也说不上富有了，可是我寄希望于战后的时间。我向你保证，我根本不看重像母亲和玛戈所希望的那种普通生活。我想去巴黎一年，再去伦敦一年，去学习语言，研究艺术史。和玛戈比比，她竟想去巴勒斯坦当助产士！我喜欢想那些漂亮的衣裳、有趣的人，我想多看看，多经历一些，这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当然要是这会儿有点钱，也不坏。

今天米普讲了她参加的一个订婚典礼的情形，新郎



和新娘都来自有钱的家庭，因此宴会很丰盛。当她讲到宴会上好吃的东西时，我们都嫉妒了，有：肉丸子蔬菜汤、奶酪小面包、加鸡蛋的冷餐配菜、煎牛排、小点心、葡萄酒和香烟，特别是一切都十分丰盛（当然都是从黑市上买来的）。米普喝了十杯烧酒，难道这就是那个反对酗酒的人吗？如果米普都喝了这么多，那她的丈夫又灌下肚多少呢？在宴会上当然大家都有点儿喝醉了。还有两个侦缉队的警察也去了，他们拍了照片。看来米普什么时候都没忘了她的这些隐匿者。她把那些人的姓名和地址记了下来，为了一旦有事，需要这些好心的荷兰人帮忙时用。米普向我们讲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而我们每天的早饭只有几勺稀粥。我们饿得没办法，每天，每天只吃半生半熟的菠菜（为了维生素的缘故）和坏土豆，我们空空如也的肚子里只能用生菜、莴苣和菠菜充饥，除了菠菜还是菠菜！也许我们以后还会像动画片中的人物大力水手那么强壮，尽管我不怎么相信。

要是米普把我们带去参加宴会，那就一定不会给别的客人剩下那么好吃的东西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大家围在米普身旁，好像是从她嘴里硬掏出来那些话似的，仿佛我们这些人从没吃过好东西，不是体面的人似的。而这些人都是百万富翁的子孙啊。这个世界已经有点儿颠倒了！

安 妮



1944年5月9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仙女爱莉》的故事写好了。我把它们誊写在好纸上，又用红墨水加以装饰，仔细装订起来，看起来外观很漂亮。但是作为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是不是太轻了？母亲和玛戈作了诗，送给他。

今天中午，克拉勒先生带来一个消息，从前做推销员的B太太想下周每天过来，中午在这儿休息。你想想：那就谁也不能上楼到我们这儿来了，土豆得换个时候送来，艾莉没有饭吃，我们不能用厕所，不能走动，等等等等。

我们想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想摆脱她。范·丹认为，也许在她的咖啡里放上泻药就够了。

“不，”科弗斯先生说，“请不要。那样她就再不会离开‘宝座’了！”

哄堂大笑！

“离开宝座，”范·丹太太问，“什么意思？”

有人作了解释。“真是这么说的吗？”她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

“你想一下，”艾莉偷偷笑着说，“如果她在百货商场问，宝座在哪儿，那会多可笑啊！”

杜瑟尔每天一到十二点半就立刻坐到宝座上——借



用这个好听的字眼。

我今天大胆地在一张纸上写道：

医生先生使用厕所的规则

清晨：七点十五到七点半

中午：一点之后

其他时间根据需要而定！

在他还坐在厕所里时，我把纸条固定在门上。我本来还应该补充：

如果违反规定，将受到禁闭处分！

因为我们的厕所是里外都可以锁的。

啊，基蒂，天气真好，要是我能出去就好了。

安 妮

1944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昨天下午我们坐在顶楼上学法语，突然我似乎听见背后有流水的声音。我问彼得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没回答就跑到上边的储藏室去，因为他猜到了灾难的来源。莫希



在它的猫食盆旁边撒尿来着。彼得使劲把它揪起来，放到它应该待的位置上。一阵乱过后，莫希逃到楼下去了。为了不完全失去习惯的舒适，莫希趴在锯末中间，但是它的“湖水”立刻从木地板缝中流到我们下边的小屋里，部分还流进了土豆桶里。

土豆和锯末，父亲昨天晚上还来取过，如今发出难闻的味道。可怜的莫希！你不会知道，泥炭末可弄不到啊！

安 妮

1944年5月1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一些新的可笑的事儿！

彼得必须理发了。像往常一样，理发师是他母亲。彼得回到他的房间里，七点半，他准时出现，光着上身，只穿着游泳裤和运动鞋。

“你也来吗？”他问他母亲。

“来，可是我得先找剪子！”

彼得帮着找，把范·丹太太的装化妆品的小箱子翻了个底朝天。

“别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彼得。”她责备他。我没听见彼得回答了一句什么话，可是肯定是很没有礼貌的话，因为他母亲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他回了一下，然后她





又要打他，可彼得笑着逃走了。

“来呀，老太婆！”她站住了，彼得抓住她的手腕，拽着她，穿过整个房间。她又哭又笑，又骂又踢。一切都没用。彼得把他的俘虏一直带到楼梯处，然后才不得不把她放开。范·丹太太回到房间里，大声呻吟着倒在椅子上。

“劫持母亲。”我开玩笑地说。

“是啊，但是他把我弄疼了！”

我查看了一下，然后用冷水给她那通红，发烫的手腕做冷敷。这时还站在楼梯上的彼得不耐烦了。他手中拿着他的皮带又走进房间里，像个驯兽师一样。但是范·丹太太没跟着去。她仍坐在桌旁找她的手帕。

“你得先道歉！”

“那好吧，我请求原谅，因为否则就太晚了。”

范·丹太太忍不住违心地笑了，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她觉得需要向我们作出解释。“我们”是指父亲、母亲和我。我们刚才在洗盘子。

“在家里他不这样，”她说，“那时我给他一巴掌，能把他打得从楼梯上滚下去(!)；他从来没有这么粗野过，也挨过好些打。这就是如今现代教育的后果。是啊，现代儿童！我可不敢这么抓住我的母亲。您曾经这么对待过您的母亲吗，弗朗克先生？”

她十分激动，走来走去，问这说那，根本没上楼去，但是最后还是撤了。她在上边待了不到五分钟，就又气哼哼

地冲下楼梯,把围裙一扔。对于我问她是否理完了发的问题,她的回答是,她只想赶快下楼,说着就像一阵风似的从楼梯上飞下去了,多半是到她的普蒂的怀抱中。直到八点,她才和她丈夫一起回来。彼得被叫下来,受了好一顿训斥。只听见责骂的话像雨点似的说个不停:“野孩子,不懂礼貌的捣蛋鬼,坏榜样,安妮是……玛戈做……”更多的我就听不明白了。很可能明天一切又都没事了。

安 妮

又及:星期二和星期三晚上,我们亲爱的女王发表讲话。

她正在休假,为了养精蓄锐——而且希望不久——能够回到荷兰。她还说了一些,如“很快,如果我回来……即将解放……英雄行为和沉重负担”。

然后是盖布兰德大臣讲话。这个晚上以一个牧师的祈祷结束,他祈求上帝保佑犹太人,在集中营、在监狱和在德国的人们。

271



1944年5月12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目前我有许许多多的事儿要干,虽然这听起来是这么可笑,我时间太少,没法完成我那堆积如山的工作。需要我简单地和你说说我打算都做什么吗?那好吧:到明天



我必须读完《伽利略传》的上部,因为书必须还给图书馆。昨天我才开始,但是我能看完。下周我想读《十字路口上的巴勒斯坦》和《伽利略传》的下部。昨天我看完了《查理五世》的第一部分,急需把我摘录出来的许多笔记和家谱的日期整理出来。然后我从各种书籍中挑出了我要学的三页外来词。第四件是我的电影明星照片乱得要命,必须整理了。这得花好几天时间,而安妮教授,就像上面所说的,已经实在忙不过来了,乱就先乱一段时间吧。接下来排队等着的有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忒修斯、俄底浦斯、珀琉斯、俄尔甫斯、伊阿宋和赫耳库勒斯,因为他们的各种英雄业绩像五彩缤纷的丝线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为了搞清来龙去脉,还应该了解一下古希腊雕刻家米朗和菲季阿斯的材料,同样的还有七年战争和九年战争。这样一来我就都乱了。这样的记性可怎么办呀!你设想一下,我要是到了八十岁,我的忘性该多大了!噢,还有圣经呐。过不了多久我就得读苏珊娜沐浴的故事了。还有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过又是什么意思?有那么多东西要学,要问!在此期间,普法尔兹的莉泽洛特完全让我丢到一边了。

基蒂,你看见我多忙了吗?

而且还有别的:你早就知道我的愿望,有一天成为女记者,以后再当著名作家。这种有点狂妄自大的爱好(或者——发疯了)是否有一天能成为现实,那还得再看,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好些题目了。战后无论如何我都要写

一本书《密室》，是否能成功，还是个问题，但是我的日记是一个基础。除了这以外，我还有许多想法。这方面的情况，等我以后有了成熟的形式时，再和你详细说。

安 妮

1944 年 5 月 13 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昨天是父亲的生日。爸爸和妈妈结婚十九年了。清洁女工没在下边，阳光明媚，今年太阳还从没这么好过。我们的栗树从上到下开满了花，比去年好看多了。

科弗斯送给父亲一本关于林纳的传记，克拉勒送了一本自然科学史的书，杜瑟尔送的是《阿姆斯特丹的水路》，范·丹夫妇送的是一只非常精美的篮子：连最高明的装饰师也不能做得比它更好了。篮子里有三个鸡蛋、一瓶啤酒、一瓶酸奶和一条绿领带。我们的那瓶果酱就没法相比了。我送的玫瑰散发着芳香，米普和艾莉的丁香虽然没有香气，但是很漂亮。他真是被宠坏了。五十块小点心端上来了，太棒啦！父亲自己给先生们分发了烘姜饼，一瓶啤酒，给女人们发了酸奶。一个美好的节日。

安 妮



1944年5月16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咱俩已经好久没聊了，现在我想给你讲讲范·丹夫妇昨天的一次小争论。

范·丹太太：“德国人一定会拼命加固大西洋防线，他们会投入他们所有的力量，让英国人无法攻破。这确实令人惊讶，他们有多少实力啊。”

范·丹先生：“是啊，真可怕！”

范·丹太太：“是——啊！”

范·丹先生：“德国人一定能打胜，他们这么强大。”

范·丹太太：“会看到的，我还不相信会出现什么另外的结果。”

范·丹先生：“我以后最好不再回答你的问题了。”

范·丹太太：“可是你总是回答我的，你忍不住要说话的！”

他：“啊，不，我的回答完全不重要。”

她：“但是你确实回答了，而且总自认为正确。其实你的预言好久以来都不对。”

他：“到现在为止，我的预言多半是对的！”

她：“这不是真的。你说去年就会反攻，芬兰早就已经和平了，意大利冬天就该完蛋，俄国人应该已经打下了利



沃夫。噢，我不怎么把你的预言当回事！”

他(站起来)：“现在闭上你那张乌鸦嘴。总有一天我将向你证明，我是对的。总有一天有你好受的，我不能再听你胡说八道。你还是管管自己干的蠢事吧！”落幕。

又及：我实际上不得不大笑起来，母亲也笑，彼得几乎忍不住了。这些愚蠢的成年人，在他们批评孩子之前，应该自己先开始学习！

1944年5月1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昨天我遭受了百倍的痛苦，呕吐、肚子疼，你所能想到的一切倒霉事儿都来了。今天好多了。我非常饿，可是想到这儿唯一有的那种褐豆，我就情愿什么都不吃了。彼得和我之间一切正常；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比我更需要温情。每天晚上我们吻别时，他总还是会脸红，而且会请求再亲吻一次。也许我是莫菲的一个比较好的替身吧？我觉得这也不坏。自从他知道有人喜欢他以后，他是那么幸福啊。

在这个艰难的征服之后，我有些超脱了，但是你一定不要以为我的爱情减弱了。他很可爱，但是我很快又把内心世界关闭起来了。如果他要想再一次打开锁，撬锁的铁



棍就得特别坚硬才行！

安妮

1944年5月2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昨天晚上，我一下楼，就立刻看见插着丁香花的漂亮花瓶倒在地上，母亲跪在地板上擦拭，玛戈把我的那些纸片从地上捡起来。“出什么事了？”我担心地问，在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开始试着估计损失的大小。我那整整一本家谱、本子、书，全都被水泡湿了。我几乎哭出来，而且激动得记不清我说了什么话，可是玛戈说，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不可估量的损失，可怕，损失惨重，再也无法弥补”等等。父亲大笑，母亲和玛戈也笑，可是我只是大声号哭，哭我浪费的时间，哭我小心翼翼绘制的那些图表。在仔细观察后，我发现损失没有那么严重，我就在地上把那些粘在一起的纸细心地一张一张分开。然后我把它们挂到晒衣绳上晾干。那是一个可笑的情景，我也不得不又笑了！美第奇的玛丽亚在查理五世旁边，奥兰治的威廉挨着玛丽·安托奈特，完全互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并列在一起。

范·丹先生开玩笑说：“这简直是种族的耻辱。”我把照看那些纸片的任务委托给彼得，然后我下楼去。

“哪几本书弄脏了？”我问玛戈，她正在检查我那些宝



贝书籍。“代数。”她说,但是很遗憾,代数书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完全被泡烂。我倒希望它掉进花瓶里;我还从没对一本书像对这本代数书一样反感过。它上面至少写着二十个女孩子的名字,她们都用过这本书,书已经很旧了,发黄,上面被乱涂乱画,有许多处修改。如果我能有一次真的忘乎所以的时候,我要把它撕成碎片。

安 妮

1944年5月22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五月二十号,爸爸打赌输给了范·丹太太五瓶酸奶。反攻还没有到来。我尽可以说,整个阿姆斯特丹、整个荷兰甚至整个欧洲西海岸,一直到西班牙,天天都在谈论反攻,争论、打赌,和……希望。

紧张情绪在上升,已经不能忍受了。早就不是所有的人,我是说我们把他们看作“好心”的荷兰人的那些人,还保持对英国人的信任,他们早就不认为,英国的虚张声势算什么杰出成就,人们要看行动——伟大的、有英雄气概的行动!没有人再看到比鼻子尖更远的地方,没有人想到,英国人是为自己和为他们的国家而战,每个人都相信,英国人有义务尽可能快、尽可能成功地解救荷兰。究竟英国人对我们有什么义务?荷兰人凭什么这么肯定他



们应该得到期望的援助?咳,荷兰人不应该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英国人没有比其他现在被占领的国家或地方更丢脸,尽管他们虚张声势。英国人用不着向我们道歉,因为假如我们指责他们在德国人扩军备战的那些年代中睡大觉来着,那我们也不能否认,别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周边国家也睡觉来着。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这一点英国和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了,为此现在盟国正在一点一点作出牺牲,英国的牺牲也不是最少的。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别的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他自己的男人们,英国也不会,反攻、解放、自由,这些总会有到来的一天,但是这个时间将由英国和美国决定,而不是被占领地区的居民。

我们遗憾地听到,许多人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过去从没这种想法的人的圈子里,如今也笼罩着反犹情绪。这使我们很难过。这种对犹太人的仇视的理由可以理解,但是它们实际上是一个误会。基督徒指责犹太人在德国人面前太软弱,出卖了帮助他们的人,使得他们必须因为援助犹太人而受到惩罚。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必须像对待所有的事情那样,也观察事物的反面。如果基督徒处在我们的地位,他们能够有别的做法吗?一个人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能够在德国人的严刑拷打下坚持住吗?每个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人们要求犹太人去做不可能的事?在地下组织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逃亡到荷兰、现在被流放到波兰的德国人,将不许



再回荷兰。他们在荷兰有避难权，但是如果希特勒不在了，他们就必须回德国去。如果人们听到这些，他们就要问，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总是听到，为了真理、自由和正义我们大家确实在共同战斗。但是在斗争中就已经内部不和了，难道犹太人就又重新比其他民族低一等吗？啊，太可悲了，非常可悲，那句古老谚语多少次得到证实：“一个基督徒做的事，他一个人负责。而一个犹太人做的事，责任要落到所有犹太人的头上！”

老实说，我不能明白，荷兰人，这个正直、诚实的民族成员，怎么能这样看待我们，这样看待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不幸、最受压迫的民族。我只希望一点：那就是这种对犹太人的仇恨将会过去，荷兰人将表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正义感现在不会、以后也永远不会动摇。因为反犹太主义是不公正的！

我爱荷兰，我曾经希望它成为我这个没有祖国的人的祖国，我现在仍然这么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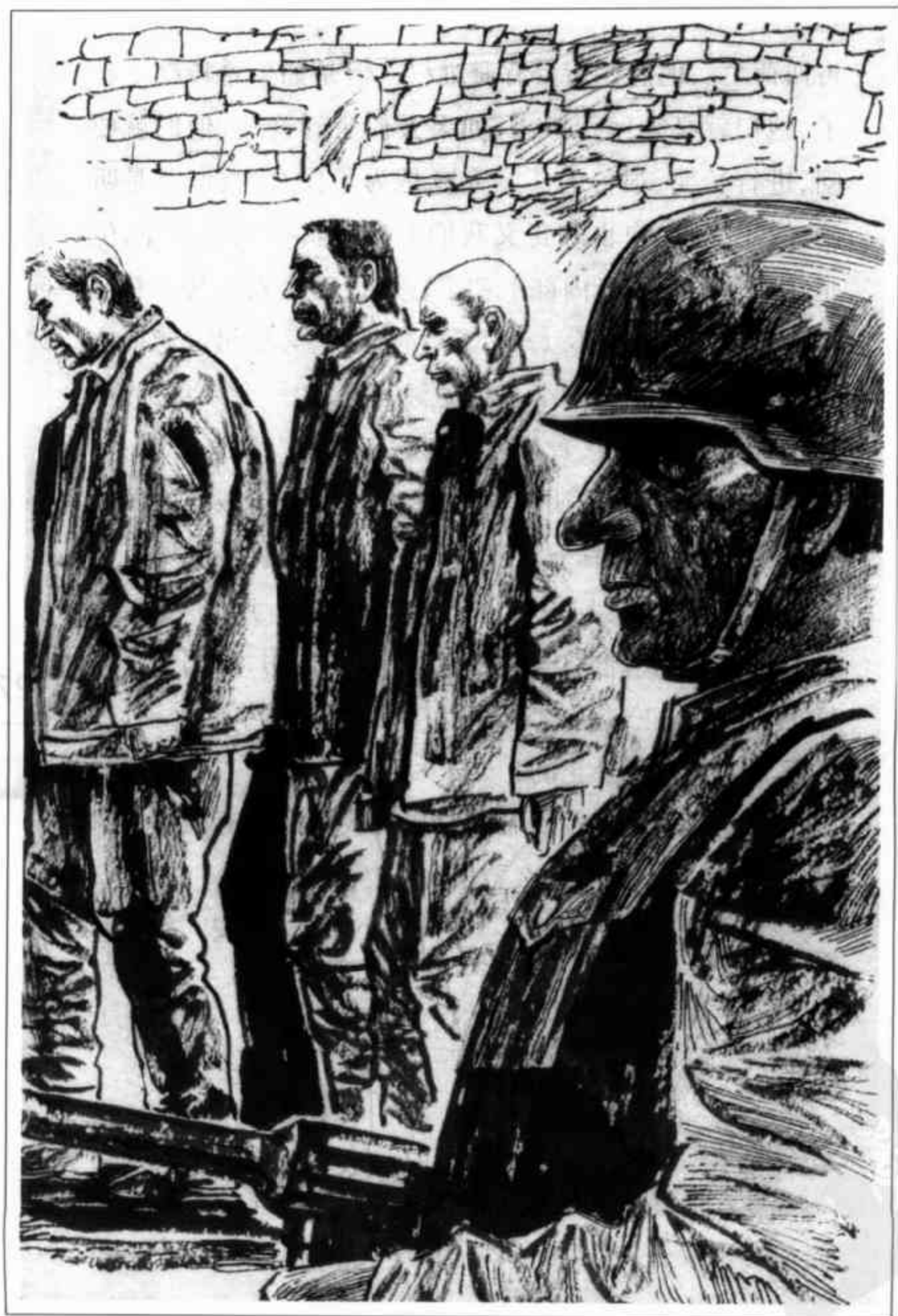
安 妮

1944年5月25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每天都有什么事发生。今天早晨他们把我们好心的蔬菜商逮捕了，他家里收留了两个犹太人！这对我们是一





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因为现在可怜的犹太人又站在深渊的边缘了，而且对于那个可怜人自己也是很可怕的灾难。

世界颠倒了。安分守己的人们不断被送进集中营、监狱和孤单的囚室，不管是老的、少的、有钱的、贫穷的，都被地狱统治着。这个人进去是因为做黑市买卖，那个人进去是因为他保护了犹太人或其他隐匿者，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对我们来说，这个人的被捕也是个很大的损失。女孩子们不能、也不允许再给我们送来配给的土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少吃。我们是如何做的，你会听到的，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母亲说，我们不吃早餐了，中午吃粥和面包，晚上吃煎土豆，如果可能的话，一或两周吃一次沙拉或一点蔬菜，再多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饥饿，但是所有的清苦都比被发现要好。

安妮

281



1944年5月26日 星期五

终于，终于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我的桌旁，在打开一条缝的窗户前，把一切写给你。

我觉得自己那么痛苦，几个月来，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即便是那次被盗之后。我的内心和外表也没这么颓丧。一方面，蔬菜商、犹太问题，后屋里整天都在详细谈论着，迟迟不来的反攻、恶劣的饭菜、紧张、坏情绪、对彼得



的失望；另一方面，艾莉订婚、社交、圣灵节、鲜花、克拉勒的生日、大蛋糕和关于电影、小歌舞和音乐会的消息。差别，这是巨大的差别；这一天，我们还笑话由于隐匿的状态常常导致的幽默事件；第二天我们又害怕，在我们的脸上经常可以看到恐惧、紧张和绝望的神色。米普和克拉勒由于我们的缘故承担了大部分重担。米普为我们忙活，有的时候责任对于克拉勒来说是太大了，紧张和激动压得他几乎说不出话来。科弗斯和艾莉对我们也很照顾，甚至是很好，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会把后屋忘了，哪怕只几个钟头、一两天。他们有自己要操心的事，科弗斯操心他的身体健康，艾莉惦记她的订婚，她的订婚看来根本不那么美好，但是除了这些，他们还有他们的消遣、访友和按照习惯的方式安排的全部生活。在他们那里，有时紧张倒还可以消除，尽管时间很短，而我们却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中。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了，我们还不得不抵御这种几乎无法忍受、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压力，这得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呢？

下水道堵了；不让用水，或者是一滴滴放；我们不能用厕所，或者必须带上一把刷子；我们将脏水保存在一个大密封罐子里。今天还行，但是以后呢，假如水暖工修不了呢？城市清洁服务队下周才来。

米普给我们送来一个葡萄干面包，上面写着“圣灵降临节快乐”。这听起来几乎像是讽刺；我们的情绪和恐惧

根本不是“快乐的”。自从那个蔬菜商人出事以来，我们大家又害怕起来，人们一再处处听到“嘘，嘘”声，而且一切动作又都轻了很多。警察在那儿是把门打破进去的，所以我们这儿也不安全。假如我们这儿有一天发生……不，我不想把它记下来，但是今天的问题绝不会不存在，相反，我曾经经历过的那种恐惧，连同其他可怕的事，已经又在我的面前。

晚上八点，我必须单独一人下楼去上厕所。下边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坐在楼上收听广播我想勇敢一点，但是很难。我感觉在楼上总比在下边要安全些，在楼下一个人在空空的大房子里听着楼上神秘的声响和外边大街上的汽车喇叭声。如果我不是尿憋得很急，而且总想着我们的情况的话，我就会害怕得发抖的。我一再问自己，如果我们不藏起来，我们现在就已经死了，不必经受这所有的苦难，那是否对于我们来说更好呢，因为首先是不会牵连我们的保护人，使他们遭到危险。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这么想，我们还眷恋着生活，我们还没忘记大自然的声音，我们还希望，希望有好的结局。但愿不久就有什么事情发生吧，如果必定要来的话，就来吧，哪怕是开火也行；那不会比这种忐忑不安更折磨我们。让结局到来吧，尽管是残酷的，那时我们至少知道，我们是胜利还是灭亡。

安 妮



1944年5月31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周六、周日、周一和周二都是那么热，我热得手里简直握不住笔；所以也没办法给你写什么。星期五下水道又堵了，到第二天才修好。下午科弗斯太太来拜访我们，告诉我们科利的许多情况，也说起她和约比一起参加曲棍球俱乐部的事。星期日艾莉来了，为了看看有没有小偷光顾，然后在我们这儿一直待到吃晚饭。星期一（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亨克·范·桑腾为我们值班放哨，星期二终于可以打开窗户了。这么美好、温暖的天气，可以说，我们还是很少经历过炎热的圣灵降临节。在后屋就热得更厉害了，我下面简单地描写一下炎热的日子，好让你有个印象。

星期六：“太好了，这么美好的日子！”他们大家早晨说，“只是，如果不这么热就好了。”中午，窗户必须关上了。

星期日：“这么热，受不了啦。黄油化了，房子里没有一块凉快地方，面包干了，牛奶坏了，一扇窗户也不能打开。其他人在享受圣灵降临节假期，我们这些被摒弃的可怜人却坐在这儿，闷得透不过气来。”

星期一：“我的脚这么疼，我没有薄衣服，在炎热中我



不能洗盘子。”

说这话的是范·丹太太。情况不好。我也不能很好地忍受炎热，今天有点风了，而且太阳也确实出来了，我很高兴。

安 妮

1944年6月5日 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后屋中新的不愉快：杜瑟尔和我们为无足轻重的小事争吵——黄油的分配。杜瑟尔认输。他和范·丹太太好起来了，调情、接吻、微笑；杜瑟尔又焕发了青春。

第五军攻占了罗马，这个城市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遭到轰炸。

少量的蔬菜和土豆。天气不好。加来海岸和法国海岸遭到持续猛烈的轰炸。

安 妮

1944年6月6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这是反攻的日子。”中午十二点，英国广播这样宣布。说得对！这是反攻的日子。反攻开始了。清晨八点，英



国人报道：加来、布洛涅、勒哈佛尔、瑟堡还有加来海岸（像往常一样）遭到猛烈轰炸。对于占领区居民的安全措施是：所有距离海岸三十五公里以内地区的居民要防备轰炸。如果可能，英国人将提前一个小时散发传单。

据德国的报道，英国伞兵部队在法国海岸登陆。BBC报道：“德国海军正在和英国登陆艇开战。”

九点早饭时后屋里的讨论：这是否是一次实验性的登陆演习，像两年前在迪埃普那样？十点钟，英国电台的德语、荷兰语、法语和其他语言的广播：“反攻开始了！”就是说，是“真正的”反攻。英国电台十一点用德语广播：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十二点，英国电台用英语的宣布：“这是反攻的日子。”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法国人民说：“我们现在面临激烈的战斗，但是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一九四四年是全面胜利的一年，祝愿一切顺利！”

英国电台一点钟广播：一千一百架飞机待命，不间断地飞来飞去，运送登陆部队或者轰炸敌后。四千艘登陆艇和小船在瑟堡和勒哈佛尔之间不停地把部队和物资送到岸上。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已经卷入激战。盖布兰德的讲话，比利时首相、挪威国王哈康、法国的戴高乐、英国国王先后讲话，最后还有丘吉尔。

后屋处于极度狂喜之中。渴望已久的解放，我们谈过很多了，那太美好的、太像童话的解放，难道真的临近了吗？这个一九四四年真的能给我们带来胜利吗？我们还不



知道,但是希望鼓舞着我们,又给我们以勇气,使我们重新变得坚强。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承受恐惧、匮乏和痛苦,现在关键是要保持平静和镇定。现在必须比任何时候都要咬紧牙关,不叫喊。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就是德国人也在为不幸叫苦,可是对此,我们没有权利!

哦,基蒂,最美的是我有一种感觉,朋友们正在到来。可怕的德国人压迫我们这么久,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现在想到朋友和得救,我们就又有了信心!这不仅涉及到我们犹太人,而且涉及到荷兰人和整个欧洲。玛戈说,也许九月或者十月,我真的又可以去学校了。

安 妮

又及:我总是把最新消息立刻通知给你。

夜里和清晨,稻草假人和橱窗模特降落到德军阵地后边,一落地就爆炸了。还有许多伞兵降落下来;他们全身涂黑,为的是夜里不被发现。在夜里对海岸扔下了五百万公斤炸弹后,早晨七点第一批舰艇登陆。两万架飞机今天出动。在登陆的过程中,德军的海岸炮兵已经被歼灭了。一个小的桥头堡已经形成。一切顺利,虽然天气不好。军队和民众“齐心协力”。

1944年6月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新华书店
PDF

登陆非常成功,反攻顺利。盟军拿下了法国海岸边的村庄贝叶,并且进攻卡昂。要把瑟堡所在的半岛切断的意图很明显。每个晚上军事记者都讲到军队的困难、士兵的勇敢和士气;他们也谈了一些最令人不敢相信的事迹。如今已经送回英国的伤兵也讲了话。尽管天气很糟,飞机还是频繁起落。我们从 BBC 听到,丘吉尔想和部队一起登陆,但是在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将军的劝说下,才留了下来。你只要想像一下,这个老人有多大的勇气啊,他肯定已经至少七十岁了吧!

在我们这里,激动已经平息一些了;但是我们希望,战争今年年底就能最终结束。应该是时候了吧!范·丹太太的装模作样真叫人无法忍受。她不能再用反攻的话题使得我们精神紧张以后,又整天唠叨坏天气让我们厌烦。我真想把她放到一个装了冷水的桶里浸一浸。

全后屋的人,除了范·丹和彼得外,都读过《匈牙利狂想曲》三部曲。这本书是讲钢琴家和作曲家弗兰茨·李斯特的一生的。书很有趣,但是我觉得,关于女人讲得有点多了。李斯特在他那个时代,不仅是伟大的著名钢琴家,而且一直到七十岁都是最风流的男子。和他有关系的有玛丽·德戈尔、侯爵夫人卡洛琳·赛因·维特根斯坦、舞蹈家洛拉·孟特茨、女钢琴家阿格那斯·金沃斯和苏菲·孟特尔、切尔卡塞女侯爵奥尔珈·雅尼娜、男爵小姐奥尔加·梅因多夫、女演员莉拉……还有我不知道名字的,等等,等



等。没完没了！书中讲到音乐和其他艺术的地方，有意思得很。提到的人物有：舒曼、克拉拉·维克、柏辽兹、勃拉姆斯、贝多芬、约阿希姆、瓦格纳、汉斯·冯·比洛、安东·鲁宾斯坦、肖邦、雨果、巴尔扎克、希勒、胡梅尔、车尔尼、罗西尼、凯鲁比尼、帕格尼尼、门德尔松等等。

李斯特本来是个好人，很大方，又谦虚，但是非常爱虚荣，他帮助每一个人，把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疯狂地迷恋于酒和女人，看不得别人的眼泪。他也是一个绅士，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不看重金钱，主张宗教自由和享受世俗生活。

安 妮

1944年6月13日 星期二

289



亲爱的基蒂！

我的生日又过去了。现在我十五岁了。我得到好多礼物：爸爸妈妈送的施普林格的五卷本《艺术史》、一套内衣、两条腰带、一块手帕、两瓶酸奶、一罐果酱、一块姜汁饼、一本植物学的书，玛戈送了一副手镯，范·丹夫妇送的是一本书，杜瑟尔送了麦芽精，米普和艾莉送的是糖果和练习簿，高潮是克拉勒送的书《玛丽亚·特蕾西娅》和三片全脂乳酪。我从彼得那里得到一束美丽的芍药花；可怜的小伙子费了好大劲儿，想找到点儿什么作礼物，可是没找

到更好的。

尽管天气十分恶劣，海上刮起狂风，暴雨倾盆，反攻仍一直进展得很顺利。

丘吉尔、史密斯、艾森豪威尔和阿诺德昨天来到已经被英军占领和解放了的法国村庄里。丘吉尔在一艘鱼雷艇上，这艘舰艇向海岸开了炮。这个人像许多男子汉一样，似乎毫无畏惧。真叫人钦佩！

荷兰人的情绪怎么样，从我们这些隐藏起来的人这里没法探测。毫无疑问，人们很高兴，“无所事事”的英国终于干起来了。那些到现在还看不起英国人、把英国骂作“老爷政府”、说英国胆小、可同时又恨德国人的每一个人，现在必须好好清醒清醒了。然后也许糊涂的头脑就会又重新明白过来！

安 妮

1944年6月1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基蒂！

许多愿望、许多想法、许多指控和责难在我的脑海中四处翻腾。我真的是那么狂妄，像别人认为的那样吗？我了解我的无数缺点和错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不同的只是，我也知道我想把它们改掉，将会克服、而且已经改了好多。我经常问自己，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每个人都



认为我狂妄自大、不谦虚？我真的是那么狂妄吗？我真的是这样，还是或许别人也是这样？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发疯，我发觉了，但是我不划掉我的最后一句，因为它根本没那么狂妄。范·丹太太，对我最主要的指控者，众所周知是智商低下的，我们尽可以说，是愚蠢。愚蠢的人大多数不能容忍别人胜过他们自己。

范·丹太太觉得我笨，因为我不像她那么反应迟钝，她觉得我不谦虚，因为她更咄咄逼人，她觉得我的衣服太短，因为她的比我的还短得多。她也认为我冒失、爱管闲事，其实这是因为她对那些自己一窍不通的话题说得比我大概要多一倍。我喜欢的谚语中的一则是这样说的：“每个责备都有一定道理。”所以我也想承认，我真的是有点儿爱管闲事儿。现在这是我性格中的一个毛病，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爱批评和责备自己。如果母亲再把她那份劝告也加上，那么这一大堆的说教就会像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让我在当时无法走出的绝望之下反唇相讥、粗暴放肆，然后那句有名的安妮——老话就来了：“没有人理解我！”这句话在我心中扎根，虽然它不那么真实，可是其中也有一点点正确。我的自我谴责常常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渴望得到一种安慰的声音，它能把一切都再重新带到健康的基础之上，能够了解一下我的内心世界；但是我找了很久，很遗憾，没有找到那种声音。我知道，你想到彼得了，是吧，基蒂？这是事实，彼得爱我，不是作为爱人，而是





作为朋友,他的爱慕之情日益浓烈,但是有什么神秘的东西阻碍了我们俩,我自己也不明白。有时候我想,我对他的热烈渴念是言过其实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假如我一两天不上楼去他那里,我对他的渴望就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彼得可爱、心眼好,但是不能否认,他身上有许多东西使我失望。首先是他在宗教面前这么回避:他关于吃的以及其他类似问题的谈话,我也不喜欢。但是我坚信,按照我们的约定,我们永远不会吵架。彼得为人谦和,能容人,好说话。他听我说话比听他母亲说话还多,他努力做到凡事有条有理。但是为什么他总是那么矜持,为什么他不让我触动他的内心世界? 他的性格要比我内向得多,确实如此,但是我知道——这也正真是从实践中得知的——最内向的人有时候也会想要寻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彼得和我,我们俩在后屋度过了我们思考的岁月;我们谈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我对那种真正的东西有着怅然若失的感觉,可是我知道,那种东西确实是存在的。

安 妮

1944 年 6 月 15 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因为我的鼻子这么久以来都不能伸到外边去,我是

否还对大自然有那么敏锐的感受呢？我还记得很清楚，过去阳光明媚的蓝天、鸟儿的歌唱、盛开的鲜花和皎洁的月光都不能长久地吸引我。而在这里却不一样了。比如，圣灵降临节那天，天气那么温和，我使劲睁着眼睛，一直等到十一点半，为了能单独一个人在窗口赏月；可惜我的牺牲白费了，因为月光是那么亮，我不敢冒险打开窗户。另外一次，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窗户开着的时候我偶然在楼上。于是在开着窗通风透气时我一直没下楼，直到关上窗户才下去。漆黑的雨夜，狂风暴雨和急速翻滚的乌云使我着迷；经过一年半以后，我第一次又面对面地看见了夜空。经过了这一夜晚，我想再看一次这些情景的愿望更强烈了，超过了我对老鼠、小偷和空袭的恐惧。我单独一个人到下边去，从私人办公室或厨房往窗外眺望。许多人热爱大自然，许多人曾在自由的天空下睡觉，许多在监狱和医院的人盼望着他们能重新享受自由的日子到来，但是很少有人带着他们的渴望这样被封闭、被迫和那些东西隔绝，而那些东西本来是属于我们的，不管我们是贫穷还是富有。这不是我的想像，对天空、云彩、月亮和星星的观察使我平静，充满希望。这种药比镇静剂和安眠药更管用；大自然使我谦恭，同时准备更好地承受所有的打击。

然而很遗憾，我不得不通过挂着积满灰尘的窗帘的肮脏的窗户看大自然，就这样还只能是偶尔一次而已。而这样看，真是一点乐趣也没有了，因为大自然是唯一真正



不能被其他东西替代的。

安 妮

1944年6月16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新问题出来了！范·丹太太绝望了，总是说：子弹打穿了脑袋、监狱、绞死和自杀。她嫉妒我，因为彼得信任我，不信任她。她感到受了伤害，因为杜瑟尔对她的调情没有足够的反应。她害怕，她丈夫把卖她的皮大衣所得的钱都抽了烟，争吵、谩骂、哭泣、抱怨、笑闹，然后她又开始吵架。对这样一个傻乎乎、哭哭啼啼的人，你能拿她怎么办？没人把她当回事儿。她不能控制自己，碰到谁都诉苦，到处跑来跑去：从后边看像个女中学生，从前边看是邋邋遢遢的老女人！这时候还有最坏的，彼得变得粗鲁，范·丹先生老发脾气，母亲变得玩世不恭。喏，就是这个样子！这时候只有一个规则，你必须牢记：对一切都一笑了之，不受别人的干扰！这似乎有点自私，但是对于那些必须自己安慰自己的人来说，是唯一的良药。

克拉勒又接到通知，去服四周劳役。他试图让医生开证明和让公司写信来免除劳役。科弗斯得接受胃部手术。昨天十一点，所有的私人电话联系都被切断了。

安 妮



1944年6月23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这儿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英国人开始了对瑟堡的大举进攻。皮姆和范·丹认为，到十月十号我们将会得到自由！俄国人参加了部分行动，昨天开始在维切布斯克开始了他们的攻势——德国人入侵三年后的同一天。

我们几乎再也没有土豆了；以后我们想点数在我们八个人之间分配，然后每个人可以自己看着怎么处理。

安妮

1944年6月27日 星期二

295



亲爱的基蒂！

情绪十分高涨，形势好极了。瑟堡、维切布斯克和斯洛宾今天都被攻克，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和俘虏；五名将军在瑟堡阵亡，两名被俘。现在英国人可以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运到大陆上，因为他们有了一个港口。整个瑟堡半岛三周后就成了英国的，巨大的成就！自从反攻日以来的三周中，还没有一天没有狂风暴雨，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法国，然而倒霉的天气没有能阻止英国人和美国人这样显示他们的巨大力量！大概德国人也使用了“神奇武器”，但

是这样的火箭对英国只造成了微小的损失，可他们却在所有的报纸上大肆宣扬。再说，假如他们听说，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正在到来，他们还得更加害怕呢。

所有不为国防军服务的妇女和儿童都从海岸地区撤退到格罗宁根、弗里斯兰和格尔德兰。荷兰的纳粹领袖米塞宣布，如果反攻到了这里，他就要穿上军装。或许这个胖子真想去打仗吗？他可能早在俄国就已经打过了。芬兰当时拒绝了和平建议，现在相应的谈判又中断了。看他们怎么后悔吧，这些笨蛋！

你怎么想，到七月二十七号，我们会到什么地步？

安妮

296

1944年6月3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天气恶劣，或者说：bad weather at a stretch to the 30th of June（英语：坏天气一直延续到六月三十日）。我写得对吗？啊，我的英语已经不错了。作为证明，我现在读 *An ideal Husband*（《一个模范丈夫》）。战争进展得非常顺利！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和奥尔沙被攻克，许多战俘。这儿一切都好，情绪也不错。我们的极端乐观主义者胜利了。艾莉换了一个新发型。米普有一周假期，这是最后的新闻。

安妮



1944年7月6日 星期四

亲爱的基蒂！

当彼得说到，他以后也许会成为罪犯或投机商时，我心中一阵害怕。虽然这有玩笑的意思，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他担心自己的性格弱点。我总听见有人对我说，不管是玛戈还是彼得：“是啊，如果我能够像你一样坚强和勇敢，如果我能够这样贯彻我的意志，如果我有这样的毅力，那就……！”

我不受别人的影响，这是一种好的品格吗？我几乎只遵循自己的良心行事，这是正确的吗？老实说，我不能想象，怎么会有人这么说：“我软弱！”而在这之后还仍然这么软弱。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去努力克服，锤炼自己的性格呢？回答是：“因为这样舒服得多。”这个回答使我有些不高兴。舒适！难道懒惰、自欺欺人的生活就是舒适吗？啊，不，不会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懒散和……金钱这么快就能诱人堕落。我思考了很久，我必须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回答，怎样才能使彼得对自己有自信，特别是改正自己的缺点。是否能有效果，我还不知道。

我常常设想，如果谁能信任我，那该多好啊，但是现在我才看到，完全按照别人的思路行事，然后还得提出劝告，那是多么困难啊。特别是因为“舒适”、“金钱”，对我来



说是完全陌生的新概念。彼得开始有点依赖我了,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发生。对于像彼得这种类型的人,自己立足已经很困难了,而对于一个自觉生活的人来说,保持坚定,找到一条穿过无数难题的道路,就难上加难了!我反复思考,怎么给“舒适”这个讨厌的字眼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怎么才能让他明白,看起来这么舒服、这么美好的感觉将要把他拖进深渊,在那里没有朋友、没有支持、没有美好的东西,滑下去后,再想从那里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大家活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和为谁而活,我们大家抱着希望幸福的目标活着,我们的生活各不相同,但是又一样。我们三个人在很好的相互关系中长大,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有可能达到什么,我们有一切理由盼望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必须自己去争取美好的生活,而绝不是舒舒服服地就可以得到的。争取幸福意味着要为此工作,做善事,不投机,不懒惰。懒惰可能表面上很舒服,工作却给人以满足。我理解不了不喜欢工作的人,但彼得又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目前没有固定的目标,自以为愚笨,微不足道,无法成就什么。可怜的小伙子,他从来不知道,让别人幸福是一种什么感觉,而我也没法使他体会到。他不信宗教,嘲讽耶稣基督,用上帝的名义骂人;虽然我也没有正统观念,但是每当我发觉他那么孤零零的、那么没有敬畏之心、那么可怜,我还是感到



痛心。

有宗教信仰的人能够得到快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超自然的事物。不必害怕死后的惩罚。涤罪所、地狱和天堂是许多人怀疑的一些概念，但是这种或那种宗教——不管是哪一种，这无关紧要——能使人们走正道。这不是对上帝的畏惧，而是尊重自己的荣誉和良知。假如所有的人都能在每天晚上临睡前回顾一下一天的事情，想想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那他们将都变成善良和有德性之人。

人们每天不由自主地一再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有所成功。这种方法每个人都可以用，不用花费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因为如果谁不知道，那他必须学习，并且体会：“良心平静，即可坚强！”

安 妮

299



1944年7月8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公司的总代理B先生到了贝弗维克，在那里采购了草莓。草莓运来了，满是沙土，但是数量很大，不少于二十四箱，给员工和我们。我们立即装满了八个密封玻璃瓶，又做了八罐果酱。明天米普要给职工煮果酱。

十二点半，屋子里没外人了，外边的大门上了锁，小

箱子被取出来。彼得、父亲、范·丹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安妮拿来了热水，玛戈拿来一个桶，每个人都动手！我胃里带着一种奇怪的感觉走到办公室的厨房：米普、艾莉、科弗斯、亨克、父亲、彼得，隐藏者和后勤队伍，全都乱了，而且是在大白天呀！

外人不会透过窗帘看见里边，但是大声说话和门的响声还是使我吓得发抖。难道我们真的还是隐匿者吗？我问自己；如果人们重新又在外边露面，一定有这种感觉。罐子很快装满了，拿到楼上。家里剩下的人站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摘草莓的梗，放到嘴里的比装进桶里的多。不久就又需要一个桶了。彼得又到楼下厨房里去——响了两声铃；桶就撂在那儿，彼得赶快往上跑，去锁上活动门。我们焦急地小步奔跑；水龙头只能都关上，尽管洗了一半的草莓还急切地等着洗澡呢——隐匿的规则“有人在房子里时，所有的水龙头都得关上，为的是怕有声音被人听见”得到了严格遵守。一点钟时，亨克来了，告诉我们刚才是邮差。彼得赶快跑下楼梯。丁当，门铃又响了，向右转。我先到活动门那儿去听着是否有人来，然后非常轻地上楼，来到楼梯旁。最后我和彼得像两个小偷那样，趴在楼梯扶手上，谛听从下边传来的响声。没有陌生的声音；彼得悄悄地走下楼梯，在半路上停下来，喊：“艾莉！”没有回答。再喊一次：“艾莉！”厨房里的声音比彼得的喊声更响。他下去，到厨房里；我站着，紧张地往下看。



“快，你快回到楼上去，彼得，查账的来了。”

这是科弗斯的声音。彼得叹着气上了楼，活动门又关上了。——一点半克拉勒终于来了。

“天啊，我除了草莓就没看见别的。我的早饭是草莓，亨克吃草莓，科弗斯吃草莓，米普煮草莓，我闻草莓味。现在我再不想看见这东西了，上楼来——可这儿——这儿也真的还是在洗草莓。”

剩下的草莓装在密封瓶子里，晚上两个瓶子裂了。父亲现在赶快把它煮成果酱。第二天早晨，两个密封瓶又裂开了，中午炸了四瓶。范·丹给它们进行消毒的时间不够。现在父亲每天晚上都煮果酱。我们吃草莓粥、草莓奶、草莓面包，把草莓作为饭后甜食，加糖草莓，带沙子的草莓。两天以来到处都是草莓、草莓，草莓在跳舞；然后存货就吃完了，或者装在瓶子里或罐子里锁起来。

301



“喂，安妮，”玛戈叫我，“我们从蔬菜商那里买到了鲜豌豆，十九磅呐！”

“他可太好了，”我说，“这真是好极了，可是工作量……咳！”

“你们星期六一早就必须帮忙剥豌豆。”母亲在桌旁宣布。今天早晨，早饭过后，桌子上真的出现一只大碗，满满的堆尖一碗豌豆。剥豌豆皮是一件无聊的活，但是你试试吃里边的这层嫩皮吧。我知道，大多数人没想到，假如



把豆荚里边的那层嫩皮揭下来,好吃着呐。然而最大的好处还是,用这种方法可以吃到的份额几乎比只吃豌豆多三倍。这种“揭豆皮”的工作需要格外细致耐心,也许适合于牙科医生和办公室的小职员做,对于像我这样的黄毛丫头,可是讨厌透了。九点半我们开始,十点半我休息,一个钟头以后又开始。我的耳朵旁边一直在响着:掐掉两头、剥豆皮,抽去豆筋,把豌豆丢到碗里,等等!我的眼前直冒金星:绿色、绿色、肉虫、豆筋、烂豆子、绿色、绿色、绿色。

由于太无聊了,为了调节气氛,我整个下午都在把一些没意思的事胡乱扯到一起,弄得大家都笑,这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我自己也无聊死了。每当我把豌豆里边的一片嫩皮撕下来时,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永远、永远不想做一个家庭妇女!

十二点我们终于吃饭了,可是从十二点半到一点一刻我们必须接着剥豌豆皮。最后我差一点晕了,其他人也都有点儿;我睡到四点,然后还一直被这可恶的豌豆弄得昏昏沉沉的。

安 妮

安妮日记
PDF

1944年7月13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们从图书馆借到一本书，书名叫《您对现代少女有何看法》。关于这个题目，今天我想说说。该书的作者把“今日青年”从头到脚批评了一顿，但是并不拒绝一切年轻人，把他们都说得毫无用处。相反她更认为，如果青年想的话，他们就能建设一个更大、更美、更好的世界。青年有这种办法，但是他们关注的是事物的表面，不看本质的美。在个别的段落中我确实感觉到，它说的就完全像是针对我个人的，因此我现在想向你完全敞开我的内心世界，针对那些攻击为自己辩护。

我有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凡是认识我的人都会注意到：那就是我的自我批评。在看待我的所有行为时，我把自己当作一个陌生人，丝毫不带成见或是找一堆借口，而是面对这个安妮，认真考察，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对。这种自我审视从未停止过，我的每一句话，一说出来我立刻就知道：“这话本来不该这样说。”或者是“说得对”。我在许多事情上都批判自己，越来越觉得父亲的一句话有道理：“每个孩子都应该自己教育自己。”其他人只能给以劝告和引导。而性格的最后形成在于每个人自己。此外我还特别充满着生活的勇气，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





这么坚强、能够承受很多,我是这么自由自在、这么年轻!当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不相信每个人面临的打击能够很快把我毁掉。但是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多次了,现在我要谈到主要问题了!“父亲和母亲不理解我。”我的爸爸和妈妈很宠爱我,对我好,护着我,只要是父母能做的,他们都为我做。然而长期以来,我却这么孤独,感到被冷落、被忽视、不被人理解。为了减弱我的逆反心理,父亲做了一切,但是没有用;我用自我批评的方法自己医治好了自己,我谴责自己所作所为之中的不合理之处。现在父亲为什么不能在我的斗争中成为我的支柱呢?当他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时,怎么会失败呢?父亲用了错误的方法,他总是像对一个孩子似的那样和我谈话,以为我也只有孩子的问题。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正是父亲总是给我信任,正是他使我觉得我有理智。但是有一点他忽视了,即他没有想到,我为了争取上进所作的斗争,才是所有其他问题中最重要的。我不愿意听:“典型现象……别的女孩子……这过去了,等等。”我不想让人家像对其他女孩子那样对待我,而是希望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有个性的人,当作安妮来对待。这一点皮姆不明白。再说,我不能够把我的信任付与一个不对我敞开心扉的人;因为我对于皮姆知道得很少,我们之间永远无法建立起完全亲密的关系。皮姆总站在年长的人的立场上,他对我也有过同情,但是他不能像一个年长的同伴那样和一个

年轻的同伴一同感受，一同经历，尽管他也努力尝试着这样做。因此我现在就到了这个程度，我从不告诉别人我的的人生观和我那些深思熟虑的理论，至多告诉玛戈。在父亲面前我掩饰一切打动我的情感，从不让他知道我的理想，有意识地和他疏远。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行事，但是我这样做，仿佛能使我得到平静；因为假如让我一定要去承担对这尚未完成的事业的批评的话，那我刚刚建立起来的，尚在动摇的平静和自信就又会失去。甚至对于皮姆也不例外，虽然这听起来那么冷酷，因为我不仅不让皮姆了解我的内心，而且由于爱激动，我把他推得离我更远了。我非常努力思考的一点是，皮姆怎么会使我这么烦躁？我几乎无法和他一起学习，他的爱抚让我觉得那么做作，我想要安静，最好他别来管我，直到我能够重新比较有信心地面对他。我在非常激动的心情下，竟敢写了那封信，这种内疚的心情将长久地留在心中。唉，在各方面都做到真正的坚强和勇敢是多么困难啊！

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失望；比起为了父亲伤脑筋来，我更多想到的还是彼得。我知道，是我征服了他，而不是他征服了我；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他的幻象，把他看成一个可爱的，安静的，敏感的青年，一个很需要爱和友谊的青年。我必须得有机会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敞开心扉，我想有一个帮助我的朋友，我完成了这件困难的工作，使他慢慢地、却是稳定地靠近我。当我终于打动了她，使她对我





产生了友情时，这种感情又自然而然地发展到亲昵的举动，现在仔细想想，我觉得有点过分；我们谈到过最有神秘感的事情，可是直到如今我心底的那些东西还是没有说出来。我总是弄不明白，彼得心里想的是什么；是他的肤浅，抑或腼腆使他甚至在我面前也感到拘束？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排除了产生其他一切友谊的可能性，只是一味想通过亲密接触和他接近。他渴望爱，对我的爱每天都在增加，我觉得很好。我们在一起，这使他得到满足，对我来说却只是一再引起一种欲望，去和他进行新的尝试，好触及那些我那么想弄明白的问题。我对彼得有很强的吸引力，他自己都还不知道；他现在紧紧地抓住我，我目前还看不到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把他解脱出来，让他自立。就是说，我很快就发觉，以我的概念而言，他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因此我就努力让他至少从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为了让他在年轻时能做成点什么事。“青年在内心深处比老人更寂寞。”这句话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而且认为说得有道理。

难道这是真的，成年人比年轻人在这里生活得更难？不，肯定不是真的！年纪大的人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在生活中他们的行为不动摇，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理想都已破灭，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他们丑恶的一面，真理、正义和上帝受到怀疑，我们年轻人要努力坚持自己的看法，得付出双倍的努力！

谁要是声称,年长的人在后屋的生活难得多,那他就不明白,许多问题多么强烈地向我们头上压下来,也许对于那些问题来说,我们还太年轻,可它们就这样硬砸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找到答案,可这答案又不能持久,因为没过多久,事实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样一个时代,最困难的是;理想、梦幻、美好的愿望在我们心中还没升起,或者是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打破,完全摧毁了。

这是一个奇迹,我还没有放弃我的希望,虽然它们显得荒诞,无法实现。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的善良。对我来说,把一切建立在死亡、苦难和混乱的基础之上,是绝不可能的。我看到,世界怎样慢慢地越来越变成沙漠;我听见越来越强的滚滚雷鸣,它也会把我们消灭;我同样感受到千百万人的苦难。然而,假如我仰望天空,我就想,一切都将会变好的,这种苦难也必定会有尽头,和平与安宁将重新降临世界。

在此期间,我必须维护我的理想;它们也许还可以在未来实现。

安 妮

1944年7月21日 星期五

亲爱的基蒂!

现在我有希望,情况终于好了!是的,真的,形势很





好。惊人的报道！有人刺杀希特勒；不是犹太共产党员或英国资本家，而是一个德意志的日尔曼贵族将军，他是个伯爵，还很年轻！“天意”救了领袖，可惜，可惜他逃脱了，只有点儿擦伤和几处烧伤。他旁边的几个军官和将军被打死或打伤了。主要的刺客被击毙。这大概是最好的证明，许多军官和将军都对战争厌恶透了，很想把希特勒推下深渊。他们的目标是在希特勒死后，建立军人专政，然后与盟国缔结和约，重新武装，二十年之后再开始新的战争。也许老天爷有意迟疑一下，晚几天再把他除掉，因为对于盟国来说，如果日尔曼人自相残杀，那会舒服得多，也更有好处：俄国人和英国人可以少点事儿干，可以更快开始他们自己国家的建设。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我也根本不想预报那些辉煌的事实。但是你可能已经发觉，我现在所说的清醒的现实，是扎扎实实的东西；我现在终于例外地有一次没有瞎扯什么更悬乎的理想。

此外，希特勒可真算是“好心”，他向他那些忠实、顺从的人民宣布，从今天起，军队也处于盖世太保的领导之下，每个士兵如果知道他的上司参与了这次怯懦、卑鄙下流的行动，都有权不经审判，将其就地处决。

这一下可就有好听的故事了。士兵汉斯跑路太多，脚疼；他的上司，一个军官训斥他。汉斯抓起枪，喊道：“你想谋杀领袖，这是你应得的报应！”枪栓咔嚓一响，敢于训斥小兵的高傲的军官这回要上天堂（或进地狱？）了。最后就



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军官先生们吓得要命，再也不敢对士兵说什么。

你明白了吗，还是我又写得乱七八糟了？那我也没办法，看到我有望在十月重新回到课桌旁，我真高兴坏了，没法有条理地写了。啊，啦、啦、啦，我刚才没说过吗，我不想预报未来吗！别生气，我得到“一连串矛盾”这个名字，是有一定道理的。

安 妮

1944 年 8 月 1 日 星期二

亲爱的基蒂！

“一连串矛盾！”这是我上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和我今天的第一句话。“一连串矛盾”你能详细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矛盾意味着什么？像许多词语一样，它有双重意义。外表的和内心的矛盾。

第一个是普通意义上的，“对其他人的意见不满意，自以为是，自己说了算”，大家都知道我所有的那些最不好的品质。第二个意思我不想让人知道，这是我自己的秘密。

我曾经对你说过，我其实不止有一个，而是有两个灵魂。一个容纳我爱说爱笑的快乐，对一切都取笑、嘲讽，我的生活乐趣首先是我对任何事情总从轻松的一面去理



解。我的意思是：对挑逗、亲吻、拥抱、不正经的玩笑不反感。这一面大多是出于一时高兴，它把其他更美好，更纯洁、更深刻的东西排挤掉了。这不是真实的，安妮好的一面没有人了解，因此喜欢我的人就这么少。

无疑，我充当逗人开心的小丑一个下午，然后每个人就有一个月都厌烦我。其实这就和一部爱情电影一样，对于认真思考的人来说，它只是一次性的消遣、取乐，很快就会被忘记的，不坏，但是也不好。现在我告诉你时，心里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如果确实如此，我为什么不能说呢？我肤浅、表面的那一面，总是比深刻的那一面更强，压倒深沉的特性。你不能想像，我是如何经常努力把这个只代表一半安妮的人推开，让她停止活动，把她隐藏起来；可是办不到，而且我也知道，为什么不行。

我害怕，所有了解我平时样子的人将发现我有另外一面，更美更好的一面。我怕他们嘲笑我，觉得我可笑，多愁善感，不重视我。我习惯了不被人重视；但其实只有那个“轻松”的安妮习惯这一点，可以承受它，而“沉重”的安妮太软弱，她受不了。假如我真的让好安妮在舞台灯光下站一刻钟，她就会像一株别人一碰叶子就会缩回去的植物一样地退回去，该她说话时，让安妮一号发言，而且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这个安妮就不见了。

于是可爱的安妮还从来没在公众面前露过面，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在我独处的时候，却总是她在说话。





我清楚地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内在的,但是可惜我只是为我一个人是这样的。也许,不,肯定这是一个理由,为什么我自己说自己是快乐的内向型的人,而其他人认为我是快乐的外向型的人。纯洁的安妮在内心为我指路,从外表看,我不过是一个顽皮的,活蹦乱跳的小山羊。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对一切的感觉都和我说出来的不一样,因此我有了一个这样的名声:好追逐男孩子、卖弄风情、爱管闲事、读小说。快乐的安妮对此一笑了之,或者作出粗野的回答,无所谓地耸耸肩膀,装作好像与己无关的样子,但是,唉,沉静的安妮的反应则与此相反。因为我非常诚实,我也想对你承认,这确实使我很痛苦,所以我也付出了无比巨大的努力,想成为另外一个样子,但是我每次都得重新和更强大的力量作斗争。

我的内心在哭泣:“你看,事情竟成了这个样子:不好的看法,嘲笑的和不知所措的面孔,不同情你的人,这一切全是因为你不听自己的那一半的劝告。”唉,我想听,可是不行;如果我安安静静的,严肃起来,那每个人都会以为这是在演一部新的喜剧,然后我就不得不开个玩笑收拾局面,更别提我自己的家人了,他们会想我是生病了,头疼,给我吃镇静药片,量脉搏,测体温,看我是否发烧,问我的消化好不好,然后就是批评我的坏情绪。我受不了这个。如果他们这么看着我,那我就会先是发脾气,然后

伤心,最后又把我的心灵翻过来,把坏的一面朝外,好的一面朝里,而且最终总要重新寻找一个途径,成为像我所喜欢的那样的人,成为像我可能成为的那样的人,如果……是啊,如果世界上没有别的人生活的话。

安 妮

(日记在此结束)



后 记

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绿衣警察进了后屋，逮捕了所有隐藏的人，以及克拉勒和科弗斯，并把他们送进德国的和荷兰的集中营。

“后屋”被盖世太保抢掠一空。米普和艾莉在留下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中间发现了安妮的日记。除了对读者没有价值的几处之外，现将原文印刷出来。

在“隐匿者”之中，只有父亲得以生还。克拉勒和科弗斯经历了苦难，在荷兰集中营侥幸活了下来，又回到他们的家中。安妮于一九四五年三月——解放前两个月，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世。

